

85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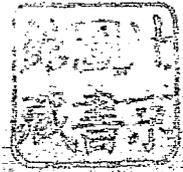
428

21

提 要

是書爲吳門江喋喋所著·別出心裁·廣搜事實·集合三十六對多情眷屬·命名曰三十六鴛鴦·全書分三十六篇·有危險處·讀之令人咋舌·有滑稽處·讀之令人捧腹·有香豔處·讀之令人動心·有悲慘處·讀之令人下淚·篇篇有精采·字字若珠璣·不落前人窠臼·不蹈近時惡習·洵不愧空前絕後之傑作也·且用白話體裁·尤合時代潮流·吾知天下有情人·讀此一編·都願作鴛鴦不羨仙矣

213029



三十六鴛鴦目錄

上集

武俠鴛鴦	一
偵探鴛鴦	七
冒險鴛鴦	一四
復仇鴛鴦	二一
愛國鴛鴦	二八
鐵血鴛鴦	三五
水牢鴛鴦	四二
火窟鴛鴦	五〇
地窖鴛鴦	五六
飛艇鴛鴦	六三

空谷鴛鴦……………七七〇

海底鴛鴦……………七七七

冰雪鴛鴦……………八三三

電影鴛鴦……………九〇〇

圖書鴛鴦……………九七七

黃金鴛鴦……………一〇四

黑獄鴛鴦……………一一一

白頭鴛鴦……………一一八

下集

游戲鴛鴦……………一

滑稽鴛鴦……………七

歡喜鴛鴦……………一五

快活鴛鴦……………二二

香豔鴛鴦	二八
風月鴛鴦	三六
行樂鴛鴦	四三
癡頑鴛鴦	四八
奇怪鴛鴦	五五
貧富鴛鴦	六一
老少鴛鴦	六八
真假鴛鴦	七八
顛倒鴛鴦	八〇
智謀鴛鴦	八六
勞働鴛鴦	九三
自由鴛鴦	一〇〇
同命鴛鴦	一〇六

目錄

幻夢鴛鴦

四

一一一



三十六鴛鴦目錄終

三十六鴛鴦上集

武俠鴛鴦

風塵俠客

不懷好意

邯鄲道上有一位少年英雄。控着一騎青鬃馬。腰下佩劍。勇糾糾。氣昂昂。一望便知是風塵中俠客。此人姓雲。雙名從龍。山東濟南紅柳村人氏。他見國事紊亂。外侮紛乘。就此離家出外。浪跡江湖。這一天。揚鞭得得。沿途遊玩風景。不知不覺。錯過了宿頭。時已傍晚。從龍緊緊趕了一程。見前面樹林子裏。透着一帶紅牆。心中大喜。即忙來至山門。跟首拾頭一看。上寫靈霄觀三個金字。從龍下馬。輕輕在山門下叩了幾下。少停那扇門呀然的開了。走出一個小道童來。從龍上前施禮。自說途中貪玩。錯過宿頭。擬在此借住一宵。小道童向從龍上下打量了一回。方答道。我不能做主的。待我稟明師父去說罷。轉身入內。不多一刻。笑嘻嘻走將出來。向從龍道。我家師父相請。客人真是有緣呢。從龍喜甚。跟了小道童進內。兜抄曲折。

穿過東廊邊的小角門。便是一座大院落。簷前掛着一盞風燈。小道童將軟簾一掀。讓從龍先入。見裏面燈燭輝煌。朝外坐着一位老道。從龍不看猶可。一見之下。不覺暗暗吃了一驚。

老道相貌
猙獰必非
好人我爲
從龍膽寒

留心酒中
有物

那老道臉如重棗。兩條板刷眉。一雙三角眼。鷹嘴尖鼻。血盆大口。海下短短鬚鬚。有如亂艸。兩耳垂肩。頭上戴一頂九樑道冠。身上穿一件藍色道袍。白襪紅鞋。手裏持着一柄拂塵。見了從龍。卽從座上起身。拱手道。尊駕遠來。有失迎迓。還望恕罪。從龍道。道長說那裏話來。攪擾寶觀。心實不安。請教道長法號。老道答道。貧道賤名悟真。俗家姓邢。在此出家多年了。說畢。命小道童搬出一盤燒餅。幾碟蔬菜。一壺高粱酒。相請從龍吃喝。從龍只道是好意。也不推辭。一連吃了七八個燒餅。小道童在旁斟酒。從龍飲過三杯。覺得酒性甚烈。身子有些晃動。暗說不好。莫非吃了蒙汗藥酒嗎。轉念間。天旋地轉。頭輕腳搖。跌到在地。茫然不覺。少頃。從龍睜開眼來。自己的身軀。早被他們剪縛在柱上。只見賊道臉上

與吃西餐
彷彿一笑

從龍休矣
讀至此爲
之一嘆

堆笑呵呵的說道。老實對你講明了。好教你死也瞑目。我家仙師傳授丹方。說要吃滿了十顆人心。即可長生不老。俺家已吃了九顆。如今你送上門來。真是天賜我成功了。童兒們。快將全副傢伙取來。小道童應了一聲。就在經櫥中取出一包東西。排列在從龍面前。乃是刀叉鉤鉗等物。憑你從龍一身是膽。到此也要寒心。却天生成傲骨俠腸。不肯討一個饒字。忍不住破口大罵。老道只做沒有聽見。吩咐小道童端出一盆冷水來。立即站起身子。親自動手。解開從龍衣襟。露出雪白胸膛。他就含了一口冷水。當胸一噴。右手握定尖刀。望準從龍分心直刺。說時遲。那時快。噹的一聲響亮。老道的刀掉落在地。捧着手腕。哇呀呀的嚷痛不止。從龍正當閉着眼睛等死。忽聽老道極叫連連。睜睛一看。那老道手腕上。中了一隻寸半長的小金鏢。知有救星來了。急向庭心裏望去。見牆頭上有一女子。背插明晃晃一口鋼刀。飄身落下。輕如秋葉。身穿紅縐襖。頭上紮一方紅縐手帕。這副打扮。彷彿兒女英雄傳裏的十三妹。

一場奮鬥
大有可觀

那女子足不點地。跳到老道跟前。舉手一指。鶯聲嚶嚶的罵道。賊毛老道。你幹得好事。姑娘怎樣吩咐與你。你竟敢……話猶未了。只聽背後暴雷似的一聲喊叫。掄動那根齊眉棍。用一撒花蓋頂勢。從他腦後劈來。那女子眼明手快。疾忙將身一閃。拔下背上單刀。往上一架。旋轉身來看時。也是一個道士。相貌生得更兇惡。因他來勢甚勇。不敢怠慢。用力將棍挑開。還手便是一刀。那道士舞棍相迎。堪稱勁敵。棍起處。似泰山壓頂。刀擺處。如大海揚波。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豎刀橫。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賊毛道。一個俏佳人。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的。酣鬪到難解難紛之際。女子虛晃一刀。故意賣一個破綻。道士不知是計。舉棍當頭打下。女子閃過一旁。那棍兒落了一個空。女子手起一刀。血光崩現。道士的那顆頭顱。滴溜溜掉在地下。

那老道見傷了他的徒弟。吼叫不止。左手拔了一把七星寶劍。當頭劈下。恨不得將女子劈做兩片。方出這口惡氣。女子用刀架開了劍。還刀過去。

牆上鐵手
機關不測

寒光閃閃。直奔老道頸上。砍去。老道身子一蹲。刀從頂上掠過。一劍向胸膛刺來。女子收回鋼刀。向下一磕。兩人刀來劍去。足足打了十幾個照面。未分勝負。幸而老道右手受過鏢傷。不然女子那裏抵敵他。過這個當兒。從龍縛在庭柱上。掙扎了半日。將全力連在兩膀繩子崩斷。跳將過來。拾起方纔道士的那根齊眉棍。掄動就打老道。老道着慌。勢將不敵。忙把手裏的劍架開。刀棍拔腿就跑。轉向殿後去了。從龍那裏肯捨。竟同女子在後趕來。老道躲進方丈。從龍搶先趕到。已失老道所在。一見四面並無門戶。心裏暗暗稱奇。正走到牆壁跟前。忽聽得括……括……幾響。牆上伸出來兩隻鐵手。緊緊將他抱住。

這個機關底下。就是一個地窟。老道恐人破獲。所以暗設機關。預防不測。從龍被鐵手抱住。憑你有絕大的本領。掙扎不脫了。那老道躲在窟中。知他中計。疾忙頂開地上翻板。聳身躍起。對着從龍哈哈大笑道。今天不結果你的性命。替我徒弟報讐。俺家也誓不爲人了。說完。手中寶劍。惡狠狠

危在頃刻
問了

老道該殺

的當胸刺來。不提防後面颼的一聲。又是一隻金鏢。對準老道天頸骨上。着了一下。老道一痛。覺得眼前金星亂迸。一個倒栽葱。撲跌在地。那女子搶步入內。卽從翻板裏走下地窟。扳動機關。鐵手縮入牆裏。從龍脫了身。怒從心起。奪得寶劍在手。頓將老道殺死。那時女子已出地窟。正欲向外。忽然擁進七八個道士。刀的刀。鎗的鎗。圍住了二人亂打。二人不慌不忙。舞動刀劍。殺得落花流水。轉瞬間。不留一個。就在院落中放起一把火。將一座靈霄觀。燒成白地。

二人出了道觀。從龍正要謝他相救之恩。那女子把手一招。向前走了。從龍只得飛身上馬。在後相隨。越過了那邊一座山岡。遠遠見一所小院落。圍繞竹籬。裏面隱隱透出燈光。女子上前。將門叩了幾下。裏面跑出一個老婦人。喚道。羽倦。你回來了麼。女子道。娘吓。女孩兒回來了。從龍連忙下馬。立在旁側。深深作揖。喚了一聲伯母。老婦就讓從龍入內。分賓坐下。小丫頭獻上香茗。老婦叩問從龍家世。從龍以實而告。轉問了老婦姓氏。知

庭前比武

是姓梁。丈夫在日。山東道上保鏢爲生。頗有聲名。不意爲人暗算。誤中毒箭而亡。單生一女。愛如拱璧。將生平絕技。悉心傳授。所以羽僊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今年十八歲了。現在梁氏見了從龍。一表非俗。氣概軒昂。就想將羽僊許配他。但知女兒生性堅執。非得比過武藝。斷不肯輕託終身。當將此意向從龍說了。從龍喜出望外。步到中庭。和羽僊比起武來。

兩人在庭前比武。試槍法。羽僊使了一路梅花槍。一槍化五槍。五五二十五。有如朶朶梅化。從龍左右招架。約摸比了百數十槍。勝負不分。看得梁氏眼花撩亂。連連稱贊。誰知羽僊一槍。望準從龍腰間刺來。恰恰從龍接住。撇了手裏的槍。雙手來接。彼此用力一扯。刮辣一聲響。槍桿折爲兩斷。兩人都立脚不住。向後栽倒。梁氏見了。趕忙過來攙扶羽僊。香腮上早添了一層紅霞。宛如芍藥籠烟。海棠帶雨。那一種嬌艷。筆難盡述。梁氏重行坐定。從龍拜見了岳母。就在堂前香花點燭。拜過天地。結成一對武俠鴛鴦。

偵探鴛鴦

屈點自己
的良心

一個少年手裏拿着一枝茄立克香烟。不時的呼吸。在室中步來。踱去。臉上却罩着一層濃霜。很有不快的神氣。偶向那窗口閒望。忽然自言自語道。兀的不是杜韻蘭小姐來了嗎。但我對着這件怪案。一無把握。他如今又來問我。叫我怎樣去對付他呢。我若用假話安慰他。覺得良心上有些過不去。正說着。杜韻蘭小姐已跨進室中。向着少年偵探鞠了一躬。發那悲慘的聲浪道。倪家德先生。此案究竟怎麼樣了。我因父親死得好苦。又失了七寶珠串。價值甚鉅。拜懇先生早日破獲。感德不朽。言畢。盈盈淚下。家德道。小姐且請放懷。那天府上發生這案。我已在室中查勘一過。在地上拾得一張名片。上面並沒有什麼姓名。只畫着♥式的一顆良心。顏色鮮紅。據我猜測這個兇手。必是他黨中的暗號。韻蘭點首稱是。尙未回言。僕人送進一封信來。家德接在手中。拆開一看。却巧就是那張良心名片。下面添注一行小字。「請於今晚十二時半斜橋一叙。」家德頓覺呆了一呆。暗說這班兇徒好生利害。便將名片遞與韻蘭。韻蘭看畢。問道。若輩

奇怪的名
片

既這樣膽大。倪先生去不去呢。家德坦然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此機會。怎說不去。杜小姐你請回府罷。倘有頭緒。立即由電話中報告便了。韻蘭應允而別。

只差一分
時間了
奇怪之汽
車

當晚家德。悄然來到斜橋地方。差不多已十二時了。路上行人絕少。只有幾盞零零落落的電燈。在那黑沉沉裏放光。家德等候了好一回。看那手錶上。長針已指十二時二十九分了。自己一想。莫非受他們的騙嗎。正疑慮間。迎面兩條光芒。閃閃鑠鑠。一輛黑色的汽車。疾駛過來。將近家德身旁。車中伸出一隻手。將家德提上汽車。把一方手帕。蒙住了兩眼。耳聽那人低說道。我們黨魁請你去一叙。你且耐着性兒。數分鐘便到了。果然不多一回。汽車停歇。那人扶了家德。走入一所大屋中。家德覺得進了三四重門。方將手帕除下。眼見室中黑暗如漆。伸手辨不出五指。那人也沒見了。驚慌之際。電燈霍然亮了。家德四下一看。室中並無門戶。不知怎樣到得裏面。好生疑訝。猛見牆上掛的那面大畫鏡。升了上去。露出一扇洋式

大畫鏡中
之機關

庭柱中之機關

讀至此我
爲家德捏
一把汗

門門裏跳出一個人來。那人短小精悍。身上披着一件紅色斗篷。臉上罩着一個良心式的面具。嘻着嘴笑道。久仰大名。今日一見。真是幸事。快請坐下。家德暗想此人。必是黨魁了。一手插在衣袋裏。按住了那枝防身的手鎗。然後坐下。黨魁又道。杜家發生的怪案。聽說閣下擔任偵探。究竟是已不是。家德點頭道。不錯。確是我擔任的。黨魁笑了一笑。立起身來。走到那根方庭柱邊。一按機關。柱上突現尺許長的小門。伸手一掏。那件七寶珠串。赫然在目。家德一想。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便將手鎗一舉。指着黨魁。喝道。兇徒。快把珠串給我。萬事皆休。不然。我鎗上不生眉目。黨魁兩手舉起。珠串落在地毯之上。家德俯身拾起。一霎時黨魁不見。忙到畫鏡前。找尋門戶。覺得脚下一沉。直跌下去。頽然仆地。

少頃。家德漸漸蘇醒。手足已被他們縛住了。絲毫不能動彈。忽見鐵門一啟。那黨魁跑至裏面。獐笑道。我好意請了你來。你反來算計我。太沒有良心了。幸虧我室中遍地是機關。憑你有多大本領。休想逃得出去。說着。很

奇極奇極

命把雪茄呼了幾口。彷彿十分得意的樣子。半嚮又道。你耐着性。我遲早要放你回去的。說畢。拋去手中殘烟。仍從鐵門中去了。家德心裏懊喪萬狀。總要想個法子。出此牢籠纔好。瞥見黨魁吸剩的半支雪茄。在地上微微的出烟。暗道有救。將自己身子掙扎過去。兩手湊在烟頭上。燒斷了纏的繩索。又把腳上的解去。站起身子。正要找尋出路。忽見屋頂上有一小天窗。隱隱透着魚肚色的曙光。方知這個所在。不是剛纔跌下去的地窖了。就將牆角邊一張小板檯。一隻狹長櫈。搬到中間。接了自己的腳。打破天窗上的玻璃。爬上屋頂。四下一望。原來這所小屋。計共只有兩間。週圍空曠。祇見遠遠地一座洋房。隱約在樹林陰翳中。家德認了一認。垂頭喪氣而歸。

下一天早晨。家德坐在辦公室中。回想昨夜事。十分奇突。忽見杜家小婢。慌慌張張的跑來。喘着氣說道。倪先生不好了。吾家小姐。昨日晚膳後。歸房安寢。不料我天明起身。照常往室中洒掃。小姐忽失所在。枕畔却留着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草堆之機關

地道

鐵梯上之機關

不知家德性命如何

一張良心名片。故此特來報告。家德聞言。驚駭異常。忙安慰那小婢道。我今晚即去找尋小姐下落。你回去便了。小婢答應而去。家德細將天明時歸來的路徑。默想了一回。大約在龍華左近。捱到天晚。仍從原路行來。在曠野中尋得兩間小屋。知非黨魁窩頓的地方。將電筒四下裏一照。見那旁草堆中。透出一線亮光。隨後一個人。提着一盞煤油燈。跨將出來。家德看得清楚。便放了一鎗。將他打倒在地。又把他的衣服。剝下自己。換了提燈在手。掀起那扇草堆中門。拾級而下。原來是一條極長的地道。看看將近盡頭處。却是一張鐵梯。奮身而上。走到五六級。平空吊下一塊鐵板。來。噯。噯。一聲響。家德又遇着險惡機關了。

再說杜韻蘭被良心黨人。夜中劫入黨部。幽禁在秘密室內。焦急萬分。眼巴巴望家德到來相救。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陡見牆角邊的地板。望上一掀。底下來了一人。來者非別。就是那個萬惡的黨魁。一見杜小姐花容月貌。慾念頓生。含笑說道。久聞杜小姐貌美。今日見了。話不虛傳。小姐至

這副尊容
怎配和小
姐求婚

該打該打

此也算得天緣湊巧。偷蒙垂憐相從。我當格外看待。韻蘭聽他這番言語。不堪入耳。因在此虎穴中。耐着這口氣。對他很很的瞅了一眼。見那黨魁臉上。雖罩着良心式的面具。露出額上的紅疙瘩。魂礪不平。下面留着菱角鬚。根根蹺起。一張闊嘴。好像瘟豬肝般顏色。牙齒七長八短。說起話來。開口便可望見喉嚨。小姐越看越怕。黨魁却誤會了。只道小姐看他必屬有意。他就挨近身旁。用手來勾搭韻蘭粉頸。韻蘭大怒。伸起尖尖玉手。打了他一下耳刮子。黨魁一見心頭火起。一手就把韻蘭嬌喉扼住。性命僅在呼吸間了。這一時。家德已破門而入。一鎗將黨魁打倒在地。書中交代。家德上了鐵梯。並未留意。踏動機關。上面吊下一塊鐵板來。幸虧身子向後一仰。從那梯上倒跌下地。未被鐵板壓住。還虧臂肘在地撐住。頭部也未受傷。跳起身來。再想上去。却有鐵板阻隔。無路可通了。這個當兒。恰巧在草堆門外打倒的那個人。一蹺一拐的回進地道中來。家德把鎗一舉。勒令他向前領路。那人大驚。有所說「螞蟻尚且貪生。」怎敢

衣櫥中之機關

違拗忙把鐵板機關除掉。仍從鐵梯到得上面。就是昨夜來過的所在。家德又命他開了方庭柱上的機關小門。取出七寶珠串。藏在身畔。又喝問道。杜韻蘭小姐藏在何處。那人戰兢兢的答道。請你隨我來。隨手把壁上的衣櫥一開。頂上却有一個銅鉤。輕輕一轉。那裏面裝就彈簧。拈括一響。現出門道。那人領家德進內。指着那旁一間臥室。說道。杜小姐就在裏面。家德就倒轉鎗柄。對他後腦上一下子。打悶在地。側耳一聽。裏面有嬌喘吁吁的聲音。因此毀門而入。把那黨魁一鎗打倒。此刻見黨魁已剩奄奄一息了。卽忙把韻蘭負在背上。一手將鎗望準電燈總機關上。連放了幾鎗。頓時線上走電。放出火來。家德仍由原路。逃到外面。火已冒穿屋頂。一片紅光。直透霄漢。急急回到辦公室。將七寶珠串交還了韻蘭。韻蘭感銘肺腑。轉念如今惡黨已除。父讐得報。不由的心花怒放。把個香臉偎在家德懷中。家德趁勢接了一個香吻。訂爲夫婦。

將惡良心付之一炬
妙極妙極

冒險鴛鴦

海上風波
煞是可駭

夾叙美人
身世筆有
餘暇

呼！呼！呼！那海洋中連起了幾陣颶風。刮得海裏頭的波浪如排山倒峽般湧來。一時暴雷急雨。雲霧晦冥。電光一閃一閃。有如萬道金蛇。在那波濤中交戰。這個當兒。可憐一隻數百噸的輪船。顛簸鼓蕩。水手們歷亂奔跑。主持不定。剎那間。船上的頭桅。被一個浪頭折斷了半支。衆旅客大起恐慌。呼救的也有。念佛的也有。這時頭等艙位裏。坐着一位美人兒。身子左右搖擺。面上却很爲鎮靜。並不十分驚慌。這美人端的是誰呢。他是廣東有名富室。姓梁。小字雪芳。父親去世已久。只有老母在堂。溺愛非常。那天乘輪往汕頭探親。不料行至中途。就遇着這個危險。幸他從小素具冒險性質。所以毫不介意。

其時風勢越發來得兇勇了。輪船早已停機。順着風浪而行。正有一瀉千里之勢。莫說拋不得錨。連舵都把不住了。一衆旅客。叫苦連天。憑你喉嚨喊破。有誰來救。也只得各聽天命罷了。雪芳耳聞這些慘聲。不禁微微嘆了一口氣。從窗中望將出去。只見水連天。天連水。一白茫茫。風狂浪急。那

危在頃刻
輪舟觸礁

裏有大陸的影子。暗暗叫着險呀險呀。這時候。覺得船身團團的轉了幾轉。正碰在海中暗礁之上。但聞轟然一聲。船身粉碎。可憐船上的人。沒一個不葬身魚腹。幸喜這位梁雪芳很有主見。在船轉的時候。飛身躍登艙面。抱住了一支斷桅。所以墮入海中。一時尙沒有生命的危險。那個身子隨波逐浪。快如飛馬。轉瞬間不知漂流了多少路。雖有斷桅抱着。却被怒潮連連沖激。後來漸漸的支不住了。覺得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絕處逢生

及至醒來。自己的身體躺在沙灘之上。旁邊立着一位少年。衣服雖不甚整潔。那眉宇間一副英爽氣。令人生羨。雪芳即忙起身問道。此間是什麼所在。望君告我。少年道。不瞞女士說。此間是一個絕島呢。雪芳道。然則君怎樣來到這裏的。少年道。去年我航海經此。遭颶覆舟。幸我略諳水性。得至該島。島中罕有人跡。却喜天然物產甚富。氣候溫暖。所以我在此一年多。還保得這條性命呢。其時雨止雲收。天已放晴。一輪夕照。正卿在山間。鮮紅可愛。少年即偕雪芳至草舍中。搬過一張樹根做的櫈來。請他坐下。

雨後之景

絕島少年
之自述

又摘了幾十根樹枝。用火燃着。替他烘乾身上的衣服。取些果品充飢。然後彼此細談起來。那少年自述姓彭。雙名慰祖。也是粵東世家。只因家道中落。棄學就買。前年和同伴販貨到南洋羣島中。頗爲順手。不料二次前往。舟覆貨沒。身困絕島。從未見有輪船經過。只怕今生今世。永無還鄉的日子了。說罷。唏噓欲絕。停了半晌。忽笑道。今日天遣女士到此。真是空谷足音。三生有幸了。

偵探島中
之秘爲下
本文求救
張

數日後。兩人更形親熱。或在林間採果。或在樹底閒談。頗得世外桃源之趣。一日晨起。雪芳坐在沿海的一塊盤石上。觀看海中浴日。胸襟間爲之一爽。慰祖忽向雪芳道。這里島的西面。我却從未去過。究不知那邊景象如何。雪芳道。怎麼不去。慰祖道。你看那邊山峰陡險。諒多毒蟲惡獸。因此不敢冒險前往。雪芳道。哥哥膂力勝人。何妨前去一探島中秘密。倘哥願往。妹當奉陪。慰祖見雪芳有興。便道。妹妹弱女子。尙有此膽量。愚兄那有害怕之理。二人說得高興。一同回入草舍。各執了一根木棒。直往島西而

來。

正走間。迎面一帶樹林子。密密層層。遮掩天日。兩人相扶而行。約摸走了一里多路。樹木漸漸稀少了。那樹上的野禽。唱着晴天的歌曲。頗覺清音悅耳。出了樹林。只見一片平陽。野花簇錦。淺草鋪茵。彷彿人在畫圖中行。走。雪芳笑道。方纔哥哥說是野獸出沒的所在。然而據妹看來。眼前風景。倒是一個世外桃源呢。慰祖道。我也在此詫異。平日常聞虎嘯猿啼。狼嗥獅吼。今妹妹到此。諒必不敢驚慌玉人。早已遠避。也未可知。雪芳笑了一笑。仍望前行。

走不到四五里路。迎面一座高山。峰巒重疊。路徑崎嶇。二人繞山而走。樹木叢雜。轉了幾個曲折。雪芳不見了慰祖。膽不稍怯。依舊鼓勇前進。忽見一個山洞。微微透着一線光亮。雪芳好奇心勝。正立在洞外探望。山腰裏驟起一陣腥風。聲振林木。跳出一隻斑斕猛虎。撲奔雪芳而來。雪芳慌忙躲避。不由的脚下一滑。跌入洞中。幸未受傷。霍地跳起。望後倒退。突見黑

前有猛虎
後有毒蛇

我爲美人
嚇殺

暗中閃閃放光。不看猶可。見了之時。魂飛魄散。原來是一條臂粗的蟒蛇。見有人驚動了巢穴。便像人一般的直立起來。這時雪芳進退維谷。性命正在呼吸間了。

將蛇驅虎
亦絕妙之
對待法

再說慰祖失散了雪芳。四下找尋。那裏有個影子。心中着急。抬頭見一猛虎。在洞口大肆咆哮。又聽得洞中有呼救聲。知是雪芳遇險。顧不得自己性命。飛身躡到老虎背後。舉棒猛力一下。棒已折作兩段。那虎吃着痛。掉尾來鬪。還虧他身子靈便。猿升上樹。那虎只在樹下亂跳。吼叫連聲。慰祖心敏眼快。乘虎不備。望洞裏一躍。見雪芳已暈倒在地。正欲俯身叫喚。那條蟒蛇直撲過來。慰祖着了急。身子一閃。左手將蛇頸抓住。右手提着蛇身。憑着全身勇力。急向洞外擲去。可巧落在老虎頭上。那虎一吃驚。飛也似的扒山越嶺而逃。蛇也徐徐的遊向林莽中去了。

慰祖上前抱住雪芳。低聲呼喚。少時雪芳悠悠醒轉。張開星眼。見在慰祖懷中。不禁紅暈了兩頰。用手推開慰祖。將身坐起。問道。適纔的毒蛇猛虎

那裏去了。你可曾瞧見沒有。祖慰道：都被我打退了。你只管放心罷。便將擲蛇打虎情形。略述了幾句。雪芳又驚又喜。心下甚是感激。祖慰暗存了許託終身之意。祖慰又道：妹妹。此地不可久留。我們快些走罷。便扶着雪芳出了山洞來。

思鄉心切

祖慰一看天色尚早。笑向雪芳道：我們既冒險至此。何不上山頂一行。未識妹妹有這個膽量嗎。雪芳心最好勝。當即應允。於是兩人攀藤附葛。到得山巔。四下一望。全島的風景。盡在眼底。這個當兒。雪芳就動了思鄉之念。盈盈的下了幾點淚。祖慰見雪芳傷感。也是愴然於懷。雪芳道：我們淹留絕島。終非了局。須想個出險的法兒纔是。祖慰道：我嘗讀冒險小說。有白巾求救的法子。不知中用不中用。雪芳道：既有這方法。不妨一試。祖慰點點頭。瞥見那邊一株小樹。他便把枝葉盡行摘去。上面掛了一方白巾。矗立在山頂之上。又雙雙的行了。一個禮。默祝早日出險。方始折回原路而返。

懸巾求援

遇救出險

那日做了這個求救記號。果然有效。這天早上。二人在草舍前閒話。只聽得空中機聲軋軋。抬頭一看。見是飛機。好生快活。便將手中的白巾。舉起亂揚。那飛機却漸漸下降。直抵草舍前廣場上停下。二人趕至飛機跟前。問訊。方知這位飛行家。也是中國人。慰祖就把飄流絕島的話。訴說了一番。飛行家允許帶出險地。二人歡喜不盡。跳上飛機。飛行家鼓動葉子。機身離地上升。耳畔祇聞呼呼的風聲。不及二三小時。早已安抵廣東省城。在平地上落了機。二人向飛行家再三道謝。握手而別。

有一天公園裏很熱鬧。大家都願意瞧去。園中陳設。也比平時不同。國旗飄蕩。鼓樂喧闐。正是彭慰祖與梁雪芳女士行結婚禮。那主婚人就是這位飛行家。在下寫到這裏。就算一個結束。命名曰冒險鴛鴦。

復仇鴛鴦

桂林歐葆森和他愛妻馮茉莉。並肩坐書室中。茉莉彈着鋼琴。興起時。引吭高歌。珠喉一串。汎汎動聽。葆森在旁擊節不置。茉莉歌畢。笑向葆森道。

開場敘夫
妻情況看
是平淡而
下文之精

采却從此
處襪出

三十六鴛鴦 上集

111

你也唱一曲罷。葆森忽縐眉道：吾愛！且慢唱歌。此時我想起一樁事來了。茉莉問是何事。葆森道：就是我破獲的那個黑衣黨。黨魁雖監禁在獄。至今尚未判決。差不多已有兩個月了。我們官場辦事。總是遲慢得很。據我想來。這班黨人應當就地正法。杜絕後患。免得他們在地方上擾亂治安呢。茉莉道：你也太多慮了。那個陸軍監獄。防守嚴緊。任憑黨魁怎樣的利害。插翅也飛不出去的。葆森道：吾愛！話雖不錯。我總有些放心不下。想到那邊去查看一番。盡我們做偵探的義務。茉莉點首稱善。囑他早去。早回。葆森即起身匆匆而去。

原來葆森
是一個大
偵探家

早被葆森
料到

葆森一路行來。將近陸軍監獄。聽說獄中逃走了一個犯人。知道不妙。腳下便趕緊幾步。直到獄官辦公室中。動問越獄逃走的人。究屬是誰。獄官見是葆森。格格的說道：這個黑衣黨魁。好生利害。他趁着昨晚狂風驟雨的時候。揭開了頂上屋瓦。越獄逃走了。葆森一聽。連連頓足。暗想自己用盡機謀。方把黨魁拿住。今番脫逃。定來報復。我倒要留心防備的了。便到獄

倒叙黨魁
放火劫人
情由

中查勘了一回。忽聞警長傳喚，命他上緊緝訪。這不過照例的公事。葆森好生懊惱。正擬歸家。突見家裏的老僕氣喘吁吁，滿頭是汗，飛也似的趕來。顛聲說道：「主人不好了。家中已被黨人放火焚燒。女主人也搶去了。葆森大吃一驚。不待他說完，慌忙趕回。遠遠見烈燄騰空，火勢甚猛。有許多人在那裏施救。未及半小時，已成了一片焦土。葆森切齒痛恨，誓復此仇。立刻報告了警署，來尋愛妻茉莉。」

且說黑衣黨魁越獄後，惱恨葆森前番緝捕，聚集了四五个黨人前來報復。一到葆森家內，却取茉莉出外，放起一把火，洩了胸中這口惡氣。又將茉莉幽禁在荒僻小屋中，使他絕食而死。茉莉自知難以逃遁，只望葆森來救。天已傍晚，不見丈夫到此，心中惶急，悄悄然走近窗前窺探。見幾個黨人圍在一處賭錢喝酒，席地而坐。一時斷不能脫此樊籠。候至天黑，那幾個黨人走了，單留一個在門外看守。茉莉暗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但自己是個弱女子，怎生敵得黨人。這便如何是好？正躊躇間，忽見看守的

茉莉逃出
虎穴

讀至此又
替茉莉一
嚇

黨人略有醉意。伸了一個懶腰。一骨碌躺在地下。把一枝五響快鎗。放在身畔。鼻息呼呼的睡熟了。茉莉大喜。把小屋門輕輕開放。躡手躡腳的走到外面。拾起地上的快鎗。飛步而逃。

少時。黨魁來了。一見看守人睡在那裏。屋門已經開放。明知茉莉逃逸。勃然大怒。一脚踢醒了看守人。罵道。叫你在這看守。你竟這樣的疏忽。該當何罪。還虧此處山路崎嶇。諒他也逃走不遠。快隨我追去。說罷。帶領了黨人。四面兜抄前來。再說那茉莉逃出了小屋。心慌意亂。奪路便走。那知這個地方。四面皆是嶙峋山石。彷彿身子在亂石山中。所以黨魁就將此間做了他的秘密賊巢。此時茉莉趁着淡淡的月光。攀登了山頂。坐在石上休息。回頭見黨魁等追來。忙將手中快鎗開放。砰然一聲。打倒了一個黨人。黨魁也開鎗還擊。茉莉一連五鎗。子彈已罄。只得向前奔逃。走不到數十步。前行無路。祇有黨人。做下的一條繩橋。直達對面高峰之上。一時情急。冒險走將過去。雙手抓住繩子。行至中間。心慌膽怯。好容易到得對山。

黨人該死

後面一個黨人已經追上橋來。茉莉急中生智。想着衣袋內有一柄折疊的小洋刀。伸手摸出。將橋上的繩子用力割斷。繩橋往下一沉。那黨人翻身跌落。頓爲肉泥。

芳心欲碎

黨魁見他逃往對山。割斷繩橋。一陣的慘笑。高聲說道。你今傷我手下。身投絕地。管教你活活餓死在峰頂。說着。帶領了黨人。轉身去了。茉莉四圍一望。無路可下。不禁一陣傷感。落下幾點淚來。姣軀臥倒石上。候至天明。忽見遠遠裏一個人。從那山邊經過。仔細一瞧。不是別人。就是丈夫葆森。芳心大喜。連忙起身。到懸崖邊。竭聲呼道。葆森！葆森！葆森！葆森在山下尋蹤而至。聽得有人呼喚。抬頭仰視。見是茉莉。將身躡到山下。一帶都是峭壁。無可攀登。幸而帶得繩子。用力一擲。套在半山的石上。他便緣繩而升。到了半山。虧得有接腳的所在。再將繩子擲到山頂。恰恰挽住一株大樹。探升未及其半。那知黨人在對山瞧見。立卽發鎗轟擊。砰然一聲。竟將繩子擊斷。葆森飄然墜下。

葆森本領
不小

葆森墜到半山。却被樹枝掛住了衣服。保全性命。便騎在樹枝上歇息。這個當兒。茉莉急得柔腸寸斷。頓覺眼前一黑。立身不住。一個倒栽葱。也從山峰上吊將下來。葆森眼快。雙手將茉莉接住。茉莉的身子。好似蕩秋千一般。那根樹枝。怎禁得兩人的壓力。豁辣一聲響。連人帶樹墜到山下。還虧沙地上的樹葉。積有六七寸厚。彷彿預先鋪了一條軟褥。兩人得以不死。真是萬分的微幸。但茉莉腦筋中。受了非常的激刺。暈了過去。葆森急在耳畔呼喚。方始悠悠蘇醒。那知黨魁率衆趕到。將鎗逼住了葆森。連同茉莉一併捉住。縛了兩手。黨魁等押着同行。走到一座山岡上。葆森乘他們不備。將手上繩索扭開。一骨碌從山上直滾到底。

葆森遭此失敗。身上又略受微傷。不能搭救妻子茉莉。只得尋路而歸。報告了警署。要了六名馬巡隊。幫同捉拿黨魁。報復此仇。自己却先來找尋茉莉。路上留心緝訪。遠遠見一座小屋。外面繫着三匹馬。定係賊巢無疑。飛奔近屋。見門兒緊緊閉着。用力在外推動。這時候。裏面的黨魁。正拿着

力大無窮
吾爲葆森
一歎

皮鞭抽打茉莉。猛聽得門外亂撞。茉莉大聲呼救。黨魁吩咐手下藏身門後。突將門闖去。葆森用力過猛。身子從外面跌入。却被衆黨人按住。打悶在地。拖出屋子。又將茉莉帶到外邊。縛在樹上。黨魁卽命手下牽過兩匹馬。用兩根長繩縛了葆森的手。分開左右。兩個黨人跨在馬背。各自向前飛奔。其時葆森已醒。被兩匹馬左右拉動。要分裂他的身子。葆森心頭着急。用盡平生之力。將臂向裏一彎。竟把馬倒拖回來。誰知用力太大。崩斷了右邊一根繩子。却被左邊那隻馬拖去了。茉莉一見。掩面大哭。

葆森被馬拖去。人已昏迷。可巧這個當兒。馬巡隊已到。發鎗把馬背上黨人打死。方纔救起葆森。皮膚上受了幾處微傷。還算幸事。當下會同了馬巡隊。自己騎了黨人的馬。返身趕來。黨魁見事不妙。慌忙躲入屋內。從窗隙中發鎗攻擊。葆森下了馬。匍匐向前。救得茉莉上馬。便命兩個馬巡隊拾取山柴。把小屋四面圍住。阻止黨魁的出路。然後將手中的鎗。連連開放了幾下。山柴遇火卽燃。頓時火趁風威。濃烟密佈。烈焰飛騰。那萬惡不

黨魁以火
報復葆森

葆森亦以
火對待之
可稱一報
還一報

好男兒應
當如是

赦的黨魁和幾個手下的羽黨。部與這座小屋同歸於盡了。葆森眼見黨魁燒死十分稱快。非但替自己復仇。而且與地方上除了大害。不負兩番偵探的辛苦。火熄後。一對夫妻。和着馬巡隊緩緩進城。

愛國鴛鴦

嘩啼啼！特而倫！嘩啼啼！特而倫！一隊軍士。個個肩荷着快鎗。背負着行囊。勇糾糾。氣昂昂的開步前進。口裏還唱着米沙拉的進行曲。爲首一位軍官。騎着一匹高頭白馬。腰下懸着一柄雪亮的指揮刀。左臂纏着一條白布。右手擎着一面白旗。上寫着革命先鋒四個大字。正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在路上秋毫無犯。居民見了這隊民軍。莫不交口稱贊。祝他們早些奏凱回來。

諸君要曉得這位軍官是誰。作者不得不反叙他一筆。將軍官姓名宣佈出來。與諸君相見呢。該處離武昌不遠。有一個村落。綠茵平蕪。一望無垠。鷄犬桑麻。頗得天然樂趣。柳陰之中。却有十餘間瓦屋。圍繞竹籬。主人張

詳敘伯翹
家庭

姓。已於去年逝世。寡妻柏氏。生有三子。長名伯翹。次名仲翼。三名季翹。一般都是英俊少年。伯翹從小就有凌雲志向。中學畢業後。別離故鄉。肄業在北京航空學校。仲翼季翹却居家奉母。力事耕種。所以家庭之間。母子親愛。無與倫比。村東有一所小學校。校長馮道成。老年碩望。博學鴻才。性情又和霽可親。村中的人。沒一個不敬愛他。膝下祇有一女。芳名韞珠。天真爛漫。固屬安琪兒。一流人物。平日在張家來往。故與伯翹情好頗篤。月下花前。早訂了秘密婚約。張母雖未知曉。却也深愛韞珠。欲爲佳兒得此佳婦。

寫二人之
嗜好

這年夏天。伯翹畢業告假返里。和他的友人史德良同來。設榻款留家中。伯翹歸後。與韞珠益加親愛。適被德良所見。暗暗垂涎。因羨生妬。頓起了不良的念頭。有一日。太陽正落在西山峰缺。炊烟縷縷四起。行將入暮了。韞珠俏立田野間。貪看暮景。不覺興致勃勃。曼聲低度着愛國歌兒。誰料德良躡蹤而至。一見伯翹不在。四顧無人。即便趁此機會。放出野蠻手段。

德良調戲
韞珠爲下
文伏線

三十六鴛鴦 上集

三〇

向韞珠強迫求歡。韞珠因他粗暴無禮。羞憤交并。竭聲的叫喊道。救命呵！救命呵！

其時張母方與三子圍坐一室。拉雜閒談。那最幼的季翹。已有十七歲了。却伏在他母親懷裏。作穉子索乳的故態。引得大家笑將出來。伯翹偶一回首。不見了德良。欲待出外尋覓。隱隱聽得女子呼救的聲音。浪急忙跳起身來。趕到外面。四下找尋。遠遠見史德良抱住韞珠。正欲親吻無禮。心頭怒起。一躍上前。不問情由。伸手過去。打了德良一下耳刮子。罵道。不要臉的東西。調戲人家女子。強迫圖姦。真是個卑鄙下作的惡奴。我不該和你結爲朋友。如今割地絕交。限你明天清早。離開這裏。不然。莫怪動手無情。說罷。臂挽着韞珠。送歸馮家。德良停了半晌。方始抬起頭來。不怪自己強暴。反怨別人欺侮。懷恨在心。一逕到伯翹家裏。取了行李。不別而行。到了秋間。伯翹與韞珠結婚了。合村的人都來賀喜。足足鬧了兩天。第三次。武昌民軍起義。村人惶惶。一夕數驚。耳聞鎗炮的聲音。徹夜不絕。次

民軍起義
兄弟從戎

小人懷恨

芳心若割

日革命軍扯着白旗。就到村裏來募集民軍。伯翔兄弟三人。聽說推倒滿清政府。恢復大漢河山。一洗數千年專制流毒。爲四百兆同胞吐氣。愛國心不覺大熱。當即瞞了張母。踴躍投入民軍。韞珠得了這個消息。雖則驚駭異常。却被大義所迫。所以見丈夫立志投軍。不得不深表同情。

過了幾天。民軍出發漢口。整着隊伍將行。韞珠執了伯翔的手。強顏笑道。此去珍重。早日凱旋。說着。掉首下淚。伯翔剛待回答。聽得嘩嘩掌號了。只好跨上了白馬。喝着立……正。開……步。一衆軍士。隨着口號。拔隊起行。只苦了韞珠。眼眶裏含了一包熱淚。直到望不見軍隊的黑影。方纔嗚咽而歸。

這天。民軍和北軍開始接仗。兩邊炮火連天。槍彈如雨。伯翔兄弟三人。莫不一鼓作氣。奮勇當先。竟將北軍前哨擊退。獲一小勝。第二天北軍大隊已到。繼續開仗。怎奈民軍一方面。器械不精。子彈缺少。只得漸漸退却。其時季翹還在戰壕裏面。手裏架着快鎗。連放了一三十鎗。打死了七八個

史德良暗
害伯翔兄
恨弟令人痛

北軍。心中大喜。尙要勉力支持。不防後面手鎗聲響。彈子從他肩膀上穿過。季翮忍着痛。回首看時。認識是史德良。正想叫喊。第二個鎗子又到擊中腦門。嗚呼哀哉了。可巧仲翼趕到。德良眼快。閃在一邊。仲翼陡見季翮已死。伏在身上。放聲痛哭。德良起了很毒的心。一扳機關。又是一鎗。不偏不倚。正打在太陽穴裏。可憐仲翼季翮二人。壯志未酬。皆喪在德良之手。仲翼季翮的兇耗。傳到村中。張母一得信。只哭得死去還魂。幸虧韞珠在旁。百般勸解。方纔止住了哭。扶他到床上睡了。韞珠却說不出心頭苦楚。默念伯翔身臨戰地。未識生死如何。又想起遍地難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戰地上拋棄的嬰孩。定屬不少。更是可慘。我何不投身醫院。一來探聽丈夫消息。二來盡自己的天職。一舉兩得。莫善於此。當將此意稟明婆婆。張母因愛子心切。望子情殷。更兼媳婦有愛國的志願。不便阻擋。只得一口應允。韞珠籌畫心細。將婆婆安頓在自己母家。然後拜別起身。奔赴前敵。投身在紅十字會裏。充任了一個看護婦。撫養孤兒。料理傷兵。他雖是

韞珠赴敵

纖纖弱質。究竟灌輸過新學識。因此克勤克儉。不以勞瘁爲苦。

寫北軍之殘忍

其時北軍漸漸緊逼。仗着麥克沁大炮的利害。向民軍方面亂轟。一霎時炮彈到處。肢體分裂。血肉橫飛。令人慘不忍睹。伯翔冒着彈雨。拚命指揮。不一回。戰壕已失。北軍冲鋒而進。彼此肉搏。伯翔正在馬上。被幾個北軍困在垓心。自知不敵。只得棄械受縛。北軍乘勝衝下。殘忍異常。漫無紀律。一路亂搶亂掠。把那紅十字會臨時收養傷兵處。團團圍繞。辦事人急命准備汽車。韞珠方在室中。和着幾個小孩遊戲。得此驚報。慌做一團。趕緊領着孤兒出外。抱上汽車。這個當兒。北軍已到。輕輕將韞珠一把抓住。捉將過去。

德良搶得韞珠將加無禮

韞珠手裏還抱着一個小孩。被北軍擁至室內。坐上的軍官見了大喜。把手一揚。軍士行着禮。退往外邊去了。韞珠把眼偷瞧。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這個萬惡的史德良呢。德良呵呵的笑道。從前被你丈夫一番侮辱。痛恨至今。此刻你落在我手中。看你還能夠逃往那裏去。韞珠破口大罵。德良

小孩何辜
遭此慘劫

拒污自刎

伯翔突如
其來

倒叙前事

仍笑道。你還是從我的好。將來殲盡民軍。好歹也做一個大官。包管你一生享用不盡呢。韞珠啐了一口。不去理會。德良立起身來。將室門閉上。走近韞珠跟前。執手調戲。韞珠忙將小孩擋住。德良怒發。把小孩奪在手中。用力向窗外一擲。頓成肉泥。嚇得韞珠心膽俱碎。幸喜急中生智。趁這當兒。逃進內室。閉戶撐拒。德良怒吼如雷。向門上亂踢亂打。那門兒本不堅固。行將毀壞。韞珠恐被德良所污。舉頭向壁上一撞。暈倒在地。少頃。耳畔微聞呼着韞妹！韞妹！睜眼一看。見是伯翔。又驚又喜。忙問道。聽說你被俘在北軍營中。怎樣到此間。前來救我呢。伯翔道。被俘之後。監禁甚是嚴密。看守的幾個北軍。不知在那裏搶來的酒。都喝得酩酊大醉。我纔脫身逃出。又打死了一個北軍。換了他的軍服。竊聽消息。尋到這裏。見德良毀門欲入。被我用手鎗將他擊斃了。韞珠拍手稱快。

伯翔將韞珠抱起。送到漢口紅十字會。求治創傷。月餘始痊。那時清帝遜位。令遍行天下。共和政府宣告成立。伯翔以起義有功。授了少將銜。隨即

功成而退

請了一個假。借着韞珠。並孤兒五人。旋歸故土。來到馮家。拜見母親岳父。村人接着他們一對夫妻。莫不喜形於色。到家道賀。張母見伯翔榮歸。也是十分快活。轉念想着了仲翼季翹。不禁灑了幾點老淚。伯翔頻加勸慰。接回家中。便將孤兒分贈諸親友。自己也不願再往軍營服務了。力圖耕種。樂叙天倫。從此做了一個世外閒人。

鐵血鴛鴦

流水無情
古今同慨

太陽已啣山了。那個小村落。添了一層色彩。彷彿變了玫瑰世界。那邊橋上立着一男一女。憑欄閒話。眼見橋下的溪水。潺潺的向東流去。胸中頓生無窮感慨。少年忽手拍女郎肩。說道。吾愛吓！吾親愛的粹芬吓！你看那橋下流水。一刻兒都沒有停頓。真是世界上最無情的東西了。說罷。唏噓不置。粹芬回眸微笑道。佩哥。你也忒多情了。正所謂吹縵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呢。說話之際。見一僕婦飛奔而來。粹芬問道。你來做甚麼。僕婦答道。剛纔郵局中寄來一封快信。是給少爺的。說着。將信雙手奉上。少年

拆開一看。見上面寫着道。

子佩吳君硯席。久違芝宇。倍切神馳。近維起居。定卜佳勝。茲者武昌起義。正我輩男兒投筆從戎之日。南京大辦。負固不服。對抗民軍。相持不下。想我輩亦屬黃帝子孫。理應共討此賊。還我河山。爰特糾合同志。組織學生軍。若干隊。願爲民軍後援。夙聞吾哥。抱有鐵血主義。必加贊許。因此飛字奉聞。卽請駕臨敝地。磋商一切。俾軍隊早日成立也。不勝臨穎翹盼之至。(下略)

林冠雄謹上

洵不愧英雄吐屬

子佩閱畢。隨手遞給粹芬。粹芬也看了一遍。不住的點頭。子佩道。你看冠雄志氣很大。真算得一個好男兒呢。粹芬道。古人說得好。上馬殺賊。下馬露布。大丈夫應當如此。子佩奮然道。吾愛。既是這般說。明天我擲擲一切。動身前往。加入學生軍隊。那怕犧牲生命。也是我爲國應盡的義務。粹芬很帶着鬚眉氣。絕無離別可憐色。唯唯稱是。二人方挽手循路而回。翌日子佩絕早抽身。換了一身西裝服式。向粹芬握手言別。到了此時。粹

芬反有些依依不捨。定要相送子佩登車。子佩一手提了皮篋。與粹芬緩緩前行。不多一回。已到了火車站。此間是小站。旅客並不擁擠。當即買了一張二等車票。守候車到。便同粹芬喁喁絮語。說不盡臨別許多話兒。少頃火車來了。子佩疾忙上車。停留了三分鐘。汽笛一鳴。車已開行。粹芬在車站上。揚着一方白絲巾。歡送丈夫投軍。子佩含笑在車窗前。頻頻頷首。粹芬直等到望不見車影。方纔懶洋洋的回轉家中。惟有祝頌夫君此去。早日奏凱歸來。

子佩到了松江。便往冠雄家相會。冠雄深表歡迎。笑向子佩道。老哥真是信人。我們正望你來籌備軍隊事宜。現在應募的學生。將及千名。正在訓練中。鎗枝子彈等物。已從都督府領到。這總指揮一席。要請你擔任的了。子佩推辭道。你說那裏話來。小弟才學淺薄。智識平常。怎生當得總指揮重任。非但被人恥笑。且恐貽誤戎機。倒不如在學生軍中。充一個數罷。冠雄道。我素知你研究軍事。很有心得。彼此都爲國利民福起見。並不要爭。

什麼權奪什麼利。請你不用再謙了。子佩見推辭不脫。只得應允道。權且遵命。祇恐才不勝任。有負你一番盛意呢。冠雄大喜。當下發出通告。召集應徵學生。明日聚集校場操演。那班學生素諳步伐。只要子佩略略指點。已覺得整齊可觀了。

常言道救兵如救火。子佩會同了冠雄。尅日拔隊起行。帮着民軍攻打南京。一路軍容嚴肅。大有如火如荼的氣象。這一天。距離南京城不遠。見那民軍密密包圍。星羅棋布。子佩傳令停營。支好篷帳。自己却同冠雄跨着馬。在城外察看了幾處形勢。便折至民軍司令部。拜會了總司令。方始回營歇息。黎明即起。子佩指揮隊伍。夠奔紫金山來。一個個勇糾糾。氣昂昂。那邊山上的辦軍。一見塵頭起處。知是民軍前來攻奪山頭。立即開砲轟擊。聲動如雷。彈下似雨。子佩領了學生軍隊。冒險前進。好容易沖過了砲門。喝令開鎗。霎時間。子彈紛飛。兩下裏鏖戰良久。學生軍爭先恐後。節節進攻。辦軍漸漸的不支了。此時子佩奮不顧身。飛馬上山。後面學生軍蜂

爲將者理
先奮勇當

此段寫粹芬

擁相隨。辮軍鎗彈亂發。烟霧迷漫。抵抗甚力。學生軍雖則死傷不少。銳氣却並不稍減。仍冒着鎗林彈雨。搶上山來。辮軍見勢不敵。望後山退走。被學生軍併力追襲。殺得屍橫遍地。佔領了紫金山。豎起軍旗。子佩率衆歡呼。萬歲。就在山上埋鍋造飯。點了一點數目。傷亡了百餘人。奪獲大砲十餘尊。快鎗百餘支。捷報司令部。總司令大加犒賞。即命子佩騰紫山頂駐守。

却說粹芬送子佩投軍後。每日看那報上的專電。看到學生軍佔領紫金山。歡喜異常。便將報紙湊在櫻唇上。親了幾吻。表出他慶祝之意。看了一回。忽見封面上。一行大字廣告。『赤十字隊招募隊員。』下面還載着一節緣起。粹芬閱畢。觸動了自己心腸。想我們做女子的大都。匿在閨房之內。專供男子玩弄。鎮日裏。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罷了。怎能夠同男子一樣。做一番烈烈轟轟的事業呢。如今這赤十字隊。女子也可稍盡義務。我正好乘此機會。投入隊中。擔任那看護的職份。料理這班傷兵。豈不大。

粹芬志氣
百折不回

妙。想定主意。叮囑僕婦小心在家看守。取了行李。立即起身前往。投入赤十字隊中去了。

這一天。子佩正在山上。預備用砲轟擊南京城。不料辦軍大隊衝來。急令手下開砲。早將前面的辦軍。打成一條血路。怎奈辦軍並不退後。分路上山。學生軍拚命抵敵。究竟寡不敵衆。辦軍已有一部份搶到山上。子佩見了。即令冠雄分頭迎敵。暗想我軍鎗彈不足。援兵未至。叫我怎生支持呢。其時又見一大隊辦軍。飛也似趕上山來。大吃一驚。即命學生軍搬取一塊極大的石頭。從山頂上直滾下去。竟壓死了一大半。那知林冠雄正在彼抵禦辦軍。忽然斜刺裏飛來一個流彈。打在胸脇之上。翻身倒地。流血而亡。秩序頓時大亂。那一部份辦軍。搶上山頂。砍去主旗。子佩見勢已去。料難抵敵。略一停頓。四面八方都是辦軍。圍裹上來。轉瞬間。學生軍死亡枕藉。子佩進退維谷。却被辦軍一鎗。正中肩頭。立腳不住。一個倒栽葱。直跌到山澗之中。

嗚呼好男
兒死矣

再說粹芬投入了赤十字隊。充任看護。在戰地上料理傷兵。無不盡心竭力。隊長張女士頗爲信任。那天下午。雙方息戰。張隊長帶領隊員前來救護。到了紫金山下。粹芬一看。見學生軍的屍骸。有的臥在樹根上。有的倒插在深溪中。令人一見。慘目傷心。粹芬卽命抬傷牀的人。將受傷的學生軍。抬回臨時醫院施救。並將屍首妥爲掩埋。立了一個標幟。粹芬方信步抄往山後觀看去了。却說子佩從山上滾下。自分必死。可巧底下一條深澗。身子跌入水中。順流淌下。臉上雖跌破了幾處。又折了一隻左臂。還虧略識水性。忍痛爬到石上。呼痛不絕。這個當兒。粹芬正走到那邊。猛聽得澗中有人呼痛。低首一瞧。見是個受傷少年。滿面流血。渾身水淋。慌忙走近澗邊。蹲下淺灘。仔細一看。不覺失聲道。佩哥。怎地這般狼狽。子佩聽得聲音甚熟。想不到是自己愛妻。睜睛凝視。果是粹芬。驚訝道。吾愛！我莫非與你夢中相會嗎。粹芬道。青天白日。怎說是夢。子佩道。既不是夢。你快扶我走罷。粹芬扶了子佩。一步捱一步似的。到了醫院。服侍子佩睡下。少

遭逢非時
嗚呼鐵血

時醫生進來。用手術在頭面紮了繃帶。臂上也絡了一條白布。粹芬晝夜看護。子佩的傷勢。一天好似一天。其時南京城已被民軍全力攻破。張大辯脫逃。第一任大總統就在南京受任。子佩見共和的基礎。雖已底定。內部却甚紊亂。便動了思鄉之念。與粹芬一同辭職返歸故鄉。做一對閒散的夫妻。

水牢鴛鴦

景象慘淡

日落。崦。岫。陽光好像鮮血般。顏色返射在一家紙窗上。那室中臥着一位中年婦人。面容枯槁。下半身擁着布被。顛巍巍的一隻手。擱在他女兒的腿上。眼眶裏的兩行熱淚。斷斷續續。彷彿珍珠脫掉了線兒。點滴沾襟。經那陽光照着。幾疑斑斑的都是血。咧少頃。婦人嗚嗚咽咽的說道。綺雲兒吓。爲娘的病體。勢將不支。眼見得不濟事的了。綺雲強作歡顏。安慰道。母親。萬不要說那厭世的話兒。方纔醫生言道。母親病體日有起色。不久可以全愈了。婦人歎了一口氣。喚道兒吓。你也長得這般大了。做娘的却有

一句話。隱忍在心。如今不能不向你講了。說着。淚如雨下。綺雲忙問道。母親不知有甚言語。如此的悲痛。婦人啞聲說道。你家父親胡萬春。經紀出身。一生好善。在那懷德橋邊。開設了一所酒飯舖。店名興順館。生涯十分茂盛。你爹爹鎮日價在櫃上料理。遇着窮人吃了飯。還不出鈔。也不與他們計較。有一日。天上突然降下大禍。也是你爹爹命苦。遇見了這個惡煞……綺雲攙言問道。惡煞是誰。婦人續道。那人是當地的惡霸。名喚鄺飛龍。家財豪富。膂力過人。手下人足有四五十個。尊他爲首。又替他加上一個渾名。叫做半天鷄。他的手下。都有一方手帕。上面畫着一個☉。作爲暗號。因此又稱作三角黨。而且賄通吏胥。倚仗官勢。沒一個奈何得他。這天飛龍已有了幾分醉意。大踏步進了店中。你爹爹笑臉迎接。揀着雅座坐下。不住的添酒做菜。忙得店小二奔跑不迭。一個不留神。把一壺滾燙的酒。潑翻在飛龍身上。氣得飛龍哇哇直叫。一伸手把小二直送出來。直跌到店門以外。你爹爹見惱了惡霸。趕過去連連賠禮。飛龍早已醉得不成。

樣兒。喝道。混帳的店主。不該叫店小二戲弄大爺。你真該死了。今天大爺也得賞你幾下老拳。說着。伸手便打。你爹爹跪將下來。哀求道。請大爺高抬貴手。饒了我罷。飛龍也不回答。飛起一腿。正踢在你爹爹心窩中。當下你爹爹噴血倒地。不省人事。飛龍見闖下大禍。拔腳走了。做娘的在家中得信。立即飛奔前往。你爹爹漸漸蘇醒。扶着回家。請醫看治。無奈傷勢太重。服藥無效。臨終時。諄諄向我言道。此仇此恨。雖死不忘。你那時年紀尙小。怎知這一番悲苦。說到此間。喘了幾口氣。額上涔涔汗下。聲息也細了。半晌又道。可惜你是女孩兒家。不能同你父報仇雪恨。說也枉然。綺雲聽了。哭得淚人兒一般。婦人忽然指着空中。說道。兒吓。你看你爹爹來了。說畢。眼珠一翻。雙足一蹬。霎時魂游地府去了。綺雲大哭一場。典衣質釵。將母親買棺成殮。這一段悲苦的情節。我就算草草表過了。

且說綺雲報仇心切。顧不得自己是個弱女子。定要與仇人鄔飛龍一死相拚。想定主意。便囑老媽子看守門戶。自己身藏利剪。離了家中。直望惡

那裏是桃
花運分明
是悔氣星

霸莊院中來。不多一回。到得那裏。但見一所大宅子。六扇黑漆牆門。長檯上坐着幾個惡奴。綺雲待欲上前。心裏覺得有些害怕。繼而一想。發狠道。我爲着報仇而來。這般膽怯。焉能成事。憤憤的走將上前。向衆惡奴道。相煩通稟一聲你家大爺。說我胡綺雲要見一個惡奴。站起身子。對他上下端相了一回。笑嘻嘻的說道。你要見我家大爺嗎。好好好。待我進內稟一聲。說罷自去。少頃向外。把手一招。便領綺雲到了廳上。說道大爺在書房裏頭。你一人進去罷。綺雲踏進書房。見那惡霸坐在太師椅上。搖着一柄紙扇。很是逍遙自在。當時一見仇人。眼中火出。指着罵道。好賊子。你把我家爹爹胡萬春一足踢死。此仇不共戴天。如今與你拼了罷。說完。一頭撞去。飛龍用手一攔。笑道。那時被我酒醉誤傷。也是你爹爹命盡祿絕。怨不得我的。快不要如此。綺雲只是千賊萬賊的罵個不休。誰知飛龍見綺雲十分美貌。頓起了一條惡念。呵呵笑道。送上大門的美人兒。莫非我郎飛龍交了桃花運嗎。有趣吓有趣。我勸你收了這個報仇的念頭罷。不如你

機關水牢
其名驚人

好好嫁了我。穿不盡綾羅緞疋。戴不盡金銀珠寶。吃不盡海味山珍。包管你一生快樂。你若報答去世的老子。我便請高僧高道。替你追薦如何。綺雲聽他出言無禮。突然掏出一把鋒利的鋼剪。正對着他胸前刺來。飛龍究竟有些本領的。身子偏得迅速。飛起一腿。早把剪子踢去。高叫一聲來吓。衆惡奴一擁而進。飛龍吩咐道。這個不識抬舉的賤婢。你們將他幽禁在機關水牢裏面。待他悔過求饒。順從我大爺。我便放他。不然。定把他活活的灌死。衆家奴一聲答應。拖了綺雲。直送到機關水牢之中。綺雲坐在裏面。覺得非常黑暗。只有頂上透着一線光明。見四邊牆壁。都用白石堆就。左壁上突出一個鐵製龍頭。猙獰可怕。到了此時。不由的心裏一酸。潛潛淚下。

作者寫到這裏。却要引出一個人來。此人姓甘。雙名慕池。秣陵人氏。天生成一副柔腸俠骨。父親開過鏢局子。今已去世。母親胡氏。原是萬春胞妹。這天母子二人在室中閒話。胡氏道。你多年沒有拜望舅母。徐州離此不

遠。明日你動身前去。迎接舅母前來盤桓數日。聽說你表妹綺雲。聰明伶俐。做娘的本意。要定這頭親事。待你舅母來了。再行商酌。慕池亦十分欣喜。到了來朝。慕池別了母親。夠奔徐州而來。曉行夜宿。這一天。已到徐州。找尋胡氏。足足找了半日。方始尋着。只見門上掛了麻幡兒。呆了一呆。忙在門上敲了幾下。裏邊跑出一個老媽子。問道。找誰吓。慕池道。你家太太小姐在家麼。老媽子道。太太已於月前下世了。小姐今天早上出外。穿了一身孝衣服。說是同仇人拚命去的。慕池一聞此言。記得母親提起過這件舊事。說道。不好了。表妹此去。定遭不測。我若不救。有誰相救。說着便跑了一程。將近鄆家莊院。暗想日間斷難進去。不如看清了腳地。候至晚上。再行入內便了。想定主意。即在莊院前後左右看了一回。祇有後面圍牆外。靠着十幾間平屋。可以接腳。牆內有七八株倒垂楊柳。更不難緣樹而下。看畢。回到熱鬧市上。吃茶吃飯。捱延到黃昏時候。他就來至莊院後面。脫去長衣。輕輕躍上平屋。越過圍牆。從樹上將身落下。從星月光中望

去。却是個小小的花園。他也並不細看。一逕向前。穿過月洞門。耳聞有人講話。立定了腳。聽得一人說道。你到那裏去吓。一人答道。我奉大爺命。先到機關水牢中。看那美人怎樣了。說罷。逕向左邊走去。慕池偷眼一瞧。見是一個惡奴。急忙暗暗跟隨在後。兜抄曲折。見他進了那邊兩扇鐵門。手按牆上的銅括子。現出一個地洞。拾級而下。停了一回。那惡奴回到上面。嘴裏咕嚕了幾句。不知說些甚麼。悻悻而去。慕池見他去遠。慢慢地走進鐵門。剛待伸手按那銅括子。不防裏面另有看守的人。突將機關一扳。慕池脚下一沉。早從翻板上跌入水牢了。綺雲見有一人吊下。仔細一認。見是慕池。失聲道。甘家哥哥。怎地到此。慕池便把得信營救事。說了一遍。綺雲哭道。這倒連累了哥哥了。慕池尚未回答。那個龍頭裏噴出一股水來。好像一匹瀑布。直瀉而出。原來看守人早已報知飛龍。飛龍立命放水灌淹。此刻慕池見水已及肩。自己却懂得水性。便將綺雲一手抱起。怎奈水勢驟漲。漸漸過頸。只露出一個頭在上面。性命正在呼吸間了。

害人自害
作惡者鑒
諸

這時候忽地見頂上翻板開了。放了一張軟梯來。慕池知有人相救。便將綺雲扶上軟梯。自己也跟到上面。見是一個蒙面俠客。書中交代。這個蒙面俠。也是三角黨中人。喚做梁燕飛。見飛龍所作所爲。十分蠻橫。他就起了一條反對的心。意欲剪惡除暴。替地方上除去大害。現在趁此機會。一則搭救慕池綺雲。二則要除去這個惡賊。一言表過。仍說梁燕飛收了軟梯。又在袋中掏出一柄鑰匙。遞給慕池。囑咐道。事不宜遲。你們快從後門逃走罷。慕池謝他救命之德。動問了姓名。方扶着綺雲走了。其時飛龍吩咐惡奴放水後。親自前來探望。也是天網恢恢。活該那賊惡貫滿盈了。走到鐵門內銅括子邊。不防燕飛扳動機關。撲哧一聲。吊入水牢。飛龍自作自受。掙扎了一回。活活的淹斃了。作者就將他了却不提。當晚慕池救了綺雲。回到家中。收拾一切應用東西。天已明亮。帶着老媽子。叫了兩部二把手的小車。立刻動身。返轉秣陵。胡氏見兒子祇同着表妹回來。細問其故。二人備述始末根由。聽得胡氏又驚又喜。收拾房間。安置綺雲。從此綺

雲在甘家住下。未及半月。有人從徐州來。傳述飛龍已死。父仇已報。心事丟開。終日與慕池論文講武。聚在一處。二人的愛情。彷彿寒暑表。經着熱度。漸漸的增高了。胡氏也猜透他們心事。許他們成了一對俠義鴛鴦。

火窟鴛鴦

火勢燎原
不可檔遏

鏗！鏗！鏗！亂鑼齊鳴。人聲鼎沸。那天上的火光。照得滿城子通紅。好幾個人。手提着報警的鑼。口中不住的嚷着。火吓！火吓！眼看這座高大的樓房。四面窗櫺裏。蓬蓬勃勃的黑烟。直透出來。不多一回。一片炸裂的聲響。火已冒穿了屋頂。半天裏的火星。好像放花炮一般。在室中劈劈拍拍。爆個不住。一霎時。救火洋龍來了。救火員戴着銅帽子。飛也似趕至。個個爭先恐後。在那火光中。亂穿拚命。價引水灌救。誰知火趁風威。十分劇烈。那裏救得熄呢。

可憐那家主人。都從睡夢中驚覺。急忙搶了些細軟東西。踉蹌的逃下樓來。剛下了樓梯。那隻梯也燒斷了。一衆人奪門而出。奔到街心。方纔驚定。

此段寫華
老夫婦

主人檢點人數。只叫得一聲苦。喊道：不好了。吾家翠僊小姐。還沒有出來。這便如何。急得雙手亂搓。狂呼救命。那主人姓華。名喚錫爵。做過幾任道尹知事。不及六七個年頭。積蓄甚富。去歲解職返籍。在城中造了一所別墅。和那老妻陶氏。娛樂餘年。膝下祇生一女。小字翠僊。錫爵愛他如掌上明珠。今見翠僊被困在火窟中。僮僕人等各保自己性命。誰敢入內相救。不覺心裏一酸。放聲大哭。忙亂中。還虧陶氏。拿定主見。便在人叢中喊道：誰人救出吾家小姐者。酬洋五千元。決不食言。

大眾聽了。有五千元。的現金。酬謝那個耳朵裏聽不進去。欲待去救。無奈這個火勢。被那風力一捲。比前更猛。大家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這位翠僊小姐。和那座高大樓房。同歸一燼了。正在這個當兒。人叢中起了一陣騷亂。雖有消防隊。警察。彈壓。那裏彈壓得住。早已擠進一位美少年來。警察土前喝阻。少年並不理會。趨至錫爵夫婦跟前。叫道：叔父叔母受驚了。錫爵耳畔聽得有人呼喚。卽忙拭着眼淚。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多年不見

此段引出
鐵心

的表姪孫鐵心。新從美國留學畢業歸國。哽咽說道。鐵心賢姪。你家翠僊表妹。現在火窟中。不知生死如何哩。說罷。又哭。鐵心安慰道。叔父勿悲。小姪當冒險入內。搭救表妹便了。錫爵要想阻止。鐵心已聳身一躍。冒烟突火而入。

此段寫翠僊被困在火中

再說翠僊小姐朦朧睡着。夢中聞得必剝必剝的聲響。突然驚醒。睜開星眼。紅光直透。室內已照得通明。翠僊知是火警。慌得手足無措。好不容易掙扎起身。只聽得。軋！軋！的。幾響。後面的百葉窗。早被火激開了。火舌尖。吞吞吐吐。好不。怕人。翠僊要想搶出房門。不料捲進一股青煙。把翠僊倒捲回來。一交跌在樓板之上。險些被烟塞住了喉嚨。急急扒起身軀。奔向窗口一望。只見下邊救火人員。東奔西走。竭力的引水灌救。轉眼間。火勢愈逼愈近。想從窗口躡身跳下。怎奈離地約有五丈光景。下去萬無生理。膽子一寒。連手足都軟癱了。正惶急時。又聽得一聲。嚮。亮。後面樓梯已斷。翠僊進退無路。自知性命難保。一定葬身火窟的了。

那時孫鐵心從大門躡入冒烟而進忽地一個火球劈面飛來急忙將身偏過裏面又噴出一陣黑烟那裏還立得住腳往後倒退反被門檻絆了一交直跌到大門以外鐵心也不覺疼痛一躍起身暗想道我若仍從大門內進去非但救不得翠儂妹子并且把自己性命也送掉了只可恨內地的救火會器具都不完備又沒有升高的長梯子我不如爬牆而上罷好在洋式樓房牆磚有凹凸處還可爬得上去想定主見鐵心冒着危險手扳腳點從末一層窗口上爬到第二層再從第二層爬到第三層窗口跨入裏面見後面屋頂已經冒穿火星亂舞烟霧迷漫此時翠儂已昏迷不醒倒在窗前鐵心伸手將他提起喚醒了翠儂解下一條帶子絡在背上正要跨出窗口只叫得一聲阿呀自悔少年鹵莽不曾帶得一根繩子先把他繩下如今背馱一人怎能夠再從牆壁上下去呢

正當萬分危急時瞥見一根極粗的電線掛在簷下鐵心大喜暗暗道有救！有救！便在衣袋裏掏出一把小洋刀立即跳在窗口上一手搭住

電線一手用力將刀割斷。回頭囑道：「妹妹請放膽，我們要蕩下去了。」說時遲，那時却十分迅速。鐵心雙手挽住電線，那身子一脫窗口，便在空中直蕩到地。那些看火的人見了他們，吶一聲喊，一個個搶步上前，把二人搶住。鐵心腳踏平地，忙把翠僊解下。翠僊見衆人圍着，早羞得兩頰緋紅。鐵心請衆人讓出一條路，攙了翠僊來到錫爵跟前。錫爵夫婦千恩萬謝，喜之不盡。其時樓房已全體陷落，火勢漸漸的退滅了。錫爵數年經營，付之一炬，不覺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幸而貴重的東西大半搶出，還算是不幸中的幸事呢。鐵心道：「叔父，此時夜已深了，不如到小姪家裏，耽擱幾天，未識尊意如何。」錫爵道：「難得賢姪如此俠義，愚夫婦怎好驚動府上呢。」鐵心道：「叔父說那裏話來，卽喚僮僕門雇了四乘轎子，一同回到孫家。」

第二天早上，鐵心正在書室中讀報消遣，讀到本地新聞欄內載着一段「勇少年火中救人」的事，如何緣牆登樓，如何由電線上下來，詳細細一字不漏看得自己眉飛色舞，十分得意。也算平生一樁快事。其時

簾幕一動，錫爵步進書室。鐵心點起身來，叫應了叔父。彼此坐下，便將報紙遞送過去。說道：「叔父請看，報上的消息實在靈通，把這件事訪得明明白白，絲毫沒錯，好似目覩的一般。」錫爵接在手裏，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賢姪見義勇爲，實在不可多得。無怪這班訪事人，詫爲千古未有的奇聞了。」鐵心點頭稱是，便邀錫爵往自己花園中一遊。

二人挽手進了花園，園雖甚小，却佈置的精雅可喜。穿曲徑，繞迴廊，出了一座小閣，便是一片廣場。綠茵平鋪，有如一條翠錦的褥子。望見一簇人兒立在那裏，就是鐵心母親喬氏和着陶氏母女。翠僊手裏却拿着一柄網球板，笑盈盈的站着。陶氏一眼瞧見鐵心來了，招手道：「你家翠妹妹正愁沒人同他拍網球頑，你來得正好。」大家比賽比賽，看誰的手段高。鐵心素喜網球，自然高興異常。就此對面立着，比賽了一回，看得喬氏與錫爵夫婦贊不絕口。僕婦們也都喝着彩。結果却是一與一之比，並不分出一個高下來。

過了一天。錫爵便懇切的向鐵心道。賢姪。我的家事。大概你也知道。膝下祇有翠僊一女。前天沒有你捨身相救。早已葬送在火窟的了。我想招賢姪爲婿。以作半子之靠。賢姪倘不願意。我家翠僊小妮子。也不肯再適他人了。鐵心聞言。滿心歡喜。免不得稟明一聲母親。然後允諾無辭。訂了親事。當下就擇定吉日。行文明結婚禮。這一天。男女來賓。非常熱鬧。錫爵對衆宣言。把當日火中救女情形。詳細說了一遍。來賓個個拍手贊美不止。開筵款待。直至夜闌始散。鐵心回歸洞房。見翠僊低鬟坐着。更形嫵媚。笑說道。我們這番婚約。真是天緣巧合了。翠僊也笑道。不是我說一句奇突的話。這場火。好算是我們的月老呢。

地窖鴛鴦

火是月老
一語趣極
奇極

借端歛錢
愚民何蠢
蠢也

今天正是二月十九日。那潮音寺裏特開觀音佛誕大會。一衆僧人鳴鐘播鼓。好不熱鬧。燒香的人。少的老的。村的僧的。摩肩接踵。在那佛殿裏拈香膜拜。其時有一乘小轎。隨着一個老嫗。手裏提着一隻香籃。在滴水簷

前停下。轎夫過來揭開轎簾。老嫗攙扶着小姐出轎。當家和尙法空忙下台階迎接。打了一個問訊。原來這位小姐姓鄭。是本城富室千金。閨名月梅。他的父親叫做鄭慰先。母親章氏。這天月梅特到寺中還願。參拜觀音。在佛殿拈香拜畢。法空招待殷勤。請小姐到方丈坐茶。

淫僧違萌
邪念

借游園引
動月梅

讀經處種
植桃花殊

月梅進了佛殿。自有小沙彌獻茶。法空陪着閒話。一雙滴溜滴溜的賊眼睛。却不住的偷瞧小姐。見他出落得冰肌玉骨。杏靨桃腮。真個是嫦娥離月殿。西子下凡塵。早把賊禿驢那顆淫心。搖蕩不定。常言道『色膽如天。』法空頓時起了邪念。便笑嘻嘻的說道。鄭小姐。這里去年新造一座花園。多蒙宅上老爺太太。慨然樂助。現已竣工了。結構雖不十分精緻。却還可以見得。本想要備幾付帖子。相邀諸位護法來賞鑒的。未識小姐有興去游玩嗎。月梅聽得有這個區處。便請法空引導。帶着老嫗望花園中來。三人進了園林。果然點綴得宜。甚是幽雅。穿芳徑。繞迴廊。兜抄曲折。步入小軒。收拾得明窗淨几。不染纖塵。庭前栽着幾株桃花。含苞未放。這裏本

非清修者
所宜

月梅中計
墮入地窖

是法空讀經的地方。小姐略略坐了一坐。走到軒後。見堆着一座大假山。石上鐫着『一綫天』三個硃字。法空道。登臨此山。便可領略全園風景。那路徑却暗藏在山洞之中。月梅好奇心勝。也不帶着老嫗。獨自一個穿入山洞。不多幾步。剛要走上石級。腳下那塊石板一翻。月梅立身不住。直墮到下面地窖中去了。外面法空知己中計。將老嫗騙到一所秘室裏幽禁起來。

悔已無及

月梅墜入地底。身子却在網裏。始知中了禿驢奸計。覺得眼前黑沉沉地。也辨不出什麼來。幸而自己胆壯。並不恐怖。跨出羅網。站定嬌軀。只見頂上放出一縷燈光。照見四面盡是石壁。絲毫無縫。不知暗門在於何處。好生奇異。懊悔道。我不該隨他游園。誤中其計。少停禿驢到來。我只有一死相拚罷了。其時外面的轎夫。早由法空命人邀去飲酒。酒中暗下迷藥。一個個醉倒在地。網在後面空屋內受苦。我且按下。

再說鄭宅不見月梅小姐回來。慰先同章氏也慌了。立刻差人到潮音寺

敘月梅家
庭恐慌

招尋月梅
之賞格

引出戈天
鵬爲下文
營救月梅
伏線

打聽回說小姐早上到此。燒過了香。卽行乘轎回府。並未耽擱。併且轎夫也沒有下落。急得章氏號淘痛哭。慰先暗想女兒平日端莊穩重。並沒半點子輕狂。決無他故。却想不到黑僧私藏婦女。密設機關。幹此不法的事。一連打聽了三天。那裏有絲毫影踪。卽忙寫了幾張尋人賞格。中間粘着小女照片。貼在城廂內外。上寫道。

小女鄭月梅。今年十八歲。身穿淺妃銀鼠小襖。淡灰絲葛褲。外國緞裙。頭戴藍色絨線帽。足上絲襪。錦緞蠻鞋。於本月十九日。帶一老嫗往潮音寺燒香。忽而失蹤。如有仁人君子知風下落者。酬洋五千元。尋獲者。酬洋一萬元。儲金以待。決不食言。

這張賞格一出。却引動了一位戈姓少年。名叫天鵬。他在美國體育會畢業。練成了一副柔軟工夫。平日狠佩服大偵探家福爾摩斯。和着聶克卡脫兩人。所以常將偵探學。不遺餘力的研究。歸國後。又請幾位拳師。學習各種武技。和那輕身跳躍的本領。不上一年。件件精通。現在他見了這張

賞格。暗笑道。我料鄭月梅小姐。定在潮音寺中。何不今夜前往。一探消息。得有眉目。回來報警協緝。既可得萬金酬謝。又好顯自己的才能。一舉兩得。豈不大妙。想到這裏。在衣袋裏掏出一隻金表。祇有七點十五分。時候覺得尙早。用過夜膳。吸了一枝雪茄烟。略略在榻上休息一回。方換了黑色的夜行衣靠。臉上蒙着一付面具。結束停當。飛身上屋。就此連躡帶跳。直望潮音寺而來。

若無輕身
跳躍的工
夫斷難入
寺

轉瞬間到了寺中。越過了大雄寶殿。見黑壓壓一帶房屋。知是僧衆住處。繞到後面。聽得那所空屋裏。哼聲不絕。跳入裏面一瞧。却是一個老嫗。兩個轎夫。問了幾句。果然從鄭家來的。解去綁縛。叮囑道。你們且在這裏守着。少停再來救你們出外說罷。重行跳上了屋。抄到花園內。只向有燈光處尋找。瞧法空在小軒裏坐着。自斟自酌。天鵬伏在屋上竊聽聲息。足有一個時辰。方聽得法空打着呵欠。咕嚕道。時候不早了。小沙彌與我掌燈伺候。瞧瞧這美人怎樣了。說着。站起身來。挺出那個大肚子。大踏步出了

暗藏消息
觀音座下

小軒。小沙彌提燈前導。繞過迴廊。向外去了。

天鵬連忙跳落平地。在後面鶴行鷺伏的追趕。眼見法空轉至殿後。在四面觀音座下。走入地道中去了。天鵬趕到。門已關好。用手一推。並不稍動。曉得內中定有機關。上下端詳了一回。見那座四面觀音。塑得燦爛莊嚴。不知他的消息。暗藏何處。隨手在衣袋中取出電筒。四下裏一照。却被他看出破綻來了。蓮座底下。有二尺多高的佛櫃。櫃上嵌着一塊圓式的小銅鏡。凸出寸許。便是可疑之點。用手向左一旋。軋軋的幾響。現出門道來了。天鵬大喜。照着電筒。一步步跨入地道中。約有數十層石級。走不到兩間屋的地步。迎面又是一塊石閘。擋住去路。天鵬伸手一摸。光滑異常。天衣無縫。那裏有半些子破綻。不覺大費躊躇。

正在這個當兒。只聽嘩唧唧一聲响亮。石閘已開。燈光透亮。裏面跳出一個帶髮頭陀。惡狠狠提着戒刀。喊道。奸細往那裏走。可知佛爺寶刀的利害。天鵬見來勢凶猛。往後一退。趁勢拔出背上的刀來。那頭陀的戒刀劈

此段寫天鵬地道中惡戰凶僧

石壁機關
險極淫僧強暴
可殺

了一個空。天鵬就向他頂門上一刀。惡僧閃過一旁。將刀招架。刀來刀往。鬥了十幾個照面。天鵬因他蠻力甚大。虛幌一刀。轉身跳上石級。惡僧追趕上前。天鵬從他頂梁上躍下。身隨刀落。早把他結果了性命。屍骸拖過一旁。跨入闌門。不料颯的一聲。飛出一枝弩箭來。幸而眼快躲過。未曾射中咽喉。連稱好險。原來這枝弩箭。是他觸動了機關。從對面壁上發來的。天鵬過了這重險要。一路並無埋伏。轉過兩個灣。又見兩扇鐵門。緊緊閉着。還虧自己留意。輕輕把門一推。兩旁石壁中。搠出十幾枝長鎗來。其勢稍緩。忙把身子一蹲。鎗從頂上過去。將戴的包頭巾。戳了幾個窟窿。雖是險極。却有一樁巧事。蹲着身軀。見那鐵門之下。釘着一排銅釘。大約機關在這裏了。用手按至結末一釘。那鐵門輕輕的吊了上去。天鵬大喜。踏步進內。法空正把月娥按倒在地。將要施行強暴。天鵬不則一聲。聳身躡到背後。手起刀落。法空早已身首分離。再把小沙彌殺了。然後背馱月梅。出了地窖。躍過圍牆。竟奔鄭宅。這時慰先尙未安寢。只聽窸窣一響。跳進一

公園桃花
爲英雄美
人。生色不
少。

個黑衣人來。放下月梅。除了面具。自述姓名畢。月梅即將始末情由。哭訴了一遍。慰先向天鵬慰勞了幾句。立刻用電話報告警局。派通班巡警往捕僧衆。救出老嫗。轎夫等三人。查封了潮音寺。

一月後。公園裏的桃花。正開得十分濃艷。夾着一行一行嫩綠的新柳。鮮明可愛。那柳陰之下。却坐着一對新婚夫妻。就是戈天鵬和鄭月梅小姐了。他們正度着最香甜的蜜月。作者寫到這裏。就把這篇地窖鴛鴦宣告閉幕。

飛艇鴛鴦

余天直與陶志筠女士。在檀香山自由結婚後。伉儷間十分慕篤。真個說不盡閨房樂趣。那一天。天直向妻笑說道。吾愛！你看那歐美人。士。新婚後。必作一度的蜜月旅行。固結夫妻的情份。或登山玩景。或涉海怡情。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志筠道。平常的旅行。有甚趣味。我們須要做個特別的旅客。留得一段佳話。方纔稱得我心願呢。天直道。既然你要做特別的事。

天○空○中○之
蜜○月○旅○行
真○算○破○天
荒

何○不○就○在○此○間○海○耳○廠○內○賃○一○隻○雙○葉○飛○艇○做○個○天○空○中○蜜○月○旅○行○你○道○
好○不○好○志○筠○贊○成○道○我○狠○願○作○此○破○天○荒○的○事○外○人○說○我○們○中○國○人○沒○有○
膽○量○此○次○我○們○能○在○世○界○上○游○覽○一○週○可○稱○得○新○婚○上○一○段○佳○話○了○天○直○
見○志○筠○十○分○有○興○自○己○又○精○於○機○器○一○門○曾○在○美○國○大○學○機○械○科○畢○過○業○
擅○能○駕○駛○飛○機○當○即○親○往○海○耳○廠○賃○定○了○一○隻○飛○艇○兼○辦○了○衣○帽○手○套○等○
物○預○備○妥○當○欣○然○而○歸○

旅○行○之○盛
況

天○直○的○同○學○得○了○他○夫○妻○旅○行○的○消○息○開○會○歡○送○預○先○擇○了○一○處○曠○野○作○
爲○會○場○中○間○停○着○賃○來○的○飛○艇○機○尾○插○了○一○方○五○色○國○旗○這○日○中○西○來○賓○
都○來○歡○送○少○時○天○直○偕○同○志○筠○並○坐○汽○車○蒞○場○衆○賓○連○連○鼓○掌○先○由○同○學○
向○他○夫○妻○致○了○頌○詞○然○後○天○直○把○此○番○旅○行○宗○旨○當○衆○宣○言○一○爲○自○己○夫○
妻○度○蜜○月○中○的○情○況○一○爲○勘○察○南○美○土○人○風○俗○並○希○望○新○大○陸○之○發○現○隸○
入○中○華○版○圖○使○中○國○有○歐○洲○間○的○領○土○演○說○畢○來○賓○掌○聲○如○雷○復○經○天○直○
請○出○一○位○西○友○向○來○賓○道○了○謝○詞○這○纔○夫○妻○二○人○攀○登○飛○機○脫○帽○向○來○賓○

引起宗漢
士人交與
張本

爲下文說
謊調戲張
本

鞠躬。天直開了機械。自有。人把。機上。葉子。扳動。呼呼的。亂轉。那飛機。在場。上。繞行了。三匝。漸漸的。離地。騰空了。下面。來賓。脫帽的。脫帽。揚巾的。揚巾。天直。將機。在衆。賓頂上。圈行。了。一週。志筠。又把。紅綠。紙屑。飛洒。空中。飄飄。蕩蕩。有如。天女。散花。衆賓。一陣。歡呼。但見。那飛機。冉冉。上升。入雲。而沒。飛機。速率。甚快。數小時。間。將近。南美。了。覺得。空氣。中。非常。和暖。天直。將機。漸漸。降落。離地。僅。不過。數丈。在。上面。望見。土人。圖形的。居屋。歷歷。落落的。好像。中國。的墳墓。一般。這個。當兒。天直。忽然。想起。了一個。同學。叫做。唐宗。漢。現在。此間。充任。鑛師。我何。不順道。拜訪。他。一回。呢。想罷。將機。降落在。空地。之上。和。當地。做工。的土人。問。了一個。訊。那土人。用手。一指。那邊。洋房。說道。這就是。鑛師。唐宗。漢的。住宅。天直。大喜。給了。幾個。小銀幣。托他。看守。了。飛機。然後。挽了。志筠。來到。洋房。門首。輕輕。叩了。幾下。裏面。跑出一。個黑奴。天直。掏出。名片。與他。不一。回。宗漢。自內。而出。笑臉。相迎。向天直。道。久違。久違。說着。一雙。眼睛。射在。志筠。身上。端詳。了一回。又笑道。天直。兄。你娶。了。這

位如花似玉的美人。真是艷福無窮哩。天直聽他贊揚。也是滿心歡喜。一面說。一面進了內室。相將坐下。宗漢問道。足下到此。有何貴幹。天直道。此次旅行。因我夫妻度蜜月起見。順便考察南美土人習俗。供那社會上的談助罷了。宗漢道。我兄既欲考察此間風俗。最好也沒有不嫌簡慢。就在我家耽擱便了。天直道。怎好在此攪擾。宗漢道。你說那裏話。我們素稱至好。何用客氣。天直連聲稱謝。就此耽擱住下。

連日和宗漢出外閒游。到處研究地土物質。及土人的風俗。一一記在手冊中。那天宗漢鑛中有事。絕早去了。天直覺得無所事事。與志筠閒談了一回。信步兒走到外面。一路迤邐行來。不知不覺。到了開鑛的所在。只見聽得人聲鼎沸。好生奇異。飛步向前探望。見宗漢執着手鎗。指揮那些做工的人。與土人廝打。鎗聲和人聲鬧成一片。天直大驚。不欲多管閒事。卻步退回。已被宗漢瞧見。喊道。天直兄快來救我。天直聽他呼喚。只得奮勇上前。腰間取出手鎗。對準土人續續施放。不一時。土人已漫山遍野而來。宗

宗漢狡甚

土俗痴人
無殺罪

漢見勢不敵。匿身亂石堆中暫避。這個當兒。天直鎗彈已罄。又見鑛工大半殺死。屍橫遍地。自分必遭土人所害。忽地一個土人。持着一柄鋒利無比的尖刀。望準天直分心便刺。天直知難脫逃。假裝癡漢。挺起胸脯。對着土人哈哈大笑。土人見他這個樣子。頓時縮住了手。向衆說道。這是癡人！這是癡人！當即簇擁天直向前。關閉在土屋中。

宗漢躲在石堆中。見土人去遠。急忙爬出。在地上拾起天直的手鎗。踉蹌逃歸家內。見了志筠。手揩着眼淚。咽聲說道。剛纔我們鑛工。不知如何。和土人起衅。彼此交鬪。如臨大敵。我正在指揮的時候。忽然天直兄來了。他就幫同我抵敵土人。不料土人兇惡異常。漫山遍野而來。把我們困在垓心。被我拼命沖殺。逃起重圍。天直兄身受重傷。却被土人拿去了。一時生死未明。大概凶多吉少了。說罷。放聲大哭。志筠聽了這個凶信。芳心亂顫。眼珠兒向上一翻。暈倒在椅中了。宗漢忙止住哭聲。扶住志筠嬌軀。低聲呼喚。足足喚了一個時辰。方纔悠悠蘇醒回來。又大哭了一場。定要到土

柔腸寸斷
矣

人那裏去。一死相拚。宗漢再三勸慰道。暫請寬懷。待過幾天。再與天直兄報仇未遲。志筠經他一番解勸。心始稍解。

那志筠終日以淚洗面。悲不自勝。枯坐在室中。思念丈夫不置。忽地見宗漢自外而入。笑容可掬的向志筠道。你又在那裏傷悲了。我勸你斷了這條念罷。常言道。人死不能復生。想你也是個極開通的人。何必拘泥到這般田地。況且我與天直兄同學至交。你！應當我保護的呢。志筠不待他說完。啐了一口。背轉臉去。可見宗漢是個偽君子。自從與志筠見面後。十分傾倒。巴不得天直遇害。好和志筠成爲連理。遂了自己的心願。所以曲意溫存。好言慰藉。向着志筠求婚。志筠自忖丈夫被土人慘害。尙未報復。一個弱女子。身在窮鄉僻壤。怎能報得此仇。想到其間。淚如雨下。宗漢猜知他的用意。便道。報仇在我身上。你還是允許了我罷。志筠聽了。想出一個權宜之計。我今暫且應允待等替夫報仇後。尋個自盡未遲。便把頭點了一點。默示許可。宗漢喜出望外。執了志筠玉手。在手背上親了一吻。卽

簡直說着
混話

原來有此
歹意

我爲天直
發現

定明日同往禮拜堂行結婚禮。

再說天直被土人擄去。禁錮在土室中。說不盡萬分苦楚。這一晚。天直那裏睡得安穩。見壁上的土孔中。透着很皎潔的月光。隱隱又聽得土人吹着嗚嗚的角聲。淒涼殊甚。又見門外橫臥着幾個土人。鼻息如雷。嗚一般。呼嚕呼嚕的抽送。心中十分難過。暗想這個時候。何不趁此機會。逃出這個虎穴龍潭呢。想定主意。輕輕地立起身來。一步一步的走到門首。跨過了橫臥的土人。剛走了不多幾步。早被一個土人瞧見。大喝一聲。衆土人一齊驚醒。又把天直團團圍住。仍舊捉入土室中。幽禁起來。

重入羅網

止此一聞

惡人天良
發現

那宗漢與志筠結婚後。志筠深痛夫仇未報。尙未肯同居一室。僅做那名式上的夫妻。這一天晚上。宗漢悶悶不樂。獨自酌酒消遣。有了幾分酒意。眼見志筠坐在一旁。偷彈珠淚。不覺天良發現。把拳在胸口一擊。頓足道。吾負人了！吾負人了！話猶未畢。大踏步出外。喝令黑奴牽了一匹馬。飛身上騎。潑刺刺的跑了六七里路。穿過那邊一座樹林。見那土人居處。

欺友報應

靜悄悄並無聲息。連忙下了馬。闖將過去。那旁立着一個土人。宗漢出其不意。突將土人擒住。扼住咽喉。土人頓時氣閉身死。宗漢搶入土室。救出天直。兩人同騎一馬。行不到一箭多路。土人已經驚覺。遠遠地開了一鎗。不偏不倚。正打在宗漢背上。幾乎跌下馬來。天直大驚。伸手挽住宗漢。逃歸寓所。志筠接着。夫妻悲喜交集。扶着宗漢坐下。宗漢已剩奄奄一息。喘聲說道。我將死了。我當懺悔自己的罪惡。說完。氣絕身亡。夫妻二人大大爲傷感。將宗漢妥爲埋葬。即日乘了飛機。迤返檀香山。可巧是他們蜜月的末一日。

空谷鴛鴦

一葉輪舟正在大海洋中。顛簸狂蕩。船身兒搖擺不定。甲板上的旅客們。好像不倒翁一般。也有臥的。也有坐的。只有一位年輕的旅客。支頤的立着。此人姓俞。雙名筠華。廣東新會縣人。他的哥哥培華。現在檳榔嶼。貿易爲生。營業非常發達。有信招他去帮理。因此筠華乘輪前往。他的性情。却

插寫暈船
狀態煞是
可笑

奇遇

好動而不好靜時在甲板上遊戲。眺覽海景。今見衆旅客坐臥一處。大半暈船作嘔。好生惹厭。覺得自己心癢癢地。胸前也很不舒服。便坐在欄邊休憩。那知身畔坐的那個人。呃逆不止。喉嚨裏咕嚕的作响。看得筠華更是難過。頓時胃中翻動。嘔出一股酸水來。可巧噴在那人的臉上。上那人大怒。掙扎起身。要與筠華理論。筠華不服道。你不說自己暈船。累人家作嘔。反同人無理。取鬧。實是可笑得。很。那人怒極了。掄拳對準筠華胸口打來。筠華舉手格開。旋轉身子。飛起一腿。向那人臀尖上踢去。那人立腳不住。跌倒在甲板上。被船一側直滾到那邊去了。

這個當兒。衆旅客闐然大笑。忽來了一個妙齡女子。憨態可掬。出落得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腰。頭上梳着捧心雙髻。身上穿着淺色衣裙。越顯得丰姿艷麗。楚楚動人了。筠華一見。眼前彷彿觸了電氣。不覺心醉神迷。歎爲一生奇遇。便癡癡的立着。上下打量。那女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背轉身子。撲哧的笑了一笑。筠華越看越愛。老着臉兒。上前問道。小

姐乘船往那裏去。女子低首答道。我同母親往檳榔嶼。探望吾家父親的。筠華笑道。巧極了。我也到那邊去呢。請問小姐貴姓芳名。女子答道。我姓滕。小字漱蘭。母親梁氏。家住佛山。筠華道。令堂現在那裏。漱蘭道。我母暈船。現睡艙中。筠華見漱蘭舉止談吐。流利輕圓。好生豔羨。祇因初次相會。未便冒昧多談。不一回。漱蘭進艙去了。

形容盡致

有趣之至

少時。船上鈴聲叮嚕。知是進中餐了。衆旅客魚貫進了餐室。筠華也往就食。見一極肥極胖的婦人。在那裏爭取坐位。不隄防地上甚是光滑。着了。一雙高底的皮鞋。稍不留意。那個笨重的肥軀。滑跌在地。其時外邊風浪頗大。船身向兩面傾側。可笑這胖婦人。只在地上滑來滑去。好似滾繡球一般。筠華要想去攙扶他。兩隻腳被他一絆。正跌在胖婦人的身上。滾作一團。再也爬不起來。幸虧衆人幫忙。方把二人攙了起來。筠華坐下就食。可巧對面坐着的。就是剛纔打倒的那人。那人正嗅着鮮魚羹。不料船身一側。那碗魚羹生了脚。直卸到筠華面前。筠華正候菜來。不管三七二十一。

第二次見面

一取了便喫。那人急了。喝道：你這樣的冒冒失失。怎地搶喫我的東西呢？筠華未及回答。送菜的來了。就把魚羹還了那人。此時漱蘭已至。見餐室裏並無空座。方欲返身出外。却被筠華瞧見。連忙打着招呼道：膝姑娘。這裏還空着呢。說罷。起身讓坐。漱蘭笑謝了一聲。筠華便出了餐室。到甲板上。吸取新鮮空氣。

筠華賭錢

筠華無所消遣。覺得船上昏悶得很。在懷中取出一副撲克牌。獨自玩弄。忽然來了三個人。上前交談。彼此通了名姓。方知一個叫栢慕坡。一個叫湯逢辰。一個叫薛子甫。四人團坐一處。子甫首先說道：我們打一回撲克可好。慕坡和逢辰贊成。筠華也很高興。把牌洗好。各人派了一份。便打起撲克來。筠華手色甚好。贏了不少。薛子甫袋內的錢。早輸個罄盡。頓生一念。想去偷了錢來。再打撲克。便向慕坡逢辰說道：你們少待片刻。我去一回就來。說罷。自去。書中交代。那子甫本是個壞貨。走到艙裏。却巧梁氏的房間門。半開半掩。他就偷偷摸摸。挨身進內。見梁氏朦朧睡着。枕畔放着

子甫偷錢

一隻皮夾。打開一看。裏面藏着許多鈔票。心中大喜。一古腦兒揣在懷內。返身出外。仍和筠華豪賭。誰知子甫大敗虧輸。把所有偷來的錢。頃刻間。又給了筠華。氣得子甫哇呀呀的亂叫。將撲克牌撕成片片。猶如蝴蝶般飛舞。筠華不去睬他。撇了三人。進艙去了。忽聽得那邊房間裏。有哀哭的聲音。即在門縫中窺看。原來正是漱蘭。和他母親梁氏。掩面悲啼。筠華不知何故。推門入內。問道。膝姑娘。令堂爲着何事傷悲。漱蘭答道。我母睡時。枕邊有二百元鈔票。藏在皮夾中。不知被什麼人偷去。因此傷心掉淚。筠華安慰道。這事但請放心。有我呢。說着。在懷裏取出贏來的鈔票。數了二百元。交與漱蘭。漱蘭道。我們與先生萍水相逢。怎好收受。實因賞斧告盡。只得靦顏拜賜了。梁氏也轉憂爲喜。連聲稱謝。筠華道。這算什麼。彼此出門人。理當相助的。梁氏動問筠華家世。筠華實言相告。又與漱蘭叙談了一回。方歸臥室安寢。

正是天有不測風雲

筠華仗義
疎財

那知這夜海洋中。忽起颶風。一霎時驚濤駭浪。排擁如山。可憐這隻船。在

那風浪中拋來滾去。不能自主的了。船上的旅客們。都從睡夢中驚醒。奔走呼號。秩序大亂。筠華見船遇險。十分着急。雖自己識得水性。却不能在這狂濤中游泳登岸。一時也沒了主意。怎禁得又是幾陣大風。船被波浪一捲。輪機也損壞了。桅杆也折斷了。一聲响亮。擱在海中暗礁之上。船上經此猛烈的震動。莫說旅客們東倒西歪。大哭小喊。連那大班也沒有法子。只得吩咐水手解下兩號大舢板。衆旅客爭先恐後。跳入舢板中逃命。只有筠華漱蘭梁氏大班及幾個水手。尙未出險。水從艙底汨汨而入。船身不住的晃動。筠華見船後還有兩隻小舢板。可以逃得性命。連忙幫同水手解下。自己便與漱蘭梁氏下落舢板。在那狂濤中扳槳而行。嚇得梁氏口中只是念佛。指望轉危爲安。

此時順着潮流。舢板猶如弩箭。離弦向前飛駛。不知行了多少路程。幸而天色黎明。風勢稍緩。也是他三人有命。遠遠望見陸地的影子。筠華心知有救。還虧得後面吹來幾陣風。把那隻小舢板直送向前。擱淺在海灘上。

絕處逢生

三十六鴛鴦 上集

七六

天然石室

面。三人大喜。默謝上天護佑。得保殘生。筠華扶了漱瀟。梁氏涉水登岸。一路迤邐行來。闕無人跡。但見高峯插地。古樹參天。原來是一個荒島。又不免心中愁悶。只得叫母女二人。暫在樹下坐了。拾取了許多樹葉。堆在一旁。幸得衣袋中尙有一盒火柴。可以燃火烘衣。停了一回。筠華取得樹頭鮮果幾種。分餉母女二人。聊止飢渴。又見那邊有一座石山。山下有一個石洞。筠華探身進內。洞中透漏日光。並不黑暗。好像天然造成的石室。留待自己安身的所在。大爲快樂。當夜便和漱瀟。梁氏住下。那知梁氏受了海中驚恐。老病復發。睡地不起。你想這個荒島中。何來醫藥。不到兩三天。一命嗚呼了。漱瀟大哭悲傷。筠華親自掘土。將梁氏埋葬。不必緝叙。此後二人的愛情。愈形親熱了。就在石室中成了夫婦。且喜島中果木甚多。頗能耐飢。猶恐有時間斷。積蓄乾果。以備不虞。安居石室。不啻海外神仙。夫婦行樂及時。幾忘在空谷中度日了。一年後。二人正在海濱遊玩。忽見遠遠地白煙上升。有一號商船經過。筠華大喜。立即揚巾求援。商船上見了。

不意天地
間尙有此
一片乾淨
土

遂救筠華夫婦往檳榔嶼與兒培華相見後事方喧騰於世共稱二人爲空谷鴛鴦。

海底鴛鴦

海中奇觀

離南洋羣島不遠的海中微風習習水波不興映着天上的日光把那碧綠的海水變作一條一條黃金匹練真是海上的奇觀其時有一少年駕着一葉扁舟盪着兩枝畫槳在那沿海一帶游覽風景那少年姓鄺名叫雄飛原籍廣東他在廣東的時候眼看這班護法大老板爭權奪利把一座廣東省城攪得落花流水因此奉着老母離了祖國到這南洋羣島中做了他的世外桃源這一天雄飛空閒無事在海上駕舟游覽開拓胸襟一路盪着槳口中唱着大江東去好不有興正行間迎面一陣風來隱隱夾着一片救命的聲浪雄飛怔了一怔暗忖道莫非海盜行劫客舟不成我何不上前偵探一番想定主意立即扳動兩槳飛也似的駛來究竟這救命的聲浪是從那裏來的呢其中有個原由該島產珠極富居

何來救命
之聲

小山游蕩
引起下文
因父陷妹

民都以採珠爲活。內中有一華僑。名叫哈壽山。南京人。年逾半百。在這羣島中二十餘年。前妻董氏。祇生一女。小名琬珠。妻亡後。螟蛉一子。取名小山。比琬珠大三歲。是個不成材的東西。壽山帶了子女。都在船上學習採珠。積得家資甚富。怎奈小山不守本分。近來結識了島中一個女子。終日游蕩。壽山屢次訓斥。只是不聽。這天小山同着幾個劣友。在一家酒肆中高談闊論。換盞交杯。都喝得有幾分酒意。小山就把結識島女事。如何戀愛。如何密切。告訴了大衆。內中有個綽號薄皮嘴的說道。既然這樣要好。何不把他娶到家中呢。小山道。老實對你講。我沒有這筆錢。薄皮嘴道。你家裏有了偌大財產。難道缺少了數百金嗎。小山歎了一口氣。搖頭道。不要說數百金。就是數十金也難。我家的老不死。何等嚴厲。叫我那里去想法呢。薄皮嘴道。這個容易。你又不是他親生的。只要把你家老子謀……說到這裏。却縮住了口。向兩旁望了一望。立起身來。湊近小山耳朵上說了幾句。小山連稱妙計。當即會了酒資。一闕而散。

壽山受愚

次日午前。小山向父稟告道。兒子有一朋友。他叫馬百樂。有一件要事。須同父親商議。現在酒肆中等候。說定要會面的。壽山這個人。別無嗜好。只貪着杯中物。聽說有酒喝。當下便一口應允。同着小山到酒肆中。馬百樂恭候已久。招呼坐下。便開了幾瓶啤酒。先給壽山斟了一盃。然後彼此寒暄起來。壽山將酒飲盡。覺得有一陣香氣。直透腦門。頓時頭暈眼花。坐身不住。磕倒在桌上。小山道。阿呀。父親醉了。百樂。你快去租賃一部馬車來。送回家去。不一時。馬車停在門前。小山扶着壽山上車。百樂拉動絲繩。如飛的望山崗邊來。忽然馬車停下。二人抬着壽山便走。來到半山。將他手足縛住。攔在一個山洞中。方始乘車而歸。

山洞囚父

琬珠受騙

小山返家。向妹子琬珠謊說道。父親有要事往星加坡去了。三四天就可回來。琬珠信以為實。並不起疑。到了第二天早上。小山道。妹妹。今日天氣甚好。有興去看採珠嗎。琬珠點頭應允。兄妹二人同到船上。見採珠人工作忙碌。看了一回。小山忽又開言道。妹妹。你看今天風和日暖。浪靜波平。

海底陷妹

我和你做個採珠比賽。何琬珠問怎樣賭賽。分個勝負。小山道。以多得者爲勝。琬珠不知是計。反說道。哥哥既然有興。小妹理當奉陪。但是這裏人多。我們到那邊去賭賽罷。小山暗暗歡喜。盪槳向前。約行了三四里路。停了小舟。二人換了水衣水靠。小山坐入竹筐中。先下海去。船上自有琬珠當心。少頃將繩收起。拉到上面。小山得着好些蚌蛤。便道。如今該妹妹下去了。琬珠也不推辭。照着小山一樣。深入海底摸索。誰知小山手裏。預藏一柄小刀。頓將繩子割斷。假意喊道。琬珠妹妹掉下海了。快來救命吓……

此段緊接
第一段

琬珠遇救

其時雄飛駕舟已到。眼見小山把繩子割斷。早知這人起了惡意。我不相救。誰人相救。全仗着自己熟諳水性。聳身跳到海裏。望下一沉。將近海底。只見一個女子。在竹筐中掙扎。雄飛連忙泳游過去。伸手將琬珠身子一提。兩足向下幾踏。飄然浮上海面。意欲送還彼舟。繼而一想。那人既生歹念。下得這般毒手。其中必有別情。我若不問個明白。貿然送還。反害了此

女的性命。豈不是我的罪孽嗎。想定主意。游到自己小舟邊。把琬珠抱上小舟。避着惡人的眼線。慢慢的盪槳歸家。

少時琬珠蘇醒。睜眼一看。自己躺在床上。旁邊坐一少年。同着一位老太太講話。心裏明白。記得方纔下海取珠。筐籃上繩子斷落。悶暈海底。莫非他是我的救星嗎。雄飛不待問話。先說道。請問小姐貴姓。那個船上繩繩的是誰。琬珠道。我姓哈。他是我家哥哥小山。雄飛怔了一怔。便將小山割繩謀命事說了。琬珠聽罷。不覺失聲道。如此說來。我父昨日出外。諒被這狠心賊所害了。我今要去找尋小山。問他父親的下落。雄飛連忙攔阻道。且慢。小姐究竟是個弱女子。他既存下謀害的心腸。小姐此去定然凶多吉少。不若待我偵探一回。再作道理。琬珠見雄飛這般仗義。深爲感激。叩問恩公姓名。雄飛自述畢。並請以後兄妹相稱。休叫恩公兩字。琬珠感其盛意。只得唯唯領諾。

再說小山。聽了薄皮嘴的惡計。味盡天良。竟把父妹謀害。如今遂了心願。

雄飛偵探
小山行蹤

興匆匆的赶到酒肆中。找尋薄皮嘴商量娶島女歸家。薄皮嘴見小山來了。立刻問道。事已辦妥了嗎。小山笑道。辦妥了。薄皮嘴又悄悄問道。別的不打緊。你老子究竟死了沒有。小山道。諒必餓也要餓死了。薄皮嘴道。我的計策如何。你怎樣的酬謝我呢。小山道。彼此知己。你若要錢。儘管向我支取便了。他二人只顧說話。不提防屬垣有耳。就是這位任俠仗義的。鄺雄飛。他允許了。琬珠偵探消息。所以化裝一個白髮老翁。也到酒肆中飲酒。坐在旁側留心他們的說話。又聽薄皮嘴低說道。我想這事還有些不安。你家老子攔在山洞中。日後總有遺跡。最好把山洞封閉。這纔人不知。鬼不覺。永無後患哩。小山點頭稱善。二人走出酒肆。竟奔那座山岡來。雄飛在後遠遠跟隨。見他們到了山洞口。便去搬取亂石。堵塞山洞。雄飛暗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伸手在衣袋中取出一枝勃朗林。望準兩個惡賊。連放了數鎗。薄皮嘴飲彈。倒在洞口。小山忍痛亂滾。翻身跌入深澗中。殞命。雄飛哈哈大笑。一躍進洞。見壽山氣息奄奄。行將就斃。急忙解

惡貫滿盈
該死該死

寫廖世昌
投親不遇
陳倒在冰
天雪地中
爲之一歎

了。綑縛背負回家。

父女團圓。抱頭大哭。說不盡許多言語。壽山就在此間調養。數日後恢復原狀。深感雄飛任俠仗義。洞中救了自己。海底救了女兒。二次大德。刻骨銘心。便將琬珠許配雄飛。成就了百年夫婦。

冰雪鴛鴦

噫。晴。好。冷。呀。！。你。看。那。天。上。的。雪。飄。飄。蕩。蕩。漫。天。價。飛。舞。而。下。這。樣。的。大。雪。叫。我。怎。生。行。走。如。今。身。上。又。冷。腹。中。又。餓。投。親。不。遇。無。路。可。尋。弄。得。山。窮。水。盡。嗟。呀。天。吓。想。我。廖。世。昌。難。免。要。凍。死。在。這。裏。了。世。昌。正。悲。歎。間。怎。禁。得。呼。的。一。陣。朔。風。劈。面。捲。來。身。軀。那。里。還。立。得。定。一。交。筋。斗。跌。在。雪。中。可。憐。世。昌。被。嚴。寒。所。逼。凍。僵。在。冰。天。雪。地。裏。了。

斜刺裏有一座小村莊。已變作粉妝玉琢。正是絕妙的一幅畫圖。那家草舍的門兒。忽然呀的一聲。走出一位荆布裙釵。立在茅簷之下。悄語道。好一派雪景。怎麼這時候。我家爹爹還不見回來。想必又在前面杏花村裏。

好一個熱心女子

買醉了。說着倚門閒眺。這也是他們天緣湊巧。猛見世昌在雪中僵臥。不由的着急道。不好了。你看那邊凍死一個人了。一時心熱。飛步趕將過來。也不顧雪球兒打在身上。走到世昌跟前。一摸心口尚溫。知還有救。忙將世昌扶起。好容易背入室中。鋪了幾束稻草。生了一盆炭火。煎好薑湯。灌下肚去。不多一刻。世昌得了煖氣。漸漸蘇醒。手足也能夠動彈了。睜眼一看。見自己睡在草鋪上。旁側立一女子。雖則亂頭粗服。却天生成一段丰韻。方醒悟道。莫非小姐救我到此的麼。那女子點了一點頭。世昌道。如此說來。小姐是我再生恩人了。敢問府上貴姓……

醉漢逸趣

那女子剛欲回答。只聽門外擂鼓也似的敲着。喊道。鳳嬌。快些開門吓。鳳嬌把門開放。早跑進一個老漢。醉態可掬。便問道。爹爹。又在那裏吃醉回來。老漢道。好大雪。好大雪。越下越大了。前村裏幾個朋友拉着我飲酒賞雪。我多貪了幾杯。哈哈不覺有些醉了。說時。擺搖搖的走入裏邊。見世昌睡在稻草裏。頓時面色改變。埋怨女兒道。你好你好。你趁爲父不在家。引

這野男子進門。虧你虧你。差都要羞死了。鳳嬌並不著惱。細述根由。那老漢未及開口。鳳嬌又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這句話。不是爹爹常向女兒說的嗎。老漢方笑道。鳳嬌做爹的。錯怪你了。你快到後面去罷。不用在這裏站立。叫人看了。不像樣。鳳嬌應聲進內去了。

其時世昌立起身來。向老漢作了一個揖。謝道。我廖世昌。幸蒙令媛垂憐。活我再生。此恩此德。沒齒不忘。請問尊丈貴姓高名。老漢道。不用客氣。快請坐了。老漢的賤姓蕭。名叫春泉。虛度五十九歲了。老妻亡故。晚年祇生此女。小名喚做鳳嬌。已是青春二九。尙未許配人家。我聽廖先生的口音。不是此間人。怎麼流落在這裏呢。世昌唏噓答道。實因投親不遇。川資缺乏。還不得家鄉。身受凍餒。所以流落在此。春泉問道。尊府尙有何人。世昌歎道。不幸去年秋間。父母相繼而亡。弟亦早殤。我今做了世上的畸零人。春泉又問道。廖先生娶過家室沒有。世昌道。說也慚愧。家道寒微。尙未訂婚。春泉把頭一點。別有深意。他想起鳳嬌女兒。年華已大。自己又年將花

問得離奇
久有擇婿
之意

春泉雖是
鄉人頗有
眼力

甲。將來終身靠着誰人。起初本擬招一女婿。做個半子之靠。怎奈村裏的人。一個個看不上眼。因此蹉跎下來。今見廖世昌是個讀書人。雖則鴉衣百結。却生得一表人材。後來定有發達的日子。若得招他爲婿。不但女兒終身有着。我也完了一樁心事。想定主意。便喚道。鳳嬌。快給我盪一壺好酒來。我要同廖先生飲酒哩。

飲酒間。春泉掙着幾根鬚髭。不住的問長問短。世昌對答如流。只喜得春泉手舞足蹈。數巡後。春泉道。廖先生。老漢有句不知進退的話。一時却說不出口。世昌道。尊丈有話。儘說無妨。春泉道。鄙意欲將小女鳳嬌的終身奉託君子。世昌聽了。也甚願意。便起身拜見岳父。斟了一杯酒。重行坐下。鳳嬌在後面聞信。滿心歡喜。回首見窗外的雪花依舊如鵝毛般飄着。不想一天的冰雪。就是儂的撮合山了。春泉同世昌飲至初更始睡。一宿無話。已到來朝。春泉絕早抽身。辦了些酒菜。請了幾個鄉親。香花點燭。夫妻雙雙拜過天地。再拜過了春泉。樂得老頭兒眉開眼笑。足足忙碌了一天。

冰雪爲媒

夫妻間十分親熱。正是如魚得水。恩愛異常。春泉仍舊放出他的老脾氣。天天吃得爛醉而歸。

光陰如逝水。真是一刻也不停留的。世昌招贅蕭家。忽忽已是一年了。這天世昌向着鳳嬌道。困守家鄉。終非久計。前年進京投親不遇。幾乎身爲餓殍。此番我想再往京師一行。得能遇見朱家母舅。不愁進身無路了。鳳嬌道。君懷大志。妾身也不敢阻當。但須問過爹爹。再定行止。不一回。春泉回來了。世昌就將已意。告稟岳父。春泉很贊成他的話。叮囑道。賢婿此去。得遇機會。休要忘懷了家眷。世心道。岳父放心。小婿得有寸進。自當早報佳音。當下就擇了明日動身。春泉預備川資行李。一到來朝。世昌辭了岳父。別了妻子。立即登程去了。

世昌二次
投親

供職京師

世昌既抵京師。正值他否極泰來的時候。可巧碰着他的母舅朱開乾。現任某部要缺。很有勢力。就在他府裏耽擱下了。不到半個月。開乾即派世昌在部裏當差。薪水頗優。世昌起初克勤克儉。小心供職。後來結識了幾

個朋友終日的遊窩子。又麻雀把八大胡同當作自己的俱樂部了。又由友人介紹。攀了一個相知。號名月裏紅。卿卿我我。十分戀愛。早將鄉下的蕭鳳嬌。拋入爪哇國裏去了。月裏紅曉得他是朱開乾的外甥兒。所以分外慇懃。孝敬他的特別迷湯。世昌從未閱過世道的人。自然墮入這重魔障。覺得世上的女子。總沒有月裏紅這樣溫存熨貼。就此凜着友人。願出三千金。替他脫籍。月裏紅本則債台高築。正苦沒有法兒。當即一口應允。便借此湊了一個浴。

棄舊憐新
的是世昌
薄倖

鳳嬌尋夫

只可憐蕭鳳嬌。自從世昌出門後。終日盼望。那裏有片紙隻字的音信。屈指算來。差不多八個月了。春泉也是愁眉不展。暗想女婿一定改變初心了。鳳嬌道。爹爹。女兒擬往京師。探問夫君下落。春泉正藏着一肚子的氣。無從發洩。聽說女兒要去尋夫。怒道。好好。你們都去罷。將我這老頭兒丟在家裏便了。鳳嬌見父親動怒。笑道。爹爹同去如何。春泉道。我也拚着他。把這條老命不要了。立刻打點動身。請鄉鄰看守了房屋器具。就此啟行。

好舅母

逃得湊巧

計賺世昌

好舅舅

好在此地到京。祇有三天的路程。那日到了京城。便尋到西河沿朱宅來。却巧遇着一個鄉親。現在朱宅做僕婦。便託他入內轉稟。得見世昌的舅母。那舅母劈頭就道。世昌初來。並沒說起娶過媳婦。現已納下一個妓女。月裏紅了。鳳嬌一聞此言。不由心中一酸。眼淚奪眶而出。叩頭哀告道。此事只求舅母作主的了。便將前事詳述一遍。舅母扶起鳳嬌。怒道。沒良心的小畜生。待你家舅舅回來。再作埋會便了。只見一個小丫鬟匆匆的進內室。喘吁吁的報道。廖少爺新討的那個妓女。今天少爺到部裏辦事。他叫了一部馬車逃走了。聽說細軟東西被他帶去不少呢。舅母大喜。便向鳳嬌耳畔密密切切。說了幾句話……

這天星期日。部裏停止辦公。開乾正和世昌書齋閒話。開乾突然問道。聞說你尚未娶過正室。愚舅有個內姪女。與你同庚。不知你合意不合意。世昌道。但憑舅母作主。開乾點首道好。立刻吩咐家人預備喜事。當夜成親。一時廳上懸燈結彩。鼓樂喧天。新人交拜行禮。送入洞房。世昌在燈光裏

偷瞧新娘。覺得十分面熟。正疑惑間。新娘立起身來。罵道。好個薄情人。吓你還認得我麼。世昌聽是鳳嬌的聲音。喫了一嚇。只得跪在地下。自認已過。鳳嬌忍不住心腸一軟。滴下幾點淚來。世昌忙替鳳嬌拭淚。說了許多好話。方纔携手入幃。共赴鴛鴦好夢。

電影鴛鴦

潘琴蓀。他本是個中國人。僑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差不多有十年了。老妻早已物故。祇遺下一個心愛的女兒。喚做潘琪姑娘。生得十分聰明伶俐。自幼兒最愛技擊。對於各種武術。無一不精。加着天性勇敢。姿色超羣。所以加州的人。都將這位琪姑娘。比作天上的安琪兒。其時有一家影片公司。喚做凡塞爾。慕他的名。就聘請琪姑娘爲演員。拍演大部冒險偵探影片。因此琪姑娘的艷名大噪。每演一劇。必飾劇中主要的女郎。這天正是星期日。琪姑娘休息在家。靠在一張搖椅上。抱着一隻金絲小犬。逗引取樂。

此處叙約
翰求婚

引起下文
戲之拍演影

這時候外邊來一少年。執着一束玫瑰花。款步入內。笑吟吟的向琪姑娘行了一個鞠躬禮。少年非別。乃是公司中有名的演員。原屬華僑。叫做羅約翰。同琪姑娘年華相仿。朝夕相逢。訂爲契友。人都說他們是一對未婚的夫婦。誰知琪姑娘的心裏。愛情却很淡薄。所以約翰屢次向他求婚。總被他婉言相却。當下琪姑娘接了玫瑰花。聞了一聞。就命女僕插在花瓶中。轉向約翰謝道。承你的情。贈我這可愛的花。約翰道。這算什麼。不過我一點心意罷了。說到這裏。畧頓一頓。又道。姑娘。現在公司已請得著名編輯家。新編一劇冒險偵探。情節頗爲緊湊。危險的地方。令人看了咋舌稱奇。現正佈置一切。一俟完備。卽行拍演。大約姑娘飾劇中女郎。台納佛。將來這部影片。運到我們祖國。不知怎樣的歡迎哩。琪姑娘也笑道。究竟祖國人少見多怪。把戲中的機關。當作真的看待。豈不可笑。兩人又閒話了一回。約翰方纔辭去。

琪姑娘晚膳後。在那花園中草地上閒步。那一輪新月。透出雲表。隱隱聽

此處實寫
賴友梅求婚

不值琪姑
娘一笑

伏線

得禮拜堂的鐘聲悠悠揚揚。真令人有世外之想。方欲返歸外室。斜刺裏跑進一人。笑容可掬。脫着便帽。脅肩諂笑的說道。姑娘。晚安……琪姑娘一見這人。面上頓現出不耐煩的樣兒。勉強問道。賴友梅。你怎麼這時候到這裏來。友梅道。多日不見姑娘。心裏狠記掛着。特地撥冗到此。一來望望姑娘。二來和姑娘要求一件事。說着。執了琪姑娘的玉手。步入花間。在那鐵椅上坐下。友梅道。實不瞞姑娘說。我久慕姑娘美麗。早存下一條求婚的心。猶恐姑娘不肯見允。一向未敢開口……說至此。屈下一條腿。哀懇道。這件事。總要求姑娘垂憐的了。忙又從衣袋中。取出一隻晶瑩奪目的鑽戒來。雙手奉上。請求笑納。琪姑娘本不耐煩。正色道。誰希罕這東西。我勸你斷了這條念頭罷。友梅那裏肯聽。硬要和琪姑娘接吻。琪姑娘大怒。用力一推。友梅立腳不住。向後一交栽倒。

友梅也是公司中的演員。生得面目兇狠。專扮惡黨中首領。自從認識了琪姑娘。他就一相情願。滿意同琪姑娘求婚。此番竭誠而來。不料碰了個

唐突美人
可殺

影戲開場
了

瑛姑娘扮
台納佛

老大的釘子。在地上扒得起身。惡狠狠的指着瑛姑娘道。今日這場羞辱。權且留在你處。將來你落在我手。定把你的性命結果。出我這口惡氣。說罷。恨恨而去。瑛姑娘暗暗好笑。仗着自己的勇敢。並不把他放在心上。當即回歸臥室。解衣就寢。

過不多幾日。公司拍演新劇影片了。演員一個個化裝劇中人物。作者寫到這個地方。不得不把影片中的事實。一一的宣佈出來。給諸君看個明白詳細。却說當地有一家報館。宗旨純正。消息非常靈通。銷數極廣。這天主事正責備衆訪員。何以不到某富翁家中。訪些家庭新聞。以助閱報人的興趣。正呵責間。外面跑進一位女訪員。就是那位台納佛。一見主事面帶怒容。忙啟口動問何事。主事把自己宗旨說明了。台納佛道。這有何難。那新聞資料。頃刻就可以得來。說畢。返身而出。

台納佛出了報館。直望富翁的府第來。可巧這一日。富翁的壽辰。賀客盈門。熱鬧異常。並請著名女優跳舞演藝。凡進門觀禮的。沒有入場券。概不

琪姑娘果
具着好身
手

得入。台納佛心生一計。就在那邊牆隙上。翻身下去。跨入室中。見是女優的化裝室。一個女優。正在那裏化裝。原來彼此認識的。女優立起身來。讓台納佛坐下。台納佛道。我意欲代你去演藝。不知你可願意嗎。女優道。姊姊有興。不妨一試好身手。台納佛大喜。立刻換了女優的彩色舞衣。走到外邊廳上。來賓都拍手歡迎。台納佛一看。是一套走鐵絲的藝術。他便上了左邊的木架。向衆行了一個禮。助手遞過一柄涼傘。台納佛接在手中。一步步走到鐵絲中間。演出種種驚人武藝。忽而坐。忽而臥。看得來賓贊一個不住口。

其時富翁有個姪兒。同着一個絕色女伶。在室隅情話。也是合當有事。被他叔父一眼瞧見。頓然大怒。冲着姪兒叱責道。我平日怎樣對你講。大凡做人總要守着本分。不該與女伶厮纏。今見你這樣的行爲。大概你不是我的承產人了。從此以後。將你承襲產業的名義取消。永遠斷絕關係。說罷。憤憤走入休息室中去了。

這枝手鎗
是假的

那姪兒經叔父一番詰責。當下懷恨在心。其時夜已深了。他就懷了一枝手鎗。躡手躡腳的走到叔父房裏。聽得叔父鼻息呼呼。放大了膽。悄步上前。立在那貴重的洋箱跟前。輕輕的撥開機關。正要行竊。叔父已醒。見是姪兒。在床上跳下身子。欲待來捉。早被姪兒一鎗。擊中要害。叔父倒地。伸伸腿就死了。姪兒見已闖下這場大禍。急忙回到房裏。拉了女伶。放了一把火。頃刻間烈燄騰空。台納佛正睡在化裝室中。見紅光透進裏面。知是火警。被衣出外。府中人忙着灌救。台納佛飛也似上了樓梯。救那富翁。誰知已是不及了。可憐富翁葬身火窟。台納佛一回首。見梯已斷了。奔至窗口洋臺之上。但見火光中有兩人飛奔逃逸。仔細一看。就是富翁的姪兒和那女伶呢。

偵探即是
羅約翰

再說那救火員見台納佛在洋臺上。忙撒着救人網。台納佛從高跳下。正墜入網裏。並無傷損。可巧富翁府裏的偵探也來了。台納佛向偵探道。我此刻去追尋兩個可疑的人。你須在後就來。偵探點首稱是。說罷。緊緊追

從影戲中
轉入正文
好看煞人
手鎗真的
了小人這
大都如此
可恨

琪姑娘的
性命如何
顧至此令
人嚇

趕那個姪兒。那姪兒棄了女伶。奪路便走。夠奔那座山上。台納佛那裏肯捨。漸漸逼近。姪兒逃到山頂。將手鎗執在手中。回轉身來。對準了台納佛的胸口。呵呵大笑道。琪姑娘。我前天向你求婚。不肯倒也罷了。反把我羞辱一場。如今你落在我手。看你允也不允。你若道出半個不字。哼哼……這枝手鎗不是影戲所用假的了。頃刻叫你死在眼前。琪姑娘見他不演影戲。不禁芳心裏嚇了一跳。正要上前奪取手鎗。友梅就是一鎗。鎗珠早中在琪姑娘臂上。立脚不定。可憐琪姑娘。直從山峰上倒栽下去。其時扮偵探的羅約翰也到了。見友梅弄假成真。施放實彈手鎗。勃然大怒。趕將過去。乘他不備。一脚把手鎗踢落。二個人就在山峰上打做一團。友梅敵不過約翰。被約翰夾頸抓住。用力一擲。友梅的身體。好像拋球。價拋下山去。友梅性命。眼見得活不成了。那拍演影戲的人。也都驚得呆了。趕來問訊。約翰把情由說明。衆始恍然大悟。約翰便分開衆人。沿着山峰而下。琪姑娘正跌在那顆大樹上。恰巧枝葉扶住他的嬌軀。僅受些微傷。

愛情從感
激中發出
者不可多得

果然是好
夫妻

點出蓋誠
性子急躁

罷了。約翰嘗了琪姑娘，回到家中，由電話中請了一位醫生，看治鎗傷。約翰不住的問寒問煖。琪姑娘心裏非常感激。在那感激之中，却發出一種真愛情來。他的父親琴蓀，因他們十分親暱，也願意成全了一對鴛鴦。來到女兒房中探望，正見約翰屈膝求婚。琪姑娘低頭默允，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好夫妻……好夫妻……

圖畫鴛鴦

一抹斜陽黃澄澄地直射到屋裏，照在一位形如槁木的老翁臉上。越覺得憔悴可怕了。原來這老翁叫做孫蓋誠，原籍福建廈門，從前由珠寶起家。僑寓香港多年，久患癱瘓，行動不能自由。特製一部橡皮鋼絲輪的坐車，用以代步。他的性格兒非常急躁，不論什麼細小的事，他就要暴怒起來。所以他一天到晚，那張雞皮般的臉上，從沒帶着一些兒笑意。但他的財產極鉅，却有好幾百萬，存在銀行中，生息膝下，並無所出。老妻又早物化，孑然一身，只有幾個僕從服侍他，倒也十分安樂。他平素最愛兩個姪

此處不相見
下方有許多
下文許多
曲折

蓋誠性子
躁急於此
可見
爲末一段
伏線

兒。一個叫做韻卿。一個叫做菊卿。兩人性情各別。韻卿豪爽。放誕不羈。自幼兒學習圖畫。精於寫照。每作一幅。無不栩栩欲活。菊卿却帶三分默氣。不習一業。專等叔父死了。坐享這份鉅產。那天。蓋誠坐在書室中。鼻上架着一副玳瑁邊的圓眼鏡。手中拿着一本書。正看得出神的當兒。老僕持名片入。送到蓋誠面前。蓋誠怒道。你不瞧我在這裏看書嗎。故意前來擾我。實在可惡得狠。老僕答道。請老爺看了這張名片。就知道了。蓋誠低頭一看。將書拋在旁側。一疊連聲的說道。快喚他進來！快快喚他進來！少頃。一位女郎姍姍的走到裏邊。笑吟吟地叫了一聲舅舅。樂得蓋誠手舞足蹈。險些從坐車中直跌出來。急向女郎問道。佩瓊。你幾時到這裏的。多年不見你。長成得越覺嫵嫩了。佩瓊答道。今天纔到。特地前來探望舅舅呢。蓋誠道。你來得甚好。我正苦沒人陪伴。你就住在此間罷。說着。命老僕收拾一間臥室。將佩瓊帶來的皮篋安置好了。蓋誠便和佩瓊閒話。叨叨不絕。忽報韻卿來了。佩瓊曉得蓋誠脾氣古怪。急避入內。韻卿款步進

甥女初到
便提親事
盡誠何性
急乃爾

不貪財產
足見志氣
不凡

笑好

室。盡誠問道。來此則甚。韻卿道。姪來有一事請求。欲將平日所繪畫的像數百幅。暫抵在叔父處。添置各種畫具。盡誠立允其請。韻卿大喜。命人將畫取入。盡誠看過了十幾幅。果然畫得甚佳。就寫了一張五百元的銀行支單。交給韻卿收了。陡然想起了一樁事來。向韻卿道。我有一個甥女。意欲許配與你。結爲伉儷。你就算我遺產的繼續人。一份偌大的家私。足供你夫妻一生享用了。韻卿聞言。呆了半晌。方答道。叔父。若說這件事。未敢盲從。我平日所得的潤筆資。足夠我的溫飽。很不願坐享巨產的。況且。表妹。性情。不知。怎樣。又沒有會過一面。豈可孟浪訂這婚約呢。盡誠聽了韻清的話。大爲不然。心裏正待發作。突然跑進一個人來。

韻卿回頭一看。見是菊卿。忙把手兒一招道。好極好極。你來得真是湊巧了。說着。將菊卿按在椅內。低囑道。叔父有好處給你。我却有事要去了。你好生坐着罷。說完了幾句話。向外就走。弄得菊卿糊裏糊塗。坐在椅中。呆發怔。盡誠見韻卿不辭而去。氣往上衝。欲待起身來追。兩腿又是行動。

不得心頭說不出十分焦躁。這個當兒。菊卿不看風色。偏問道。叔父究竟爲着什麼事。可肯給我知道嗎。蓋誠平日雖愛菊卿。却見他一副默頭默腦。遠不及韻卿的活潑。所以很不願將財產給他。如今聽菊卿動問。正觸在氣眼裏。怒喝道。不用你多言多語。快與我跑出去。菊卿見叔父發作老脾氣。不敢往下再問。只得搭訕着走了。

馬屈拍在
馬脚上一
笑

蓋誠急暴
可笑

隔了幾天。菊卿手裏擎着一束花。芬芳撲鼻。逕自走到叔父的書室中來。恭恭敬敬的叫應了一聲。將花送到蓋誠鼻邊。蓋誠掩着鼻子。搖頭道。我生平最怕這個東西。誰叫你擎到這裏來。快給我擎出去。菊卿討了個沒趣。趕緊把花擲在僕人手裏。向叔父連連賠罪。蓋誠怒氣漸消。掉過臉來。正要和菊卿閒話。瞥見佩瓊嫵娜而入。剛欲退避。喚住道。你們見見也好。菊卿撮着笑臉。忙向佩瓊一鞠躬。佩瓊也還了禮。始各坐下。其時蓋誠想把佩瓊許配菊卿。便將此事對菊卿說了。喜得菊卿眉開眼笑。心上的蓮花朵朵開了。誰知佩瓊頗不願意。冲着舅舅說道。甥女年紀尚輕。那婚嫁

婚姻專制
確是害人

咎由自取
氣也無益

女郎之卓
不能及

的。問題儘可緩議。我勸舅舅不要擔這個心罷。蓋誠道你說什麼話。可曉得。女大須嫁四個字嗎。佩瓊道。雖是這樣說。然而細辨這四個字。很是專制。所以我不願受這婚姻。害免得失了我的自由呢。蓋誠怒道。我一片好意。你竟不從我嗎。佩瓊也冷笑道。婚姻是甥兒的自由。誰好來委曲我。話猶未畢。負氣走到外邊去了。只氣得蓋誠暴跳如雷。

那時韻卿已做了畫師。專繪露天油畫廣告等件。這一天城外有一家牛乳公司。請他畫一張極大的廣告。畫得非常得意。誰知旁側立着一個女郎。撲哧的笑了一聲。韻卿不解其意。詢問道。小姐你笑的是什麼。女郎指着畫上的牛道。你畫錯了。大凡牛臥在地上起來的時候。後腳必然先起。如今畫的那條牛。不合姿勢。蹲在那裏。好像人家門首的狗一樣。豈不招人笑嗎。韻卿不信。恰巧附近的地方。臥着一條耕牛。他即上前驅逐。果然後足先起。方信女郎的話。絲毫不爽。很佩服他的見識。比自己高出一倍。這時忽覺腹中疼痛。便囑女郎在此少待。我去去就來。女郎應允。及至韻

原來女郎
也是一位
畫家

不知女郎
爲誰母怪
韻卿不肯
答應
女郎即是
佩瓊今始
提出令人
意想不到

卿回轉。那張廣告上早已畫就。而且活潑如生。韻卿知是女郎所畫。更佩服得五體投地。願與女郎訂爲深交。並邀女郎助已寫畫。說時。望着女郎仰承鼻息。女郎思索了一回。方始點頭應允。從此表面上冒充兄妹。每日出外寫畫。這一來。韻卿的畫名鼎鼎。有好幾家大公司請他畫廣告。誰知女郎心愛韻卿。欲將終身相託。韻卿想起叔父要將表妹訂親。猶恐反對此事。不敢貿然答應。女郎嬌嗔滿面。轉身悻悻而去。

後來韻卿一人自畫。想不到這個女郎。就是表妹佩瓊。那一日。韻卿正在他叔父住宅對面。繪畫煙艸廣告。寫的是鄉村風景。有幾個農人在那裏耕種。畫得入情入理。路上的行人見了。讚不絕口。其時畫誠正坐窗口。眺望。見韻卿從事油畫。非常認真。畫誠很爲歡喜。立刻吩咐老僕。取了一具望遠鏡。從鏡內觀看畫圖。不禁連連叫好。這個當兒。佩瓊姍姍的走到韻卿身旁。細細把玩。覺得這張畫圖。沒甚批評。也就點頭稱讚。韻卿見美人許可。越覺得興致勃然了。正待開口問話。忽聽背後一聲叫喊道。佩瓊妹。

你在這裏做什麼。韻卿回首見是菊卿。已有些沒好氣。要想埋怨他幾句。佩瓊先答道。馱子。你來管我則甚。菊卿聽了。發出馱性。奔過來硬拉佩瓊。菊卿怒起。把手中的黑漆刷。望準菊卿臉上一刷。登時一張白臉。變成了黑鬼。蓋誠在窗前哈哈大笑。韻卿轉身向佩瓊道。你可瞧見吾家叔父在笑嗎。佩瓊聞言。方知韻卿卽是表兄。

兄弟二人相借入室。去見叔父蓋誠。菊卿定要評理。蓋誠一見菊卿。笑個不止。半晌始停住了笑。說道。你真是個馱子。這副鬼臉。還立在人前則甚。菊卿見叔父左袒韻卿。負氣到外邊去了。蓋誠並不喚住他。轉是面帶笑容。命韻卿向佩瓊陪禮。互訂婚約。佩瓊粉面一紅。逃往隔室。韻卿跟隨而入。蓋誠密喚僕人將門關閉。自己身在坐車中。從門隙中向裏面偷窺。見韻卿殷殷的向佩瓊求婚。兩情相洽。互抱接吻。看得蓋誠。樂不可支。頓覺滿身鬆爽。直立起來。數十年的痼疾。一日全愈。說不盡無窮快樂。從此韻卿既得美妻。又得鉅產。真正好運氣呢。

黃金鴛鴦

自是安琪
兒一流人
物

早種情根

從此處引
出下文許
多曲折來

樹頭上有幾隻小鳥羽毛非常的燦爛。一張小嘴裏唱着春晴的歌曲。很是清脆。可聽那樹陰下坐着一位絕色女郎。丰神娟秀。體態婀娜。加着蜷髮金鏡。素抹淡妝。越顯得楚楚動人了。這個時候他的母親翁氏邁步而來。女郎見了嬌滴滴的喚了一聲母親。翁氏道：「曼仙，你那祝家玉雯哥哥新從外國畢業回來了。曼仙聽說喜上眉梢。斜睨秋波。見玉雯西裝打扮。款步近前。笑吟吟握着曼仙的玉手。說道：『多時不見妹妹了。』」妹妹一向好的曼仙見他出洋數年。面上微添蒼色。心中着實憐憫。答道：『上月我寫了一封信寄給哥哥。可曾收到沒有？』玉雯道：『收到的。多承妹妹牽掛。感激得狠。』說着微微笑了一笑。翁氏道：『我們到裏邊用餐去罷。』曼仙答應扶着翁氏。同玉雯進了屋子。早由僕婦們將中膳陳設在桌上了。三人坐下。曼仙動問玉雯外國各處風景。玉雯一一答了。聽得曼仙十分羨慕。少頃食畢。玉雯因有他事。別了翁氏及曼仙。逕自去了。

曼仙楊姓。父名超塵。經營商業。曾在外洋發了一注大財。歸國未久。不幸身亡。遺下一妻一女。坐擁巨資。本處只有兩家親戚。一家是曼仙的姑母。一家姓祝。玉雯是曼仙的姨表兄。此次從外洋畢業歸來。相見後。匆匆而去。曼仙正與母親閒話。忽見僕婦進內報道。喬先生前來拜訪姑娘。現在外邊。曼仙尙未開口。翁氏搶着道。快請喬先生到裏邊坐罷。僕婦應了一聲。返身向外。少頃引着一位白髮衰翁。僂僂而入。見他打扮得非常華麗。一腳踏進室內。見了翁氏。滿面堆下笑來。喚道。嬌嬌。你好呀。翁氏也笑着答道。喬先生你也好。靠你的福強健得狠。那喬先生又轉過頭來。迷着一雙老眼。說道。姑娘幾天沒有相見。花容越加美麗了。曼仙素厭煩這個老頭兒。只得淡淡的對答了幾句。原來這個老頭兒。喚做喬朗齋。年已花甲了。一意愛財貪色。從前跟隨曼仙的父親。到過外洋。歸來後。不及三四年。老妻亡過。他却憤獨宿。定要物色一個繼室。苦沒有人家肯把如花的女兒。去配對這行將就木的老頭兒。他心裏氣得狠。辭了那些媒妁。自

老不服老

此之謂老
騷

此是朗齋
求婚初步

已去。向人求婚。所以竭力從邊幅上修飾起來。把幾根飄飄的白髮。用藥水染黑了。梳了美國式。刷得光亮。嘴上鬚。剃去。裝了滿口的金牙。一張皺皮臉。塗遍了雪花膏。一方白絲巾。洒滿了香水。精走到人前。芬芳撲鼻。你想可笑。不可笑。他見曼仙天真爛漫。秀色可餐。已覺神迷心醉。忘却了自己年齡。一笑要向曼仙求婚。

半晌朗齋說道。此間公園風景絕佳。姑娘何不趁此春光明媚。前去頑一回呢。曼仙尚未答應。翁氏道。喬先生是長輩。既然有興。你不妨同去游玩的。曼仙勉強依從。起身同朗齋前往。少頃進了公園。只見紅男綠女。往來如織。朗齋携了曼仙。就在一座六角亭中坐下。風裏一陣陣透着花香。真令人游目騁懷。朗齋笑向曼仙道。園中景物鮮妍。花開如錦。一經姑娘賞鑒。越覺生色不少。可見花也愛着美人哩。說着。又諂笑了一陣。曼仙聽他譽揚過甚。反覺有些不好意思。頓時梨花臉上。添那一層紅暈。站起嬌軀。走近欄邊。看那亭外一畦芍藥。朗齋愈看愈愛。私忖曼仙若肯嫁我。那時

詭如桃李
其實可愛

我的艷福。一身享用不盡了。便老着臉兒。在着背後笑道。姑娘。我心中有
一樁說不出的事。要求姑娘允我。曼仙不解其意。答道。喬先生有甚心事。
當向我母商酌。怎說求起我來呢。

朗齋笑道。這件事非姑娘自己允許不可。曼仙詫異道。怎麼緣故呢。朗齋
道。自從我老妻死後。鰥居多年了。現在見了姑娘這般天姿國色。使我那
顆心愛慕極了。我想把姑娘娶回去。做一位繼室。不知姑娘意下如何。曼
仙搖首道。這事我不能冒昧應許你的。總要回去同娘斟酌。纔能夠回覆
你罷。朗齋聽了這話。又說道。姑娘。允不允儘管自己作主。令堂素來溺愛
你的。決不來侵犯你婚姻上的自由。曼仙一聞此言。暗忖我與玉哥哥。非
常親熱。情感上也算美滿的了。但記得母親講過。將來把財產授我。須嫁
一老成人。方能保守得往。今朗齋年紀雖老。用情的地方。却勝於玉雲數
倍。想到這裏。未免有些躊躇起來。只得說道。喬先生。我們緩日再談罷。說
畢。珊珊的走出亭外。向花街上閒步去了。朗齋大失所望。書中交代。朗齋

不獨好色
并且貪財

素知曼仙家擁鉅產。心生歆羨。所以在美人跟前。百般獻媚。只要曼仙許了婚事。以後便可坐享財產。做那面團團的富家翁了。今見曼仙走上花街。只得相隨向外。其時天色將晚。游人漸稀。曼仙與朗齋道了別。出園而回。

條忽間。又是一星期了。翁氏年老多病。臥倒床頭。曼仙請了一位著名的醫生。服藥調理。究竟上了年紀的人。一時不見有甚效驗。病勢逐漸加增。曼仙焦急異常。日夜在旁伏侍。衣不解帶。無術挽回。眼見得不濟事了。玉雯聞此信息。也來探視。曼仙私下向玉雯泣道。我家母親勢將不起。妹子是女流之輩。料理喪事一切。總要全仗哥哥的了。玉雯即忙安慰道。妹妹放心。愚兄應當幫同妹妹料理。曼仙十分感激。又說道。還有一事。拜託哥哥。妹子一女流。擬將所有的財產。或寄在哥哥處。或存在信用的銀行裏。悉聽哥哥尊便。玉雯聽說存放財產一節。心中頓費躊躇。却不能不答應他。當即一口應承。曼仙便引領玉雯進了內室。把壁上那扇櫥門一開。裏

玉雯之心
於此可見

少年老成
可佩

略去許多
浮文自是
小說之簡
括法

可笑可笑

面藏着一隻箱子。開了鎖鑰。箱內滿滿藏着黃金。光彩四射。耀人眼簾。另外一隻小箱。盡屬田房契券。玉雯即請曼仙用筆記了數。以便將來查核。事畢向外。僕婦飛奔而至。報告道。太太暈去了。曼仙玉雯趕緊走到床邊。見翁氏雙眼緊閉。喉中只剩得一絲遊氣了。曼仙止不住潸潸淚下。用手撫着母親的胸口。少時翁氏睜開眼來。發着最後的聲音。叫道。曼仙。吾的兒吓。說完。聲低音促。喉間的痰向上湧了。兩頰發赤。眼珠兒一翻。雙足一挺。嗚呼哀哉了。曼仙放聲大慟。哭倒在地。自有玉雯料理喪事。恕作者不一一細表了。

曼仙待母安葬後。移居姑母家內。他的姑母。素性頑固。防維曼仙極嚴。而且這位姑母。最恨洋派。生平一無所好。單單愛一口洋烟。他要避去這個洋字。便叫他福壽膏了。有時玉雯前來探望。他見是西裝打扮。心窩裏就恨出來了。不許曼仙與玉雯交游。有此一段緣由。所以朗齋得能乘隙而入。千方百計。想與曼仙訂婚。便在暗中運動他的姑母。行將成熟。姑母便

讀至此爲
曼仙終身
惜

玉雯來得
湊巧

黃金是假
愛情是真
此時朗齋
心中不知
怎樣快活
咧

慇懃曼仙應諾婚事。曼仙自主不定。寫了兩個鬮。一寫玉雯。一寫朗齋。當天焚香禱告。自己終身究竟托付誰人。那知造化弄人。拈出字鬮。一連三次。都是朗齋。不覺微微一歎。到了第二天。便口頭允許了朗齋。朗齋心花怒放。卽與曼仙的姑母議定了行聘日子。萬不料有中變的事。急向曼仙問道。聽說姑娘的黃金財產。寄在祝玉雯家內。現在應當歸我了。可否請姑娘立刻提取回來。免得落在小人之手。將來多有糾葛。曼仙見他如是心生鄙棄。這纔明白他的用意。不是爲我。爲的是黃金。不覺懊悔。自己魯莽。允他婚約。欲待回答。只見玉雯押着兩個人。擡着兩隻箱子。走來。脫帽和曼仙姑母行禮。姑母掉過頭去。睬也不睬。玉雯毫不介懷。侃侃的向曼仙道。這是姑娘的黃金契券。愚兄特來。原璧歸趙。請姑娘點收。明了我的心跡。曼仙不聽便罷。聽了之時。眼眶一紅。落下幾點淚來。感激的深入肺腑。曉得玉雯的愛情。在我不在黃金。方是真正愛情了。霍的站起身子。抱住了玉雯大慟。玉雯忙將手巾替他拭淚。只氣倒了一個朗齋。

明知好事中變。咕咕的說不出話來。曼仙的姑母也呆在一旁。此時曼仙收了淚。當衆與玉雯訂了婚約。成了這段佳話。

黑獄鴛鴦

獄中里暗

咳！天吓……我薛含梅好不命苦。身禁牢獄中。那個管監婆揚州媽媽。兇悍殺潑。因我沒有化用通監使費。就將我百般凌辱。私刑敲打。不知受了多少皮肉上的痛苦。咳咳。痛苦倒也罷了。只是辜負了母親臨終諄諄囑咐之言。如今母屍未寒。我又埋身獄底。這場不白的冤枉。永無昭雪的日子了。說罷。放聲痛哭。

其狀可怕
又可笑

這時管監婆揚州媽媽。手裏擎着二尺來長一桿旱烟管兒。太陽穴裏貼着頭痛膏藥。擺手擺腳。扭將進來。只見含梅哭得淚人兒一般。心下着惱。把那張血盆似的嘴唇皮一批。三角式的眼睛一漂。兩條手在屁股上一拍。罵道。小蹄子。自從你到了這裏來。沒命子的啼哭。吵得老娘一天到晚頭疼腦脹。諒你不挨打也不肯罷休了。如今我開了天窗和你講一句亮。

神傳阿堵

話。我們做媽媽的。靠什麼吃。無非要幾個使費錢。你收監以後。一毛不拔。監中都和你一樣。媽媽只好餓死了。現在我媽媽寬洪大量。不同你計較。也是體上天好生之德。你還不知好歹。使勁的哭鬧嗎。說着執着那根旱烟管。沒上沒下的亂打。含梅只是嬌啼宛轉。哀哀的懇求道。不是我怨恨媽媽。實因內中有一段隱情。令人好不傷心。揚州媽媽住了手。說道。什麼隱情不隱情。誰耐煩着聽你講。含梅無奈。一手牽住了揚州媽媽的衣服。跪在地下。泣道。媽媽。且請坐下。容我告稟……究竟是甚麼隱情。待作者細細述來。

這是倒叙的筆法

離甘肅省城不遠。地名叫做薛家村。有一位富翁。喚做藍楚寶。一生好善。老妻秦氏。單生一女。取名含梅。愛如掌珠。不料五歲上。楚寶得了一個氣喘重症。醫藥無效。竟然與世長辭了。秦氏因丈夫在日無後。族分中過繼一子。頂替香烟。名叫子楚。十八歲了。秦氏抱孫心切。就替子楚娶了一房媳婦。誰知媳婦進門後。好像金魚缸裏。掉下了一尾黑魚。十分悻潑。動不

惡媳婦

未亡人好
苦

動和婆婆嘔氣。子楚也變了初衷。罵雞打狗。把一個融融洩洩的家庭。鬧得個天翻地覆。朝暮不安。只氣得秦氏兩眼直瞪。淚珠兒一顆一顆咽下肚去。

來得奇突

其時含梅已是十六歲了。出落得丰姿美麗。態度端莊。宛比那芙蓉出水。芍藥籠烟。事母極孝。秦氏聊以自慰。這一天。合當有事。秦氏早上起身。坐在堂中念佛。含梅立在旁側。捏着拳兒。和秦氏搥背。這個當兒。子楚大踏步走到裏面。臉罩濃霜。一言不發。坐將下來。惡狠狠的歎了一口氣。秦氏見他形狀可怕。不敢動問。只顧閉着眼睛。念那救苦救難觀世音經。含梅也奔回繡房中躲避。子楚把桌了一拍。開口就罵道。老賤物。好好一個媳婦兒。你言語之中。常常去凌辱他。這倒猶可。不該背後向人談論。說什麼媳婦早死。一日。早好。一日。媳婦聽人家告訴了。受了這種悶氣。昨天飯都沒有吃。此刻肝氣痛得狠利害。不是你老賤物鬧出來的嗎。秦氏一聽。却摸不着頭路。這些話有影無形。從那裏來的呢。早氣得索索亂抖。格格的

乞憐子婦
吾不禁爲
秦氏苦矣

原來小人
進讒

說道。做娘的從未得罪過媳婦。況且我足不出戶。那得和人家談論的。吓你是個明白人。大概也知道做娘的爲人了。子楚啞了一聲。咆哮道。花言巧語。你還敢在我面前抵賴嗎……前日水月庵裏的當家師太色空。不是來過的嗎……昨天媳婦上庵裏去燒香。他告訴了這番話。媳婦回來。立刻就和我嘔氣的。秦氏聞言。連忙解釋道。這是小人的讒言。請媳婦休要聽他。反增氣惱。子楚怒道。不給個利害與你。你也不肯實說這句話。說着。望準秦氏兜心一拳。秦氏一聲阿呀。跌倒在地。

含梅聞聲出視。只見他母親秦氏仰臥地上。搶步過來。攙扶秦氏。秦氏面色灰白。究竟上了年紀的人。一口氣回不過來。見了女兒含梅。含着一眶血淚。用手指着子楚。向含梅道。你：你要替我報：報讐。說畢。兩眼往頭裏一插。氣望上升。可憐秦氏嗚呼哀哉了。含梅磕倒在母親身上。放聲大哭。子楚也驚呆了。不則一聲。那個惡婦聞信趕到。厲聲嚷道。好好好。一個姑娘家。胆敢把母親謀死。這還了得。又冲着子楚。先丟了一個眼色。說道。

了結秦氏

其語惡其
計毒

其勢洶洶

你這顧呆着則甚。還不去報官嗎。子楚會意。飛奔到縣衙裏。拚命的擂鼓喊冤。

好笑

縣官正在簽押房中。和着他信用的紹興師爺。對面躺着抽大煙。室中烟霧迷漫。好像下了一重大霧。正吸得高興時候。慌慌張張跑進一個僕人。打了一個扞道。啟稟老爺。有百姓鳴鼓伸冤。老爺聽了。一骨碌跳起身來。跟跟踉踉飛奔而出。紹興師爺在後跟着。不知如何在門檻上絆了一交。一個狗吃屎。早把一副玳瑁邊墨晶大圓眼鏡。跌得粉碎。其時縣官升堂。兩旁衙役三班。吶了一聲喊。子楚跪下。稟道。小民薛子楚。今日早晨歸家。見母親秦氏在佛堂念經。退回自己房中。不多一回。母親竟被妹子含梅謀斃。身死倒地。請官相驗。縣官聽得是逆倫案件。拚命捋着幾根小鬚鬚。嚷道。這這這還了得。快提轎伺候。差役等應了一聲。是。縣官上了轎。即命子楚引導。到了薛家。出轎進內。升坐公案。先喚地保問了幾句。然後命件作相驗。那惡婦暗封了二十金。輕輕遞與件作手內。件作報了好幾處傷。

金錢魔力

痕。填明屍格。縣官不由分說。將含梅帶回衙門。審問口供。子楚夫婦商量妥當。兌了三百兩紋銀。打發家人。秘密送與縣官。說這一些小孝敬。請老爺賞收。又上上下下化了二百兩銀子。這一來。就叫錢可通神。那縣官回轉衙中。過足了烟癮。分付晚堂伺候。將含梅帶到堂上。不顧死活。拶子皮鞭。逼他招認。含梅嬌怯怯的身子。那裏經受得起。可憐屈打成招。畫了口供。發往女監收禁……含梅說到這裏。嗚咽不能成聲。把個揚州媽媽聽得怒一回。哭一回。說道。好姑娘。他們把你抗死了。你如今不要把身子苦壞。才是時候不早。也該歇息歇息了。含梅答應了一個是……

此處轉到
正文
揚州媽媽
尚有人心

倏忽間。又是半月了。這天有人來探女監。揚州媽媽把監門一啟。問探的是誰。那人先遞過一個小銀包。方說道。我要見薛含梅小姐的。揚州媽媽笑逐顏開。將那人引至裏面。含梅見了那人。只叫了一聲哥哥。底下却哽住了咽喉。再也說不出一字來。原來那人是秦氏的姪兒。喚做秦耀華。今年纔二十歲。論他的文。則學問淵博。論他的武。則技擊精通。此刻從北京

使貪官亡魂喪胆
者並不用虛實
叙却之故
妙筆

歸省探訪姑母。得了這個信息。便來探監。含梅哽咽了半晌。將始末根由。告訴了耀華。耀華心中大怒。却安慰了含梅一番。匆匆辭去。翌日。縣官上房起身。只見桌子上插着一柄明晃晃的尖刀。旁邊兩顆血淋淋一男一女的人頭。嚇得縣官胆戰心驚。顛巍巍的說道。嚇……嚇死我了。正在這個當兒。外面飛也似的進來一名長隨。縣官忙問道。何事驚慌。那長隨喘了一回氣。始稟道。今據地保報告。薛家村薛子楚夫婦。昨天夜裏門不開。戶不開。給人雙雙殺死。還有一樁怪事。人頭都不知那裏去了。正說着。一回頭。見桌上兩顆人頭。咋舌道。兀的不是子楚夫婦的首級嗎。縣官剛待回答。那揚州媽媽也搶步入內。稟道。老爺不得了。監中的薛含梅逃了。縣官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搖着手道。你們不要聲張。快把人頭埋了。倘若追究起來。本縣的頭也保不了。子楚夫婦被人殺死。糝糝糊糊。當他一件疑案辦就算了。原來耀華夤緣殺了子楚夫婦。到縣官上房中。本想把縣官也殺了。恐怕事情鬧大。不能脫身。所以攔下人頭血刃。立

點明黑獄
鴛鴦四字

兒女性情
活潑可愛

白頭鴛鴦

卽進監救了含梅。連夜起程。邁返京師。未及兩月。民國改造。耀華和含梅。結爲夫婦。並請名畫家繪了一幅黑獄鴛鴦圖。倩人題咏。留爲韻事。云云。

草地上。一對小兒女。在那夕陽影裏。打着鞦韆。遊戲活潑潑地。別有天眞爛漫的態度。那小兒說道。慧琴妹妹。你瞧那天邊。不知誰家放的紙鳶。真奸頑哩。慧琴道。鑑雲哥哥。你愛着紙鳶。我家裏現有的呢。鑑雲歡喜道。妹妹快去取來。你我施放可好。慧琴點點頭。轉身自去。少頃取了一隻蝴蝶式的紙鳶。笑嘻嘻的來了。鑑雲迎將上去。接在手裏。施放起來。紙鳶乘着長風。飄然在空中蕩漾。那兩支蝴蝶翅兒。顛巍巍地十分好看。書中交代。鑑雲姓裴。今年一十四歲了。父母愛如拱璧。慧琴是他的表妹。覆姓歐陽。少鑑雲一歲。同居一宅。兩家父母合請了一位通儒。教他兄妹讀書。兩小無猜。非常親熱。這天散學後。放了一回紙鳶。時已傍晚。方把紙鳶收下。攜手而歸。

有事即長
無事即短

從前消息
滯笨致有
此等景象

警信突來

韶光易過。又是一固多年頭了。慧琴的父母因女兒年已長大。不放他讀書。閒來學繡刺花。鑑雲失了一個書房伴侶。頓覺悵悵不樂。父母見他沒精打采。曉得他心中之意。便挽了媒妁。和慧琴父母提議親事。兩家本屬姑表親。一說便合。鑑雲是更加歡喜。不消說專心讀書。一意進取功名了。兩年後。鑑雲的父母望孫心切。就替鑑雲擇吉成親。俗語說得好。有錢不消週時辦。兩家雖住在一個宅子內。俱各懸燈結彩。預先發了請帖。遍邀親戚。到了正日。將要請出新人拜堂時候。忽然一個家人。歪戴了帽兒。跟踉蹌蹌的奔到裏面來。口中格格格的說道。不好了！不好了！鑑雲的父親慌問道。爲着何事。這樣的驚慌。那家人指手劃腳的答道。剛纔一隻報馬。經過門前。聽說欽差大臣和春不發軍餉。丹陽大軍譁變。四處潰散。張嘉祥騎馬投河。盡忠而死。太平軍乘虛直入。現在常州已經失守了。鑑雲的父親聽了這個警信。大吃一驚。軟化在椅子上。險些暈了過去。其時衆賀客個個慌張。人人害怕。爭來詢問家人。廳上秩序紛亂。鑑雲在

太平軍慘無人道人
故呼爲長毛

可惜慧琴
之花容祇
此一見

分離之兆
玉鐲爲下
文伏線
長毛之裝
束可發一
笑

內得了這道消息也。驚得面如土色。兩手亂搓。歎道：這……這……這便怎處。我與慧琴表妹。方期做了夫妻。遂我的心願。不料好事多磨。偏有這長毛與我作對。可恨吓可恨。說罷。泫然淚下。這時媒妁也嚇昏了。衆人面面相覷。毫沒一些兒主張。還是鑑雲的母親。忙中有細。向衆道：我們無錫地方。離常州雖不甚遠。只有一百多里路程。長毛未必立刻就來。我們儘可放心。不要誤了良辰。衆人深以爲然。恢復了原狀。少時喜伴扶出新人。鼓樂雜作。簫管齊鳴。兩新人交拜天地。又拜過了祖先。與諸親尊長見了禮。事畢。送入洞房。挑去方巾。鑑雲一眼瞧去。見慧琴珠圍翠繞。錦簇花團。越顯得梨渦含暈。杏眼生春。真個是絕世的花容了。當卽並肩坐下。執着玉手問話。慧琴嬌羞無限。把手縮回。不知如何。嚙的一聲。將手上那隻翡翠鐲。跌爲兩半。鑑雲連忙拾起。這個當兒。外面一陣亂嚷。叫喊連天。鑑雲拾了半隻鐲子。撇了慧琴。搶步向外。只見賀客紛紛奪門而逃。父母抱在一處。號啕痛哭。誰知門外冲進幾個長毛。頭上紮着紅布。身上穿着洒花的女

可慘之至

襖。手中執着明晃晃的鋼刀。不問情由。把鑑雲的父母。雙雙劈死。

慧琴父母
諒亦同罹
於難

令人慘不
忍睹

鑑雲一嚇。幾乎哭出聲來。慌的藏在桌子底下。抖做一團。但見長毛魚貫進內。少頃搶了慧琴。一路哭喊出來。那長毛肩頭上。披了一條大紅裙子。搖搖擺擺的顧盼自豪。揚長去了。這時鑑雲心頭。宛如萬箭攢聚。淚如雨點般直淌下來。既痛父母被殺。又痛慧琴被搶。頃刻間家破人亡。妻離財散。只剩孑然一身。暗恨道。噯！我也顧不得許多了。還是逃命要緊。說着回到裏邊。見一個老媽子。殺死在房門跟前。血花濺了滿地。跨進房內。妝臺上。那對花燭。熒熒點着。止不住傷心。一回箱篋都推翻在地。值錢的東西。早已一古腦兒擄去了。幸而一隻首飾匣。放在枕畔。並未取去。急忙揣在懷裏。返身出外。乘夜來到街上。只見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靜悄悄的。雞犬無聲。却不見長毛的蹤跡。放膽向前。將近城邊。遠遠見城門內。站着二三十個長毛。雙門緊閉。不許閒人出入。鑑雲一想。這倒難了。怎生逃出圍城呢。只得偷偷摸摸。挨將過去。沿着城腳。走到無人所在。一步一跌的

天不絕人

爬上了城頭。剛纔立定。一隊長毛持着火把。巡哨過來。這一嚇。非同小可。搶步趕到城壕內。找一藏身的所在。可巧城壕裏有個泥穴。慌忙匍伏入內。將一堆亂草掩護了身子。屏息等了一回。聽得脚步聲去遠了。方敢起身向外。意欲跳城而下。探首向城外一望。黑沉沉的看不出什麼。偷然失足下去。性命難保。正爲難間。瞥見地上擱着一根極粗的繩子。暗說一聲。僥倖。將繩取在手中。一端縛住雉堞上。一端拋向城外。冒險縋繩而下。逃奔性命去了。

再說慧琴被長毛擄去。自分必死。所以並不悲啼。那知這幾個長毛。見了慧琴的花容美麗。一個個起了淫心。拖到無人之處。將慧琴放在地上。欲行強暴。這也是慧琴不該受污。暗中自有神靈保護。這個當兒。一個長毛好像犯了神經病般。兩眼發直。先將身畔立的長毛。手起刀落。一顆頭顱。滴溜溜吊下。其餘的三個長毛。見他殺了自己人。喝道。抄你的祖宗。你昏了嗎。怎麼殺起自己人來啦。這女子是公同搶來的。大家可以打水泡的

確是長毛
口吻

此是天佑
慧琴使長
毛自相殘
殺洵屬快
事

至此告一
段落

呢。那個長毛瞪着眼。不待他們說完。舞動手中鋼刀。直取三個。四個長毛打在一處。刀來鎗往。真是一場大決鬪。嚇得慧琴戰戰兢兢。雙手遮着了眼。不敢仰視。誰知那個長毛。猛勇異常。鬪不到十來個回合。又殺死兩個長毛。只剩得一對一了。兩人酣戰多時。彼此都有些不支了。那個長毛將槍分心刺去。正中對面的長毛身上。對面的長毛猛可的還手一刀。砍在肩頭。兩人各着了痛。翻身倒下。慧琴睜眼一看。兩個長毛受傷倒地。在那裏呻吟呼痛。心中大喜。慌忙掙扎起身。忽地那個長毛。負着痛爬將過來。伸手抓住慧琴裙角。此時慧琴。急中生智。在地下拾了一把鋼刀。拚着性命亂砍。把那個長毛的頭顱劈了幾片。嗚呼哀哉了。方得飛奔逃遁。可憐他足小伶仃。早累得嬌喘吁吁。香汗盈盈。正當窘急之際。幸喜那邊城墻坍塌了數丈。有一缺口處。即是方纔長毛攻城時。用炮轟開的。却便宜了慧琴。逃出城關。我且慢提。

且說鑑雲轉輾到了上海。在路數月。吃盡了千辛萬苦。便將首飾變了銀

錢做些小本生意。克勤克儉。手頭也寬裕了。心中却時時想起慧琴。不禁
愴然神往。立志不再納室。守着獨身主義。有人勸他娶一小星。他終一口
回絕。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覺三十多年了。鑑雲
已有五十餘歲。髮逆亂事早平。他在上海城內開設了一月布莊。每年盈
餘頗豐。便欲回鄉一行。即日買舟返錫。一路而來。這天船到了蘇州。停泊
在楓橋寒山寺。推窗眺望野景。想起從前境遇。撫舫傷感。揮了幾點老淚。
忽見那邊水灘上。有一個白髮老嫗。在那裏汲水。面容很有些相熟。彷彿
像當年慧琴的母親。甚是奇異。邁步登岸。蹣跚將過去。那老嫗提水返身去
了。却從懷中弔下一件東西。鑑雲拾起一看。原來是半隻翡翠鐲。失聲喊
道。老姐姐弔失東西了。老嫗回轉頭來。說道。阿呀。我怎的這樣粗魯。說着
伸手要取。鑑雲道。且慢。你莫非覆姓歐陽麼。老嫗道。老身正是。客官何以
知曉。鑑雲止不住兩行眼淚。慘聲說道。我就是你丈夫裴鑑雲。說時。也把
半段鐲子取出。合在一處。慧琴撇了水桶。抱頭大哭。彼此說不盡千言萬

不云貌似
慧琴而云
似慧琴之
母想見慧
琴已老不
像當年之
慧琴矣

義夫節婦
應當欽敬

語鑑雲只問他近日情形。慧琴道。我一向在外幫傭。現在此處王家。鑑雲聽他並未失節。愈加敬愛。便一同來到王家。辭謝主人。主人得悉二人情節。也是十分欽敬。相送到船上。珍重而別。這一對夫妻。破鏡重圓。因定名曰白頭鴛鴦。





三十六鴛鴦下集

遊戲鴛鴦

點出五種
遊戲是文
家總冒法

緣楊影裏。却有一男一女在那裏閒話。男的說道。吾愛。我們只管在此枯坐。乏味得緊。也該尋些遊戲來。消遣消遣。打破這個愁悶纔好。女的點頭。尋常的遊戲有甚好頑。你我須要做一個比賽遊戲。如踢球、跑馬、游泳、繫劍、踏自由車之類。這纔有趣味哩。男的掩着兩耳。搖頭道。吾愛。我生平最愛這五樣。最怕的也是這五樣。動不動就要闖禍的。女的道。那可不依。只要你自己留意些。還怕闖出什麼禍事來。那個男的沒奈何。勉強應允。原來這個男的喚做石癡珠。索性獸慾。勇力過人。因此同學們都叫他癡子。又替他取了一個石敢當的雅號。他在上海精武會舉過業。體育運動也是一員健將。可惜作事魯莽。未免美中不足了。那女的是他愛妻華碧蓮。本係會中女生。精擅技擊。同校時互相戀愛。便結爲自由夫婦。今日說



257.18

428

:2

得高興。二人回進屋中各換了一身運動衣服。奔到外邊。這一來。却引出下文許多笑話來了。

踢球遊戲

這時癡珠捧着一個足球。一步一縱的走到柳陰之下。碧蓮在後跟着。用白粉劃了界線。一東一西。對面設立球門。却没有衝鋒守門等名目。將球置在中央。碧蓮喚癡珠先踢。癡珠並不稍讓。飛起一脚。球向對面滾來。將近球門跟首。碧蓮橫下身子一擋。突然躍起。還了一腳。那個球疾如流星。滴溜溜的滾入東邊球門中去了。癡珠要想還腳。已是不及。比賽時。看的人倒也不少。見癡珠輸了一球。都隨聲附和的拍起手來。癡珠心頭着惱。拚命亂踢。誰知碧蓮那邊球門。好像銅牆鐵壁。再也踢不進去。正惱恨間。不知不覺又被碧蓮踢進了一球。看的人又是一陣譁笑。內中有個呂二歪嘴說道。那個女的本領。輕靈快便。實在好得很。男的真是個飯桶。一個教書的。纏夾先生答道。飯桶。尚可作盛飯之用。他竟敵不過一個女子。只怕連飯桶都不如呢。這句話。恰恰被癡珠聽得。不由的氣上加氣。暗想這

癡珠連輸
三球莫怪
纏夾先生
要笑了
這是第一
次鬧禍

跑馬遊戲

好笑

個人好生可惡。不叫他吃些苦頭。怎知我的利害呢。心裏一轉念頭。碧蓮又踢進一球。笑得纏夾先生前仰後合。腰都哈得挺不直了。癡珠看的眼裏。怒氣勃勃。將球一脚踢起。直望纏夾先生面門上打來。纏夾先生並未留心。正打一個着。將纏夾先生戴的銅邊。窮昏眼鏡。打得粉碎。纏夾先生眼前一黑。跌一個烏龜朝天。爬都爬不起來。幸虧呂二歪嘴。將他扶起。一件兩接的長衫。上跌了一大塊爛污泥。十分肉痛。正想向踢球交涉。只見他夫妻二人飛也似的走了。

下一天。夫妻二人舉行跑馬比賽了。在那馬棚裏牽出兩匹馬來。一匹是棗驢馬。一匹是青鬃馬。二人飛身上騎。加了幾鞭。那馬撥開四蹄。潑刺刺直奔大道而來。路上的行人東躲西閃。起先碧蓮在後。癡珠在前。相隔不過十來步路。碧蓮將絲繩一捨。兩腿一擡。馬像箭一般躡將過去。早追出了癡珠的馬。癡珠急了。眼看碧蓮馬已去遠。比賽又輸。更加慌張。一連在那馬屁股上打了二三十鞭。誰知那匹馬的性子異常倔强。一經受打。兩

第二次圍
禍

好看

擊劍遊戲

雙前蹄竟直立起來打了一個羊椿。癡珠在馬上險些兒倒栽下來。馬又大發其性在地上只是團團的打轉。癡珠那裏控制得住。不知怎樣這馬向斜刺裏一躡奔入那家磁器鋪中。早將陳列的碗碟兵兵乒乒打得像雪片一般。店主慌做一團身軀躲在桌底下。索索的亂抖。牙齒不住的打架。這個當兒來了幾名巡警。抓住他的馬嚼環。癡珠暗想不好。若到了警署。非但賠償磁器店損失。還要丟了自己的臉。忙將兩腿用力一夾。領鬃毛上一把那馬吃了痛。從店中躡到街心。疾駛而去。巡警們抓他不住。一齊跌倒在碎碗中。顧不得手頭。皆血扒起來。緊緊追趕。在後狂吹着警笛。癡珠跨馬如飛。遠遠地見碧蓮。竚馬相待。喊道快回去罷。又闖下禍來。二人兜抄小路到了馬棚。翻身下馬進了屋子。緊緊把門閉上。及至巡警趕到。並不見他們影蹤。只得拖着木棍兒垂頭喪氣而回。

到了來朝。夫妻用過了中餐。結束停當。各執了一把劍。來到室外的草地上。驚動了左右鄰人。見那個頑意兒新鮮得很。都撇着正事來瞧。可笑那

誰叫你瞧
熱鬧
形狀可笑
正說的是
纏夾話

位纏夾先生新買了一副眼鏡。已把前日的痛苦忘了。也混在人叢中。做那旁觀的一份子。癡珠與碧蓮立定了步位。方始你一劍。我一劍。鬪將起來。在這當兒。癡珠暗暗快活。今番比劍。穩穩取勝了。二人一來一往。鬪得十分劇烈。看客們個個拍手喝彩。癡珠勇敢異常。碧蓮竟有些不支了。只望後面倒退。癡珠步步進迫。又防碧蓮用的是狡計。名爲誘敵。法恰巧。癡珠的劍直刺過來。碧蓮將嬌軀一閃。癡珠劍落了空。被碧蓮用力一擊。那癡珠的劍竟和手宣告脫離。飛了出去。說也作怪。恰恰飛過纏夾先生的頸邊。還虧劍沒有開過口。纏夾先生覺得頸上一冷。嚇得魂魄飛散。磕倒在地。號啕痛哭。癡珠也呆了。慌忙趕將過去扶他起身。纏夾先生哭道。父母之體。不可毀傷。如今我的頭顱都毀了。怎對得起地下的先父先母呢。說罷。更是哭得淒慘。癡珠忍不住將他腦袋拍了一下。說道。你不是昏了麼。沒有了頭顱。還能夠開口講話嗎。纏夾先生用手一摸。果然那顆頭好端端在頸上。這纔心定。癡珠拾起了劍。向碧蓮道。吾愛。我竟又輸給了你。

足見女將軍的手段。出類超羣。碧蓮靦然微笑。挽着碧蓮的手。回至室中休息。

遊泳遊戲

此一段可
稱鴛鴦戲
水

癡珠絕早抽身。換了遊泳的衣服。偕同碧蓮赴海濱。二人卸去外罩。聳身入水。望前遊去。以海角那座燈塔爲目的地。先到者卽佔優勝。二人一鼓作氣。用力遊泳。豈料離燈塔不遠。却有一隻極大的漁船。撒網捕魚。癡珠正游得高興。忽將身子鑽入水中。打了一個蒙子。誰知冒將上去。却巧在魚網裏。頭休想掙扎得出。漁船上的人見網大動。喊道：大魚！大魚！快把網吊起來。只聽得軋軋一聲響。魚網漸漸收起。離了水面。癡珠被網裹住。已是動彈不得。只得由他們吊上船去。漁人一看驚駭道：不是魚！是個人！連忙將網拉開。癡珠一骨碌跳起身子。罵道：你們這班瞎眼東西。竟把我當作了大魚。實在可恨。說着將漁人打了一巴掌。衆漁人大怒圍住了癡珠。亂打那裏。是癡珠的對手被他一個個打倒。其時碧蓮游了一回。不見癡珠。心中大奇。回轉頭來。瞧見癡珠在漁船上。同人廝打。急忙游

自由車遊
戲

將過來。攀登上船。止住了癡珠動手。向漁人道歉。其事遂寢。

癡珠連輸了幾次。比賽興致。早已減了大半。因與妻子約定。尙有一次自由車的比賽。只得勉強同碧蓮上了自由車。在那條長堤上。一直駛來。癡珠拚命的亂踏。滔滔滾滾。彷彿流星趕月一般。碧蓮那裏追得上。真有望塵勿及之歎了。癡珠正踏着前行。忽聽得後頭的車輪。砉然一聲。早和前面的輪盤。宣告脫離關係。雖吃了一驚。却還把持得定。癡珠自負其能。仍踏着單輪向前。不肯中止。怎奈那個車輪。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作起怪來。好像馬戲班裏小丑。踏着自由車。頑耍稍不留意。連人帶車。跌入污泥田裏去了。及至碧蓮趕到。癡珠從田中爬起。身上雖未受傷。却跌得像泥鳥龜一樣。碧蓮忍不住吃吃作笑。替他脫去了外罩的衣褲。揩抹了一回。方始同坐着一部自由車。飛駛歸家。自此以後。這一對鴛鴦。不再作比賽的遊戲了。我做書的也只得宣告閉幕。

這般形景
倘被纏夾
先生見了
一定說是
他的報應
一笑

滑稽鴛鴦

857.18

428

:2

點出五種
遊戲是文
家總冒法

三十六鴛鴦下集

遊戲鴛鴦

綠楊影裏。却有一男一女在那裏閒話。男的說道。吾愛。我們只管在此枯坐。乏味得緊。也該尋些遊戲來。消遣消遣。打破這個愁悶纔好。女的點頭道。尋常的遊戲有甚好頑。你我須要做一個比賽遊戲。如踢球、跑馬、游泳、擊劍、踏自由車之類。這纔有趣味哩。男的掩着兩耳。搖頭道。吾愛。我生平最愛這五樣。最怕的也是這五樣。動不動就要闖禍的。女的道。那可不一。只要你自己留意些。還怕闖出什麼禍事來。那個男的沒奈何。勉強應允。原來這個男的喚做石癡珠。素性猷獫。勇力過人。因此同學們都叫他癡子。又替他取了一個石敢當的雅號。他在上海精武會畢過業。體育運動。也是一員健將。可惜作事魯莽。未免美中不足了。那女的是他愛妻華碧蓮。本係會中女生。精擅技擊。同校時互相戀愛。便結爲自由夫婦。今日說

A 213030



得高興。二人回進屋中。各換了一身運動衣服。奔到外邊。這一來。却引出下文許多笑話來了。

踢球遊戲

這時癡珠捧着一個足球。一步一縱的走到柳陰之下。碧蓮在後跟着。用白粉劃了界線。一東一西。對面設立球門。却沒有衝鋒守門等名目。將球置在中央。碧蓮喚癡珠先踢。癡珠並不稍讓。飛起一脚。球向對面滾來。將近球門跟首。碧蓮橫下身子一擋。突然躍起。還了一腳。那個球疾如流星。滴溜溜的滾入東邊球門中去了。癡珠要想還腳。已是不及。比賽時。看的人倒也不少。見癡珠輸了一球。都隨聲附和的拍起手來。癡珠心頭着惱。拚命亂踢。誰知碧蓮那邊球門。好像銅牆鐵壁。再也踢不進去。正惱恨間。不知不覺又被碧蓮踢進了一球。看的人又是一陣譁笑。內中有個呂二歪嘴說道。那個女的本領。輕靈快便。實在好得很。男的真是個飯桶。一個教書的纏夾先生答道。飯桶。尚可作盛飯之用。他竟敵不過一個女子。只怕連飯桶都不如呢。這句話。恰恰被癡珠聽得。不由的氣上加氣。暗想這

癡球連輸
三球莫怪
纏夾先生
要笑了
這是第一
次鬧禍

跑馬遊戲

好笑

個人好生可惡。不叫他吃些苦頭。怎知我的利害呢。心裏一轉念頭。碧蓮又踢進一球。笑得纏夾先生前仰後合。腰都哈得挺不直了。癡球看在眼裏。怒氣勃勃。將球一脚踢起。直望纏夾先生面門上打來。纏夾先生並未留心。正打一個着。將纏夾先生戴的銅邊窮昏眼鏡。打得粉碎。纏夾先生眼前一黑。跌一個烏龜朝天。爬都爬不起來。幸虧呂二歪嘴。將他扶起。一件兩接的長衫。上跌了一大塊爛污泥。十分肉痛。正想向踢球的交涉。只見他夫妻二人飛也似的走了。

下一天。夫妻二人舉行跑馬比賽了。在那馬棚裏牽出兩匹馬來。一匹是賽驢馬。一匹是青鬃馬。二人飛身上騎。加了幾鞭。那馬撥開四蹄。潑刺刺直奔大道而來。路上的行人東躲西閃。起先碧蓮在後。癡球在前。相隔不過十來步路。碧蓮將絲繩一拎。兩腿一擡。馬像箭一般躡將過去。早追出了癡球的馬。癡球急了。眼看碧蓮馬已去遠。比賽又輸。更加慌張。一連在那馬屁股上打了二三十鞭。誰知那匹馬的性子異常倔強。一經受打兩

第二次圍
禍

好看

擊劍遊戲

隻前蹄竟直立起來。打了一個羊椿。癡珠在馬上險些兒倒栽下來。馬又大發其性。在地上只是團團的打轉。癡珠那裏控制得住。不知怎樣。這馬向斜刺裏一躡奔入那家磁器鋪中。早將陳列的碗碟。兵兵。兵兵。打得像雪片一般。店主慌做一團。身軀躲在賬桌底下。索索的亂抖。牙齒不住的打架。這個當兒來了幾名巡警。抓住他的馬嚼環。癡珠暗想不好。若到了警署。非但賠償磁器店。損失還要丟了自己的臉。忙將兩腿用力一夾。領鬃毛上一把那馬吃了痛。從店中躡到街心。疾駛而去。巡警們抓他不住。一齊跌倒在碎碗中。顧不得手頭。皆血扒起來。緊緊追趕。在後狂吹着警笛。癡珠跨馬如飛。遠遠地見碧蓮。跨馬相待。喊道。快回去罷。又闖下禍來。二人兜抄小路。到了馬棚。翻身下馬。進了屋子。緊緊把門閉上。及至巡警趕到。並不見他們影蹤。只得拖着木樞兒。垂頭喪氣而回。

到了來朝。夫妻用過了中餐。結束停當。各執了一把劍。來到室外的草地上。驚動了左右鄰人。見那個頑意兒。新鮮得很。都撇着正事來瞧。可笑那

誰叫你瞧
熱鬧
形狀可笑
正說的是
纏夾話

位纏夾先生新買了一副眼鏡。已把前日的痛苦忘了。也混在人叢中。做那旁觀的一份子。癡珠與碧蓮立定了步位。方始你一劍我一劍。鬪將起來。在這當兒。癡珠暗暗快活。今番比劍。穩穩取勝了。二人一來一往。鬪得十分劇烈。看客們個個拍手喝彩。癡珠勇敢異常。碧蓮竟有些不支了。只望後面倒退。癡珠步步進迫。又防碧蓮用的是狡計。名爲誘敵。法恰巧。癡珠的劍直刺過來。碧蓮將嬌軀一閃。癡珠劍落了空。被碧蓮用力一擊。那癡珠的劍竟和手宣告脫離飛了出去。說也作怪。恰恰飛過纏夾先生的頸邊。還虧劍沒有開過口。纏夾先生覺得頸上一冷。嚇得魂魄飛散。磕倒在地。號啕痛哭。癡珠也呆了。慌忙趕將過去扶他起身。纏夾先生哭道。父母之體不可毀傷。如今我的頭顱都毀了。怎對得起地下的先父先母呢。說罷。更是哭得淒慘。癡珠忍不住將他腦袋拍了一下。說道。你不是昏了麼。沒有了頭顱。還能夠開口講話嗎。纏夾先生用手一摸。果然那顆頭好端端在頸上。這纔心定。癡珠拾起了劍。向碧蓮道。吾愛。我竟又輸給了你。

足見女將軍的手段。出類超羣。碧蓮驕然微笑。挽着碧蓮的手。回至室中休息。

遊泳遊戲

此一段可
稱鴛鴦戲
水

癡珠絕早抽身。換了遊泳的衣服。偕同碧蓮赴海濱。二人卸去外罩。聳身入水。望前遊去。以海角那座燈塔爲目的地。先到者卽佔優勝。二人一鼓作氣。用力遊泳。豈料離燈塔不遠。却有一隻極大的漁船。撒網捕魚。癡珠正游得高興。忽將身子鑽入水中。打了一個蒙子。誰知冒將上去。却巧在魚網裏。頭休想掙扎得出。漁船上的人見網大動。喊道：大魚！大魚！快把網吊起來。只聽得軋軋一聲響。魚網漸漸收起。離了水面。癡珠被網裏住。已是動彈不得。只得由他們吊上船去。漁人一看。驚駭道：不是魚！是個人！連忙將網拉開。癡珠一骨碌跳起身子。罵道：你們這班瞎眼東西。竟把我當作了大魚。實在可恨。說着。將漁人打了一巴掌。衆漁人大怒。圍住了癡珠。亂打那裏。是癡珠的對手。被他一個個打倒。其時碧蓮游了一回。不見癡珠。心中大奇。回轉頭來。瞧見癡珠在漁船上。同人廝打。急忙游

自由車遊
戲

將過來。攀登上船。止住了癡珠動手。向漁人道歉。其事遂寢。

癡珠連輸了幾次。比賽興致早已減了大半。因與妻子約定。尚有一次自由車的比賽。只得勉強同碧蓮上了自由車。在那條長堤上。一直駛來。癡珠拚命的亂踏。滔滔滾滾。彷彿流星趕月一般。碧蓮那裏追得上。真有望塵勿及之歎了。癡珠正踏着前行。忽聽得後頭的車輪。砉然一聲。早和前面的輪盤。宣告脫離關係。雖吃了一驚。却還把持得定。癡珠自負其能。仍踏着單輪向前。不肯中止。怎奈那個車輪。忽左忽右。忽前忽後。作起怪來。好像馬戲班裏小丑。踏着自由車。頑耍稍不留意。連人帶車。跌入污泥田裏去了。及至碧蓮趕到。癡珠從田中爬起。身上雖未受傷。却跌得像泥烏龜一樣。碧蓮忍不住吃吃作笑。替他脫去了外單的衣褲。揩抹了一回。方始同坐着一部自由車。飛駛歸家。自此以後。這一對鴛鴦。不再作比賽的遊戲了。我做書的也只得宣告閉幕。

這般形景
倘被癡珠
先生見了
定說是欺
他的報應
一笑

滑稽鴛鴦

滑稽的開
場白

三十六鴛鴦 下集

八

呼嚕！呼嚕！這是個什麼聲浪。諒閱者也猜不出來。原來那路旁的木柵邊。睡着一個少年。把腦袋枕在狗的背上。濃濃好睡。鼻子裏拉着極長的回聲。好像汽車上擰着喇叭一般。他是誰呢。作者須得交代明白。方好將他滑稽的艷史。慢慢的寫將出來。給閱者笑一個肚子痛哩。此人姓祝。表字百齡。上無父母。下無弟妹。是一個單身漢子。平日最喜滑稽。說出話來。挿科打渾。無微不至。所以人家遇見了他。頓開笑口。就將他祝百齡三字。順口喚做卓別靈了。

百齡正當濃睡的時候。可巧路旁挑過一副牛肉擔子。那隻狗嗅着牛肉的香味。猛從頭畔使勁兒跳將出來。百齡夢中一嚇。連忙立起身軀。揉了一揉眼。從木柵中鑽到外面。只見那隻狗。跟隨着牛肉。擔搖尾乞食。百齡趕過去。將狗牽住。隨手在衣袋中一摸。不要說銅圓。連那砂壳兒都沒有。止剩了空空的一個袋兒。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老着脸。向賣牛肉的。道對不起。可肯給我一片牛肉罷。實在我那隻狗嘴饞得很。賣牛肉聽了

砂壳兒是
小錢別名

出言不遜
理宜吃苦

好好一副
牛肉擔子
被他弄糟
了

一隻狗引
出一羣狗
有趣

這句話很很的瞪了一眼。操着山東土白。嚷道。人家大清早起。一個老錢都沒有賣。你敢是瞎了眼嗎。百齡見他太不講理。心中惱了起來。故意退在旁側。看那賣牛肉的挑着擔子。口中嘖哩咕嚕的走去。百齡心生一計。將狗拍了幾下。向前一放。那隻狗好像懂得主人用意。如飛的趕到牛肉擔邊。張開狗嘴搶肉吃。山東人大怒。把狗踢了一足。狗也怒了。猛不防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山東人吃着痛。眼前一黑。立腳不住。一交跌倒。連擔子也傾翻了。牛肉跌得滿地。狗就捨了山東人。狼吞虎咽的大嚼起來。百齡趕將過去。也在地上檢了幾塊。等到山東人扒起身子。要向百齡交涉。巡警已經那邊來了。百齡急把狗抱起了。拔腿就逃。

百齡逃了一回。後面瞧不見巡警的影子。方纔緩緩而行。他一路抱着那隻狗。走不多路。迎面來了一羣狗。汪汪的亂叫。其時百齡手裏的牛肉。尙未食畢。羣狗直撲過來。爭奪餘肉。百齡慌了。撥開兩腿。奪路便走。一羣狗那裏肯捨。將百齡的衣服咬住不放。百齡只顧向前奔跑。衣服已撕得一

不經大嚼

條一條好像風前楊柳絲絲的垂着。好容易掙脫了身子。逃進一家小飯店中。暫且躲避。誰知一羣惡狗好像偵探。捕捉小賊般。直追到裏面亂跳。亂跳。可憐小飯店裏陳列的菜肴。剎那間吃得七零八落。店小二急忙來趕。已是不及。只叫得一聲苦。百齡見勢不妙。在後窗裏跳到外面。飛奔逃遁。跑了一程。早累得頭上汗如雨下。

倒是一位
評劇家

百齡正望前行。耳聽得鑼鼓喧天。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家戲館。正打着開場鑼鼓。號召看客。百齡生平最愛看戲。有時把戲中優劣。分條晰理。加幾句評斷。登在小報紙上。與人商榷。不像現在這班評劇家。朝秦暮楚的捧角。趁着一枝筆。猶如批火腿的刀。只顧瞎批評罷了。何嘗抱定什麼宗旨呢。當下他進了戲館。就在正廳中坐下。臺上跳過加官。接演鐵籠山。演的是姜維九進中原故事。百齡看得出神。誰料那隻寶貝狗。聽得臺上鑼鼓一陣緊似一陣。紅面孔和着黑面孔。捉對兒廝打。他竟誤會打架。朝着臺上汪汪的不住亂叫。百齡忙去按住他嘴。看客早已討厭。個個敵着百齡。

只認衣衫
不認人爲
之一歎

只叫做情
人眼裏出
西施

其時戲館主人聞聲而至。挺胸凸肚。睜圓了兩顆黑眼珠。冲着百齡道。你這人好不識時務。千不該。萬不該。帶了狗來聽戲。不是你有意攪亂我的生涯嗎。說着。伸出那隻巨靈掌。要來捉狗。百齡向他求饒。戲館主人何等勢利。你若體面些。也就過去了。今見百齡這般衣衫襤褸。分外的瞧他不起。定要攆將出去。百齡拗他不過。只得悻悻出了戲館。

百齡又好氣又好笑。信步而行。轉了幾個灣。正走至拐角處。迎面來了一個鄉姑娘。肩頭挑着一副菜擔。菜已賣去大半了。百齡低着頭。一個不留心。彼此相撞。腳被繩子一絆。一交筋斗。剛剛跌在菜擔裏。把鄉姑娘笑得前仰後合。小嘴都合不攏來。百齡見他面龐兒。雖黑。覺得這一笑。百媚橫生。把個百齡看得呆了。忘却身子。還在菜擔裏。面說道。你怎麼冒冒失失。把我撞倒在地。跌得我臀兒分作兩半了。鄉姑娘佯怒道。你自己這樣鹵莽。將人家好好的菜。被你坐得稀爛。我不要你賠了。你倒反要詐我嗎。百齡連忙跨出菜擔。鄉姑娘對他睨了一眼。整理擔子。挑着就走。百齡在後

跟着不多片刻。鄉姑娘在一家竹籬邊。將擔歇下。走進那間茅屋中。嘴裏只叫着好婆！好婆！見一位七八十歲的婆婆。彎腰曲背。老態龍鍾。一張癯嘴。不住的上下掀動。一個雪白的頭。左右亂搖。問道。阿寶。你回來了麼。百齡不問情由。搶步入內。阿寶又嚷道。你這個人。怎麼闖到我家裏來。老婆子又問道。阿寶。這是誰吓。阿寶便將路上撞跌事說了。引得老婆子格格的好笑。就向百齡動問名姓。百齡口中回答。趁勢走到竹椅邊。一屁股坐下了。那老婆子只管向百齡細瞧。好像在那裏相面。覺得人雖貧窘。面貌尚佳。又回頭相一相阿寶。笑迷迷的向百齡道。阿寶是我的孫女。他父母不幸去世多年了。老身意欲替他招一女婿。沒一個中我的意。如今見了你。與孫女很爲合式。未識你願意不願意。百齡大喜欲狂。詫爲奇遇。滿口裏應允不迭。阿寶臊紅了臉。坐在旁側偷瞧百齡。老婆子十分歡喜。把他留下。揀選了一個吉日。居中點着一對紅蠟燭。拜了幾拜。就算結爲夫婦。

不知那裏
來的這些
海話

癩蝦蟆俗
名癩團

有一天百齡在小茶館中聽人家說起上海那個地方。怎樣的熱鬧。怎樣的好頑。街道怎樣的寬闊。對面竟瞧不出人的面目。樓房怎樣的高大。望底下的行人車輛。好像螞蟻搬場一般。說得天花亂墜。百齡聽了。樂得手舞足蹈。奔到家中。告訴阿寶。要往上海一遊。阿寶很有些私蓄。也是百般高興。立刻打點動身。別了老婆子。一同到了火車站。購票上車。三四個鐘頭。已到上海。兩人出了車站的鐵柵。只見一部汽車。嗚嗚的如飛駛過。阿寶詫異道。那裏來的癩團。叫吓百齡。扯了他的衣服。道。你弄錯了。這部車子。在那裏撒屁呢。說罷。好容易爬上電車。到了四馬路。問了幾個信。方尋得一家旅館住下。

到了明朝。兩人用過午膳。問茶房道。此間有什麼地方好頑。茶房答道。大世界。新世界。先施樂園。天韻樓。都是好頑得很。若說佈置得最好的。第一是大世界了。百齡大喜。忙命茶房喚了兩部黃包車。雙雙到大世界來。進門買了券。果然游人如織。往來不絕。走到那邊寬闊處。見有許多人圍着

一個大圈子聽得裏邊嘩嘩喇喇的聲音。兩人擠進去看時。只見人像飛的一般行走。好生奇怪。阿寶道。這些人從未見過。怎麼腳底下會生出輪盤來呢。百齡也沒瞧見過。跑冰答道。想必是封神榜上哪叱下凡了。這幾句話引得旁人個個竊笑。他兩人漠然不知。只在人叢中穿來穿去。走入雜耍場。說書場。沒甚好頑。便從大餐間穿到屋頂影戲場。正映着滑稽片。看得兩人笑個不止。阿寶嚷道。我的肚腸要笑斷了。只是可惜得很。百齡問他。可惜甚麼。阿寶道。可惜扮戲的人。一個個都是啞子呢。少時影戲演完。游人一闕而散。兩人下了平台。見一個極大的輪盤。有幾個人坐在椅內旋轉。百齡道。這個大輪盤。定是陰間轉輪王處借來的。阿寶點點頭。又見兩隻飛船。一來一往。在線上行走。兩人益發不懂了。及至遊人散盡。始行出外。百齡在前。阿寶在後。緩緩而行。走到東新橋邊。忽然不見了百齡。阿寶慌了。四下亂喊。遠遠裏見幾個女人圍着。在那裏拉拉扯扯。阿寶趕將過來。看得清楚。果然百齡在內。不由怒從心上起。伸手向兩邊一分。鑽

罵野雞爲
女強盜確
切不移

彷彿看了
一幅美人
譜

進圈子。用力將百齡拖出。對着幾個婦人罵道。你們這班女強盜。膽敢在熱鬧的所在搶人家男子嗎。可恨此地沒有巡捕。先生不然。送到衙門裏去。重重的吃一場外國官司。咧。一面說。一面挾了百齡回歸旅館。當晚無話。一到來朝。兩人不敢逗遛上海。乘車而歸。夫妻耕種度日。永享那天然的樂趣。

歡喜鴛鴦

哈哈！哈哈！我已同洪淑娟結爲夫婦了。說不盡。蜜月的樂趣。從此我們二人的愛情。簡直達到寒暑表上最高度。我別的都不歡喜。却最喜看那夫人的俏面。龐像那鵝蛋樣兒。加着瓊瑤般鼻。櫻桃般口。芙蓉般臉。楊柳般腰。不知我梅子靜。幾生修到這樣的。艷福呢。子靜自言自語。一臉的歡容喜氣。縱有傳神妙筆。只怕也難描摹出來。這時候。淑娟姗姗而至。子靜忙道。吾愛！我正要來看你。你倒來了。最好也沒有。我和你下一盤棋罷。淑娟含笑點頭。便在對面坐下。子靜佈了棋局。分開黑白兩箇。你一

子。我一子。起初平平淡淡。未判勝負。着到中間。子靜偶一疏忽。却被淑娟夾斷。眼見得角上一塊棋。有些活不成了。正想個解救方法。在那裏搔頭挖耳。忽見書室的軟簾一掀。外面闖進一個人來。拍掌笑道。好快樂吓！好快樂吓！

子靜一看。原來是同學藍嘯岑。忙把棋局推亂。起身招呼。淑娟不及迴避。也只得與他見了一禮。然後返身入內去了。嘯岑笑道。子靜。你真豔福不淺。娶得花枝般的嬌妻。想是前世敲破了木魚兒。像我家中的不賢。好比羅刹國裏的夜叉。叫人看見了難受。子靜道。只是天作之緣。前生註定的。如今不用講了。請問你這幾天作何消遣。嘯岑道。每日在新世界遊玩。聽那黑姑娘的京音大鼓。沈易書的三絃拉戲。子靜道。聽說易書拉戲是很好的。嘯岑道。他拉的如「釣金龜」、「李陵碑」、「三娘教子」。沒一句不像真的一樣。遠遠裏聽去。簡直有一個人。在弦子裏唱呢。你既沒有賞鑒過。今晚我做個東道主。請你去聽一回。你道好嗎。子靜道好。看那鐘上將敲

開開引起
下文

六下了。換了一身衣服。便和藍嘯岑出了均益里。喚了兩部黃包車。夠奔新世界來。

不多片刻。已到新世界門首。二人下了車兒。嘯岑買了兩張大餐券。進了南部。見商場中百貨陳列十分熱鬧。還有幾個人。在那裏錚錚鏘鏘彈着東洋琴。招徠主顧。到二層樓上。就在小洞天泡了一碗茶。堂倌都是十六七歲的女子。在那茶室中四面招待。好像蝴蝶穿花一般。煞是好看。嘯岑道。這是解放女子的初步。子靜道。在我們眼裏看來。果屬司空見慣。反替女子祝着一聲自由萬歲。若被這班古執的見了。豈不要笑那些女子沒廉恥。幹那出閨露醜的事嗎。嘯岑道。話雖不錯。究竟我們中國人。尚在幼稚時代。女子的程度很淺。那裏還能夠尊重自己人格。照這樣看來。分明不是解放女子。反把女子的道德。全行捐棄了。二人閒談了一回。出了茶室。逕從地道中折至北部。北部的地方。較諸南部更爲軒敞。嘯岑覺得腹中有些飢餓了。便邀子靜往大餐間。進了晚膳。這纔到自由廳泡茶坐下。

這一篇議
論凡爲女
子者三注
意焉

正演着莫悟奇的滑稽戲法。引得看客個個發笑。接着蔣九如的飛叉。陳鑫齋的扯鈴。王玉林的雙簧。邵稚軒的單絃彈戲。何質臣的八角快書。萬人迷的對口相聲。各有各的擅長。並無批評。少頃。黑姑娘上場了。一手打鼓。一手持板。襯着弦子胡琴。唱了一齣華容搗曹。子靜贊歎不止。忽然鼻邊一陣香氣。來一年輕女子。擦身經過。在他旁邊空位裏坐下。子靜回頭一看。正合着西廂記兩句話。一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可喜娘罕曾見。一不覺驚爲絕艷。呆呆的凝神注視。那女子也轉着秋波。微微的一笑。把個子靜的魂靈兒。早已攝去了。嘯岑瞥見子靜忘形。輕輕將他袖子一扯。低說道。這女子我認識的。艷名叫做媚珠。他家住在洪興坊。少停到他巷閣一叙便了。其時沈易書拉戲已經上場。正拉着一齣生淨旦的二進宮。聽客掌聲雷動。果然比衆不同。拉畢。遊人紛散。嘯岑方招呼媚珠道。好大的身價。連人都不睬了嗎。媚珠聽得是嘯岑聲音。忙道。阿約！真個要死了。怎麼坐在一塊兒。沒有瞧見。你不要生氣。快請到我家裏坐去罷。說着同

媚珠其卽
媚豬乎一
笑

藍嘯岑分
明是個爛
小人

出了新世界。到洪興坊媚珠家中。坐了一回。子靜心裏羨媚珠。媚珠也放出籠絡手段。仍約明日新世界相見。子靜方始別了嘯岑媚珠歸家。自此以後。子靜早把戀愛淑娟的心。輕輕移到了媚珠身上。覺得淑娟容貌雖佳。尙少丰韻。不若媚珠體態輕盈。舉動都帶着幾分媚態。而且細膩熨貼。服侍週到。無論什麼事。不待開口。他像有心理學般。早已預先整備。因此子靜分外歡喜。竟在媚珠家中。樂而忘返了。嘯岑見子靜入了迷魂陣。趁勢就向他借貸。又賣弄這番功勞。不小子靜一時糊塗。全不想媚珠是操皮肉生涯的。彷彿。輕。狂。柳。絮。淑。娟。是。良。家。女。大。家。風。範。依。稀。淡。泊。梨。花。那。些。體。貼。入。微。的。心。思。不。要。說。從。未。學。過。連。做。夢。也。想。不。到。呢。這。一。來。自然敵不得媚珠了。

再說淑娟。見子靜近日舉動。前後判若兩人。心中未免疑心。知他必有了外遇。不然。我又未曾與他口角。怎麼好端端變了心腸呢。想到這裏。禁不住潛潛淚下。正在悲苦之際。耳邊聽得喚阿姊聲。却是妹子淑儀來了。淑

淑儀胸有成竹

姊妹設計
作者用暗
藏筆法妙
甚

儀見他拭淚。好生詫異。忙問阿姊何故傷心。淑娟掩面悲啼。把身軀磕在椅背上。一言不發。淑儀猜不出爲了什麼緣故。也就呆坐一旁。可巧小婢石榴送茶進內。淑儀問道。敢是少爺和奶奶嘔氣麼。石榴就將近日的事細訴根由。淑儀點點頭。轉向淑娟道。這事不消三天。包管姊夫回來。但不知姊夫現在何處。淑娟道。聽說在洪興坊十三號門牌。淑儀拊掌道。石榴快安排筆硯。你家奶奶要寫信了。石榴答應。將文房四寶鋪設桌上。淑儀說一句。淑娟寫一句。寫畢封好了口。命石榴持往郵局寄去。

且說子靜在媚珠家中。足足混了兩個月。早把淑娟置之度外。然而日久生厭。覺得媚珠亦屬平常。轉又想到淑娟不知怎樣了。此時要想回去。却被媚珠監守嚴密。不拘到什麼地方。總是跬步不離。因此長久未歸。這一天子靜正和媚珠閒話。老媽送上一封信來。子靜見下面署着名內詳。拆開一看。不覺怒發冲冠。把封信揣在懷裏。媚珠苦得不識字。忙問道。這信是誰寫來的。子靜道。是我家中寄來的。我家妻子有了情夫了。叫我回去。

子靜身隨
計中

要和我離婚呢。說着。匆匆下樓。媚珠喚住道。早去早回。免得我等得心焦呢。子靜點首而去。

子靜到得家中。飛奔上樓。見房門虛掩。裏面却有一男一女。在那裏笑聲格格。細語喁喁。子靜怒不可遏。剛待搶步入內。石榴慌了。雙手攔住。喊道。奶奶。少爺回來了。淑娟在裏說道。怕他則甚。你叫他回洪興坊去罷。子靜將石榴推開。一脚踢開房門。正見淑娟同着一個美男子接吻。不由的氣上加氣。搶步過來。潑口大罵。淑娟也怒道。你有情人。我不來和你廝鬧。難道我有不得情人嗎。你端的是瞎了眼。且看他到底是誰。說時。那男子站起身子。脫下帽兒。喚道。姊夫。你認得我麼。子靜羞得兩頰通紅。無話可說。淑儀苦口勸了一番。子靜自覺慚愧。一顆心回了過來。淑儀趁勢。退到外室。子靜屈膝。賠禮道。吾愛。如今我已醒悟了。淑娟見他出於至誠。回心轉意。禁不住嫣然一笑。雙雙又向淑儀道謝。從此子靜陪伴嬌妻。杜門不出。和好如初。在下就將這段艷史。編成了一篇歡喜鴛鴦。

快活鴛鴦

描寫貪睡
漢入神

曉色迷離。晨鷄亂唱。那亮光漸漸透進屋子。照見床上躺着一個少年。睡漢正睡得甜甜蜜蜜。咀嚼黑甜鄉的滋味。可恨壁上的時鐘鏽鏽鏽的一連敲了六下。早驚醒了那位睡漢。把時鐘很很的瞅了一眼。似乎怕聞鐘聲的樣子。把自己那顆頭顱沒命的縮到被窩裏去。接着又是一陣電話的鈴聲。滴令……滴令……的响個不止。早由門外走進一個僕人來。打着呵欠。伸着懶腰。一隻耳朵湊在電話發聲機上。聽得裏面說道：「你家蕭秋森少爺可曾起身？沒有快喚他聽電話。僕人忙回答道：「此刻還未起身。請小姐少待說着。擱下聽筒。走到床邊連喚了兩聲。却不見動靜。將被窩一掀。僕人禁不住哈哈一笑。

原來秋森的性情。却帶着三分獸氣。他聽了鐘聲。睜眼。早在被窩裏掉了一個頭。故此僕人見了他一雙腳。忍不住笑將起來。用手在他腳底上輕輕一搔。秋森覺着癢。從被窩裏跳出。就是一巴掌。打得僕人放聲大哭。咕

翠環是書
中陪賓

默話可笑

嚙道不是我要擾少爺清夢。那是費家的翠環小姐。打電話來喚你呢。秋森聽了。不待穿衣。搶至電話跟首。高聲的說道。翠妹妹。我方纔夢裏同你頑耍。怎麼此刻又打電話來喚我。翠環在電話中。嘖。笑。道。馱子。醒了。還要說夢話。如今我問你。你下午空閒嗎。我在城南公園等候。你千萬不要爽約。秋森道。空閒不空閒。我也說不定呢。翠環恨道。我不管你不來。憑着你的良心罷了。說罷。電話已搖斷。秋森聞翠環的話。心裏很有些不快。眼見僕人哭喪着臉。搬進一盤點心。秋森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亂的吃了一回。

秋森吃畢。就一步一跳的走到外面去了。僕人慌忙跟出。見秋森跳上汽車。開動機關。疾馳而去。僕人一想。他馱頭。馱腦。不要闖下了禍。當即拔開兩腿。拚命的飛奔。追赶秋森。一回頭。瞧見僕人這副狀態。笑得肚子也痛了。僕人追得快些。他的汽車也加些速度。僕人慢些。他就緩緩開行。路上的行人見了。沒一個不掩口而笑。秋森見路旁坐着一個小孩。哀哀啼哭。

立刻將車停歇。跳下來把小孩抱起。問道。敢是你迷了路嗎。小孩哭着道。是吓。秋森道。別要哭。我送你回家去可好。……你看還有汽車坐哩。小孩止着哭。歡喜起來。把住址告訴了秋森。秋森抱着小孩上車。只見僕人好像鷄冠花倒了頭一般坐在那裏喘氣不止。

秋森將小孩送到家中。他的母親千恩萬謝。反把秋森拘束住了。紅腫了面孔。直退到外面。可巧外面跳進一個女郎。秋森的背心恰恰撞在女郎懷裏。把女郎手中提的那隻花籃拋掉。籃中的花朵兒翻得滿地。秋森回轉身來。賠禮不迭。女郎已羞得滿面通紅。拾那地上的花朵。秋森方知他是賣花女郎。忙在衣袋中取出一張鈔幣。給與女郎道。花朵兒也不用拾了。這五塊錢算我賠償你罷。女郎漂了一眼。又把秋森上下打量了一回。把頭搖着不受。回眸一笑。轉到屋子裏去了。秋森見他天眞爛漫。恨不得把女郎喊出來捉對兒頑。要這一下。心裏就怏怏不快。癩吞吞走到外面。仍不住的回頭盼望。那裏還有女郎的香影。

不多一回。秋森到了城南公園。興匆匆入內。走至柳陰中。見那邊鐵椅上。坐着一個女子。旁邊立着一個少年。正在那裏調情說趣。秋森躲在柳陰中。看得清楚。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後。却抽了一口氣。歎道。怎麼翠環表妹。他竟變了初衷嗎。既有情人約着。再約我來則甚。分明叫我生氣哩。說着。把足一蹶。恨道。還是不去看他的好。將眼一閉。覺得那個賣花女郎。端端正正的立在面前。憨笑不已。這個當兒。却將自己一片癡情。輕輕的移到賣花女郎身上去了。立即返身出園。吩咐僕人駕車先歸。自己一路步行而回。

正走之間。見一簇人兒圍繞。說的說。笑的笑。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就從人叢中擠了進去。原來這一班人。都是無賴之徒。在那裏調戲賣花女郎。看得秋森眼中放火。頓時發出他的獸脾氣。也不管好歹。三拳兩腿。早打倒了兩個無賴。衆人見他勇猛。一闕而散。女郎見是秋森。面上頓顯出感激的樣子。秋森道。那些人很是可惡。白日裏胆敢這樣。方纔我還手下留情。

却從此處
引出下面
大決圍來

一言料着

不然。打他一個落花流水。話猶未畢。女郎央懇道。此刻他們雖去。決不甘心。還請你送我到家罷。秋森喜極。挽了女郎的手。緩緩向前。

誰知這班無賴。瞧見女郎與秋森親熱。分外眼紅。心裏就想同秋森爲難。所以遠遠地相隨在後。我且慢提。先說女郎回到家中。忙喚母親出外。和秋森相見。讓進屋子裏坐下。女郎細述途遇無賴。幸蒙解救各節。那老嫗忙向秋森致謝。詳問姓氏後。回頭喚道。小瓊。快烹茶給蕭家少爺喝。秋森攔阻道。這倒不消。千萬不要勞動他了。老嫗又問道。蕭少爺。今年多少貴庚。可曾定親沒有。秋森道。虛度十八歲了。尙未授室。老嫗笑道。少爺富貴之家。十八歲沒有授室。好算得遲了。秋森臉上一紅。轉問家世。那老嫗歎道。說也慚愧。老身許氏。先夫姓杜。也是個讀書人。晚年祇生一女。只因家道貧苦。不得已做此賣花生涯。少爺休要見笑。閒話了一回。秋森興辭而出。小瓊依依相送。秋森纔跨出門。左首裏跳出一個人來。劈頭就是一掌。秋森連忙閃過。飛起一腿。正踢在那人的肩尖上。那人往後一仰。一個倒

用情之語

此處小打
梁引起下
文之大決

裁葱直跌出去。動彈不得。此時秋森很爲留意。又見一人手舉鐵尺。迎面打來。又向他手腕上一腳。鐵尺跌落在地。那人沒命的逃走了。秋森暗暗好笑。回轉家中。

有一天。秋森正在杏花春酒肆中獨酌。見旁桌上坐着幾個人。鬥眉弄眼。知是無賴之徒。轉念間。有一無賴。挨身經過。有意在秋森足上踏了一腳。秋森耐着性兒。並不與他計較。其時走進一個賣花女郎來。秋森見是小瓊。連忙招呼他坐下。旁桌上的無賴。一疊連聲的喊道。賣花！賣花！秋森見他們惡作劇。不由的大怒道。花已被我全行買了。你們這般囉唆。快同我滾出去。那無賴呵呵笑道。你這個人。好生無理。叫你認識認識鐵頭太歲。說着。挺着大肚子。走將過來。秋森也起身說道。憑你鐵頭利害。我少爺給你個粉碎。鐵頭道。你也不知我的本領。如今敢同我決鬥嗎。秋森道。怎樣決鬥。鐵頭道。閉門。下鍵。不准他人。幫一拳。一腿。那個勝。那個得。賣花女子。秋森道好。鐵頭吩咐閉門。秋森先動手。打了鐵頭一巴掌。鐵頭大怒。

自誇者必
敗

此次決鬥
以小瓊爲
孤注秋森
自然分外
奮勇了

一網兜盡

以僕人視
出主人之
快活

一拳直望秋森面門上來。秋森用臂格開。還手一拳。名曰黑虎偷心。鐵頭將身一偏。使一個摩雲蓋頂勢。當頂劈下一掌。秋森身子一躡。趁勢一個海底撈月。兩人一來一往。足足鬥了百餘手。鐵頭竟漸漸不支了。一個招架不及。早被秋森一拳。打倒在地。衆無賴蜂湧上前。圍住秋森便打。可巧外面的警察。聞得裏邊打架。奮門而進。當場將衆無賴捉住。拘往警廳究辦。

數月後。秋森已與小瓊做了快活夫妻了。又把他的母親接到自己家中。料理家務。這天正是中秋佳節。那一輪團圓的明月。皎潔可愛。秋森置酒與小瓊慶賞。那個僕人在旁斟酒。臉上滿面堆着笑意。嘻皮涎臉。這一副快活的形狀。連畫師都畫不出的。其時庭前那隻香斗兒。一縷一縷的烟。盤在空中。結成花好月圓四字。冉冉向雲中而沒。

香豔鴛鴦

燒香去吓！今天是四月初八浴佛日。那開元寺裏的燒香人。比往日來

有此美貌
丫頭母怪
香如心醉

得多。佛殿上善男信女。一個個焚香頂禮。虔誠下拜。還有許多老嫗。口中朗誦佛號。希望來生不受苦難。這班和尚們。撞鐘搥鼓。鐃鈸喧天。做那眼前的功德。大和尚穿着紅袈裟。戴着毘盧帽。盤膝坐在經臺上。講經說法。其時却有一位少年。逐隊而來。此人姓田。表字香如。家住在谷樹橋畔。薄有資產。雙親早故。娶妻嚴氏。伉儷甚篤。不幸去年得了喉症而亡。他遭了鼓盆之痛。益發風流倜儻。放誕不羈了。有時遊山玩水。有時問柳尋花。有時結社吟詩。有時呼朋飲酒。出外的日子多。歸家的日子少。無非排洩胸中的抑鬱罷了。這天聽說開元寺浴佛聖會。他也到此隨喜。瞻仰莊嚴佛像。忽見甬道上來了一乘大轎。兩肩小轎。在滴水簷前歇下。小轎中坐的是丫頭。先行出轎。同到大轎邊。攙出一位老太太來。年已古稀。丫頭扶了上殿。老太太即在佛前拈香。深深膜拜。默默通誠。香如一眼瞧去。只見兩個丫頭。年事相仿。服式相同。一樣的淡粧素抹。那立在左首的。更出落得花容月貌。斌媚天然。真個像畫裏美人一般。不覺爲之心醉。

一點痴心
牢牢縛住

分明是冷
情笑怎說留

少頃。老太太拜畢。給了香金。同丫頭們上轎去了。香如大爲失望。暗想這
個丫頭。生得這樣美貌。可稱絕世無雙。洵屬不可多得。我何不跟上前去。
一探彼美的住處呢。想定主意。便雇了一頭小黑驢。追蹤而來。可笑他一
片癡心。竟被那個丫頭牢牢縛住了。那時轎子已出閭門。來到太子碼頭
停下。河中歇着一隻大號舟船。香如跨驢趕到。可巧那個丫頭攙着老太
太太下落船艙。偶然掉轉粉面。瞥見香如癡立岸邊。卽是方纔佛殿上相遇
的少年。不禁冷冷的一笑。香如喜出望外。以爲美人留意於我。我怎好辜
負了他。終須想個上船的法兒。想未畢。忽聽得一棒鑼聲。大船上的舟子。
吆吆喝喝。嚷着開船。那船已離了碼頭。緩緩的開過去了。香如
呆望了一回。想得一個計較。便在碼頭邊叫了一隻小舟。那個搖船的老
頭兒。好幾天沒有生意。招攬主顧。就請香如下船。香如跳到船內。吩咐立
刻開舟。追趕大船。待等到了那邊。重重有賞。舟子分外高興。架櫓便搖。那
知搖了半晌。仍在原處。香如十分詫異。問道。你怎麼不搖上去。老兒一看。

急驚風偏
過慢郎中

哈哈大笑。說道。我被爺催昏了。連那纜都沒有解去呢。說着。縱身上岸。解了纜。方始歎乃一聲。出了吊橋。望準大船追來。

香如之意
中人必屬
艷芳無疑

原來那大船上這位老太太。世居崑山。丈夫顧紫宸。前清做過兩任知府。早已去世。他今年已是七十一歲。膝下兒孫繞膝。他一生最信菩薩。每日焚香念佛。保佑身康體健。此次朝山進香。從杭州天竺歸來。路過蘇州。登岸游玩。乘便在開元寺燒了一個香。方開舟回轉崑山。這兩個丫頭。是貼身伏伺老太太的。一名艷芳。一名秋雲。都是從小買入府中的。艷芳聰明伶俐。善伺人意。因此老太太十分寵愛。竟和女兒一般看待。數言表過。且說當夜大船停泊在唯亭鎮外。香如也吩咐船家。將小船靠在傍側。落夜晚飯後。香如在船頭翫月。聽那大船上已無聲息。癡坐了一回。覺得懶懶的要睡了。回身鑽進矮艙。老兒便從艙上。取出一條破棉被。丟入艙中。香如因未帶鋪程。只得勉強將就。誰知那被上一陣汗酸臭。直透鼻管。好不難聞。叫他那里睡得着。耳聽船家鼾聲大作。自己却胡思亂想。不知隔壁

大船上彼美可在那裏想我哩。直得到三更過後。方纔朦朧合眼。深入睡鄉。

一覺醒來。天光已白。香如急忙起身。跨出艙外。這個時候。大船的船窗內。傾下一盆水來。澆在香如身上。遍體淋漓。香如欲待發作。覺得水中有脂粉餘香。知是美人傾棄的臉水了。正看自己身上。瞥見腳邊有一件黃澄澄的東西。伸手拾起。却是一隻金戒指。上鑄着艷芳二字。心中大喜。卽忙抬頭觀看。正見艷芳立在窗前。漲紅了臉。似有害羞的樣兒。香如知他難以啟口。便道。這是姐姐偶不小心。將水澆在我的身上。濕些衣服。儘管不妨。這件寶物。還請艷芳姐收好了。說着。遞將過去。艷芳纖纖玉手。接取戒指。口中免不得稱謝一聲。心裏却甚是納罕。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繼而一想。戒指上現有名字鑄着。他必因此冒叫的。我看這個少年。好生作怪。處處相隨。不離左右。敢是有神經病的麼。想到其間。不覺嫣然一笑。香如誤會其意。趁勢問道。你家老太太府上住在那裏。乞道其詳。艷芳低聲

寫香如之
憐香惜玉
筆有餘韻

這一笑是
笑香如之
癡

舟子趣話

答道。我家老太太姓顧。住在崑山城內……說到這里。忽聽老太太連聲呼喚。艷芳慌忙回身去了。香如眼睜睜的望着船窗。呆呆出神。忽覺肩尖上有人一拍。回轉頭來。見是船家。忙問道。你做什麼。那老兒笑道。爺們愛看春色。連衣服都濕了。受了濕氣不當穩便的。香如聽此趣話。忍不住笑將起來。

老媽子可
算得月老

不一回大船開了。小舟仍在後面追赶。未及數小時。已抵崑山。老太太坐轎回府。香如上岸後。正要想個法兒。混入府中。纔是劈面遇見一個老嫗。叫一聲田少爺。你怎麼來到這里的。香如仔細一認。原來是前年家中用過的老媽子。便問他住在何處。老嫗用手一指道。就在前面。少爺不嫌簡慢。請到我家去坐坐。香如點點頭。老嫗領他到了家中。倒出一杯茶來。香如呷了幾口。就將自己到此緣由。細說一遍。并且要托你幫忙。想一條入門的計較。那老嫗笑道。計雖有一條。只恐連累了我家妹子。香如忙問何計。老嫗道。我妹開設荐頭店。昨天聽說顧家要雇用一名小使。我叫他送

你進去。豈不是好。單怕弄出事來。立身不得。這便怎處。香如道。但請放心。事成後。從重酬謝。倘有拖累等情。我少爺一力擔當。千金不惜。老嫗道。既然這樣。少爺請坐一坐。我去一踏再來。說罷自去。少頃卽至。手裏拿着一件竹布長衫。叫香如更換好了。立即同往荐頭店中。見了他妹子王荐頭。畧說了幾句話。王荐頭便帶他來到顧家。但見牆門煥赫。奴僕如雲。果然是紳富之家。香如跟他入內。見了老太太。老太太把香如上下打量。好一個年輕小廝。頗爲合式。當卽將他留下。言明每月工錢三元。替他換了一個名字。喚做顧福。派在花園中承值灑掃。香如謝了老太太。退到外面。說不盡滿心快樂。

倏忽之間。香如進了顧家。已有兩月。却不見艷芳的影兒。不禁老大的沒趣。每日裏長吁短歎。深恨艷芳情義全無。原來艷芳自從那日見香如進府。派在花園承值。明知他有意前來。所以絕跡不到花園。免得別生枝節。這一天艷芳特奉老太太命。到園中折取桂花。姍姍的走到桂花廳外。香

艷芳別有
深意

一訴衷腸

如見了。深深一揖。說道。艷芳妹妹。你想死我了。說着用手來挽。羞得艷芳粉面暈紅。望後倒退了幾步。香如又道。妹妹不用害羞。請到廳上略坐片刻。不由分說。挽住艷芳玉手。並肩坐了。細訴那相思的苦況道。妹妹。我與你。自從開元寺會面後。十分傾倒。拋家追蹤。到此權作園僮。在這里澆花拔草。妹妹。你想我爲的是那個。如今我到了這裏。你也不來探望。一回害得我眠思夢想。你真好很心。吓艷芳正色道。你是你。我是我。風馬牛不相及。何勞你這樣的多情呢。香如聽艷芳語言錚錚。並無允意。泣道。妹妹不願允我。也是我前生未修。如今情願死在此間了。說着。淚如雨下。艷芳覩此情景。芳心一軟。將手中的香巾替他拭淚。低說道。此事總須老太太作主。香如這纔含悲收淚。欲與艷芳溫存。猛聽得花街上人聲笑語。一回頭見老太太來了。急得二人面容失色。慌做一團。老太太廳中落坐。二人低首含羞。雙膝跪下。老太太見香如淚痕滿面。好生詫異。問道。你們二人在此作何勾當。香如曉得瞞不過了。便把自己家世及愛慕艷芳事。詳細直

老太太突如其來

和盤托出

陳這位老太太聽了。不覺失聲道。哎。啣。啣。原來是田家賢姪孫。快請起來。你家祖父在日。與我丈夫紫宸。夙稱至交。後因游宦他鄉。兩地睽隔。致失往來之好。你既眷愛艷芳。便送給你做個侍妾如何。香如大喜。忙答道。不敢不敢。姪孫近賦悼亡。願聘爲繼室。老太太命取一襲衣服。給與香如更換。頓時丰神奕奕。態度翩翩。又變作濁世佳公子了。艷芳也叩謝太太恩典。老太太卽擇日在花園中。與二人結了百年之好。滿月後。回到蘇州。香如與艷芳相偕。終老。因名之曰香艷鴛鴦。

一香一艷
命名甚當

風月鴛鴦

嗚！嗚！嗚！火車已到上海了。旅客們紛紛下車。一時車站上擁擠不堪。夾着一片旅館接客的聲浪。鬧得沸翻搖天。內中却有一位旅客。鼻架金鏡。口啣香烟。穿着一襲簇新的狐裘。頸上裹着一條圍巾。臂間挽着獺絨大衣。手裏提着西式皮包。走出那收票的地方。到了外邊。却有一家旅館的特派員接着。那位少年旅客見是東亞大旅社。就點了一點頭。將皮

確像個富
家子弟

包交付了那人。說道：你去給我喚一輛汽車來。那人答應了一個是一回兒。汽車叫好。少年旅客坐上汽車。嘖的一聲。風馳電掣般而去了。

諸君要曉得這位旅客是誰。他名字喚做倪月波。住居蘇州三多巷。富有家財。椿萱並謝。祇有祖母在堂。因他新賦悼亡。心中鬱鬱不樂。恐將成病。便命月波赴申游玩。以抒積悶。這日到了上海。汽車送至旅社。開了一號大房間。安頓住下。第二天。月波往訪幾個朋友。一個叫姚景桓。一個叫戚醴園。一個叫栢襄辰。一個叫蘇若海。衆人見了。闊別相逢。分外歡喜。當日景桓就請月波在小花園美鴻處酒叙。月波答應。卽同景桓乘車而往。到了小花園。第三家就是美鴻。進了粧閣。房間裏的做手。吱嘩百叫的招呼不迭。美鴻叫應了景桓。又問了月波尊姓大名。景桓是東道主。點菜下去。擺一雙檯。又寫了七八張請客票。少頃衆客陸續而至。立卽吩咐擺檯。面起手巾。讓衆人入席。月波坐了首位。月波除醴園、襄辰、若海外。其餘皆不相識。景桓從中介紹。方知是尤麗秋、黃三和、陸德謙、畢筱山。彼此寒暄了。

月波與老四一見傾心，諒是天生不作花兒，愛卿恐被妒煞。

一回各恨相見之晚。席間各人寫好局票，飭相幫分頭致送。景桓代月波叫了福祥二愛卿。不一時，叫來的堂差，一個個花枝招展，妖艷動人。愛卿也姍姍來遲，却帶了一個跟堂差的，叫做花老四，立在月波旁側。月波見了老四，傾心悅服，便叫他坐在一邊，唧唧喁喁的談起話來。景桓笑道：「月波，我的媒人如何？你怎樣的謝媒？」月波笑道：「我明天就在愛卿家，擺個雙雙檯，請你可好。」景桓拍手道：「好好好，明日我們原班合演。」月波當場邀了衆人。若海本是個拍馬能手，獻媚道：「月波兄新得知已，我們應當恭賀。賀一個通關盡興，衆皆贊成。」

月波酒量平常，聽他們要打通關，不便阻止，勉強贊成了一聲。誰知老四見貌辨色，早已猜透他的心事，笑盈盈對着月波道：「倪少，我代你豁通關可好？」月波十分欣喜，其時拳已開手，五吓對吓的豁着。挨到月波，即由老四代豁。若海總輸在七巧圖上，吃了一個十六三。若海豁完，便是月波的通關了。老四的拳真是超超等，誰也豁不過他。三杯一個人，足足贏了二

豁拳三記
全輸者爲
之十六三

流水無情
落花有意

十四杯沒一個不佩服的了。黃三和却不信起來。說道：老四，吾和你豁一響。半打大杯。老四應允。卽同三和豁將起來。三和照面全無。一連輸了六大杯。老四全勝。也陪飲了一杯。麗秋體園都不甘服。要打贏家。鬧了一陣。老四無奈。只得陪他們豁拳。故意輸了幾記。大家酒已夠了。方纔席散。老四却拉着月波到福祥里。自家房間裏坐了一回。知心着意的談着家常瑣事。月波見壁上時鐘已鳴兩下。欲回旅館。老四也不強留。喚阿三阿六端整包車。親送月波返東亞旅社。然後回到小房子裏。把心事和他母親說了。母親道：他和你初次見面。你須自己留意。切勿造次。將來嫁一個如意郎君。不把你終身錯配。做娘的也有依靠了。老四心裏又盤算一番。方纔解衣就寢。

翌日晚間。月波翩然而至。老四見他換了衣服。更加神采風流。忙替他寬下了馬褂。做手送過茶來。愛卿出堂差去了。二人並肩坐着。親熱異常。更比昨日不同。可巧景桓一掀門帘。跨將進來。笑道：大媒老爺來了。你們還

不迎接嗎。老四連忙起立道。姚少請坐。用烟罷。今天便是謝你呢。月波讓景桓坐了。若海亦到。見月波場面闊綽。着實恭維了一回。自己又吹起法螺。什麼國民大會的交際員咧。亞東學校教長咧。月波暗暗好笑。勉強敷衍片刻。醴園。襄辰。麗秋。三和。德謙。筱山。已不約而同的來了。老四見客已齊。命相幫擺席。月波請衆隨意坐下。自己主位相陪。各人都叫了兩排。房間裏早已擠得滿滿。真個是釵光鬢影。粉氣衣香。看得人眼花撩亂。衆人聽叫來的局唱畢。定要老四唱一隻新鮮的春調。老四道。我沒學過。那裏會得唱呢。衆人不依。老四拗不過。只得應允。月波取過一隻胡琴來。向老四道。你唱小調。我同你拉可好。老四更覺有興。坐在月波旁側。嬌聲唱道。

春季裏梅花報。新春阿儂從小苦伶仃。十歲喪父難。度日可憐踏進堂子門。

夏季裏荷花透。水香風塵墮。落苦難當光陰如箭催。人一夢繁華不

願將心事
付東皇

久長。

秋○季○裏○鳳○仙○梗○上○青○終○朝○送○舊○去○迎○新○往○來○豪○客○知○多○少○那○有○人○兒○是○知○心○

冬○季○裏○有○花○花○不○成○阿○儂○心○事○唱○勿○盡○茫○茫○孽○海○無○邊○岸○未○識○終○身○屬○何○人○

衆人聽畢。若海首先贊道。纏綿悱惻。哀感頑豔。老四的心事。我早已猜透三分了。景桓道。明人不必暗說。終身自然定屬月波兄了。衆人拍手稱是。其時局已散了。衆人飯畢。興辭而去。

這一夜。月波與老四定情。枕畔各訴衷腸。極盡纏綿。自此以後。終日住在老四小房子裏。真個是如魚得水。兩意相投。老四自述衷腸。願以終身相托。可巧月波本有續絃之念。見他雖是花柳場中人。却無青樓的習氣。便道。你既願意嫁我。待我寫信。稟明祖母後。再行娶你返蘇便了。老四喜極。忙在抽屜內取出筆硯信紙。鋪在桌上。月波將信寫好。念給老四聽了一

遍。兩人更加恩愛。專等蘇州的回信。景桓、若海、得此消息。預先向月波道賀。約摸一禮拜後。蘇州回信已來了。信上寫着准如所請。娶後卽行返里。以慰老年人倚閭懸望。月波看畢。告知老四。自然欣喜非常。忙去找尋景桓、若海。請他們做了大媒。預備喜事。

點出風月
鴛鴦四字

此老四惜
忘其姓勝
於齋老五
多多矣

吉期已定。諸事均已備妥。景桓賃定了孟淵旅社。懸燈結彩。一時賀客盈門。熱鬧喧闐。少時新人坐着花馬車到了。行過文明結婚禮。送入洞房。房中懸着一幅五色絲繡立軸。繡的是風月鴛鴦四字。這是衆朋友公送的。這日月波自朝至暮。足足忙碌了一天。開筵款客。直至更闌人靜。衆始散去。過了三朝。月波遵祖母命。挈着老四返蘇。景桓、若海、醴園、襄辰等。備酒餞行。歡送月波老四上了火車。方各握手而別。不及兩點多鐘。車已抵蘇。雙雙挽手而下。雇了兩乘籐轎。回轉三多巷宅中。一同拜見了祖母。這位老太太見老四。端莊穩重。頗有些大家風範。更是喜出望外。下一天。又邀諸親百眷。吃了喜讌。老四一一見禮。衆人都贊新娘貌美賢淑。不知月波

幾生修到哩。這一段風月場中的艷史。也就閉幕了。

行樂鴛鴦

隔簾花影

春日融融。微風習習。一位少年。按着青驄。在那柳堤邊得得而行。楊鞭色喜。游興勃然。那少年忽然擡起頭來。見那邊一角紅樓。低映蝦鬚。簾間似有人影。隱約可辨。送出一片琴聲。悠悠揚揚的十分動聽。少年大喜。勒住了絲繯。聽得歌音婉轉。清脆異常。猶如樹頭上好鳥啼春一般。不覺爲之心醉。丟鞭下馬。就在草地上坐下。冀欲一睹芳容。聊慰渴想。少頃樓頭琴聲曼然而止。珠簾半捲。美人斜倚欄杆。向外閒眺。這個當兒。一眼瞧見了少年。四目相窺。彼此打了一個照面。美人粉面含羞。霞烘兩頰。益覺嫵媚天然了。少年驀地裏見這花枝般的美人兒。驚爲艷絕。正想着個十分飽不意彼美無情。回身進內去了。大爲掃興。懶洋洋的攀鞍上馬而歸。那少年姓徐。雙名鏡人。幼失怙恃。又乏雁行。孑然一身。寄居在姑母家中。姑母一無所出。愛如親生。攻書上學。督責甚嚴。每日校中歸來後。不許出

一縷情絲
牢牢縛住

表出少年
家世

上已踏青

外游蕩。鏡人亦不敢稍違姑母之意。那日是三月初三。正值星期。同學們約往游春。喚了一隻游船。開往虎邱探勝。鏡人不慣坐船。另雇了一匹馬。到了虎邱。會見船上衆同學。在四處游玩了一回。直至四下多鐘始散。鏡人獨自跨馬歸來。無意之中。得見樓頭彼美。彷彿受了催眠術一般。眼中有的的是艷影。耳內有的是琴聲。從此一往情深。思念不置。

運動會

二次相逢

這天。鏡人校中開春孝運動會。校裏的運動選手。一個個勇糾糾。氣昂昂。預備奪取錦標。鏡人也磨勵精神。希望在這芳草地上。一顯自己的好身手。其時會場中男女來賓。不下數千人。四面圍觀。無不興高采烈。第一次是百碼賽跑。公正人鎗聲一響。選手向前猛進。鏡人佔居第一。全場鼓掌。將他扶入休憩室中。忽地見一女郎。笑容滿面。好似深表歡迎的樣兒。鏡人定睛一瞧。原來就是那樓頭踏琴的美人。不禁喜出望外。興致倍添。怎奈此間人衆。未便與彼美一通款曲。又不免引以爲憾。只得在室中。略坐了片刻。舉行第二次二百二十碼賽跑。又是鏡人居首。接着跳遠。跳高。這

女郎芳名
却從手帕
上點出

果然奪得
錦標歸

兩項節目鏡人並未與賽便披了一襲大衣在室外觀望又細細把女郎打量了一回。見他蛾眉淡掃。鬢髮蓬鬆。女學生的打扮。鏡人走將過去。那女郎忽吊下一方香帕。被風一吹。可巧落在鏡人足畔。鏡人即忙拾起。見巾角上繡着中西文字。仔細看時。乃是謝蕙芬三字。知是女郎的芳名。便將帕子送到蕙芬面前。鞠躬道。這帕兒可是謝小姐的。蕙芬站起嬌軀。也還了一個鞠躬禮。嫣然一笑。將帕收下。這時該四百四十碼低欄賽跑了。運動員個個奮勇當先。却不及鏡人身手敏捷。又被他佔得了第一名。一場的來賓見他賽跑。次次佔勝。無不拍手稱贊。蕙芬也讚不絕口。這次賽畢。乃是擲鐵餅、擲鍊球、擲鐵鎗等類。又休息了十分鐘。是末次一英里賽跑。須要繞場三匝。方佔優勝。公正人將運動員次序排好。發鎗使跑。起初兩匝。鏡人落後。至第三匝。將近目的地。早被他搶出前面。獲了第一。看得蕙芬不住的鼓着纖掌。一時掌聲如雷。校長見鏡人獲得四次優勝。總分數當為第一。贈了一面錦製彩旗。衆同學也向鏡人祝賀。把鏡人高高舉

起。在全場繞行一週。方始散歸。

鏡人卸去運動衣。匆匆出校。只見蕙芬與姑母挽手同行。好生疑訝。却想不出姑母何以認識蕙芬。只得隨在後面。同到家中。姑母招呼蕙芬坐後。向鏡人道。這是我通家姪女。我與你們介紹相見。鏡人忙叫了一聲妹妹。蕙芬也回叫一聲哥哥。姑母又道。你今天大概也辛苦了。到書房中歇息去罷。鏡人那裏肯去。答道。今天被我佔了優勝。很是有興。所以不覺什麼辛苦呢。蕙芬道。鏡人哥哥的賽跑。真算得出類拔萃的了。鏡人謙遜道。妹妹過於誇獎。令人抱愧。姑母見他二人雖係初見。彼此並不拘束。談吐之間。互相歆羨。便存了撮合之心。若得結爲伉儷。珠聯璧合。可稱是天生的。一對兒。默想間。蕙芬道。我們女校中。下星期。要開一次跳舞會。伯母倘有興參觀。明天當送入場券來。鏡人不待姑母回答。搶先問道。妹妹校中開會。可許男賓參觀嗎。蕙芬道。現在男女平等。凡是學界中人。都可蒞會參觀的。鏡人大喜。蕙芬見天將傍晚。起身告別而去。

好個湊趣
的姑母
跳舞會

我也要問

從蕙芬口
中說出男
女平等分
外香艷

寫蕙芬之
跳舞

星期這一天。蕙芬校中開跳舞會了。來賓更甚。鏡人也竭意修飾。換了一襲簇新的西裝。和姑母絕早蒞場。蕙芬見了。即忙上前接待。又與鏡人笑迷迷的說了幾句話。少頃。來賓場中已滿。開會的時間已到。蕙芬姍姍去了。不一時。臺上搖鈴。校長報告開會宗旨。言畢。鞠躬而退。第一次是四人舞蹈遊戲。無甚特色。接着蕙芬單獨跳舞。鏡人在臺下振作精神。見那蕙芬穿着一身彩色玻璃紗舞蹈衣。露出兩條玉臂。胸前的乳峯。隱約可見。令人心醉神迷。蕙芬走至臺口。輕舒兩臂。行了一個鞠躬禮。下面的掌聲。已是暴雷般劈劈拍拍的響動。這時女學生踏着鋼琴。蕙芬便依着琴聲跳舞。忽左忽右。忽前忽後。無不應奏合拍。慢的時候。有如風擺荷花。快的時候。有如穿簾燕子。這一場跳舞。看得來賓眼花撩亂。齊聲贊好。蕙芬舞畢。面不改色。向衆來賓行禮而退。其次是古式舞。柔軟舞。滑稽舞。結末一場。是女學生全體跳舞。一律穿着白色舞衣。更令觀者動目。直至鐘鳴五下。方始搖鈴散會。

奇極

疑團
結筆韻絕

自此之後。鏡人和蕙芬愛情上熱度漸高。口頭已訂了婚約。被鏡人姑母得悉。從中玉成其事。允許他們自由結婚。成爲夫婦。鏡人樂不可支。擇定吉日行禮。婚期那一天。男女兩校的同学。咸來道賀。這一番熱鬧。不必細說。鏡人日與蕙芬行樂。寸步不離。那天有同學來探望他。只得出外敷衍了一回。及至客去歸房。却不見了蕙芬。正想叫喚。忽聞衣室中略有聲息。忙把室門輕輕推開。只見蕙芬的背影。和一個西裝少年。並肩坐着。蕙芬的香腮。偎在少年懷中。一種親熱狀態。描摹難盡。鏡人見了。妬火中燒。飛步走到蕙芬跟前。不看則已。一看之後。不覺哈哈大笑。原來蕙芬坐的椅邊。卽是衣架。架上有一襲西裝。遠望好像是個人。蕙芬有意和鏡人取樂。此時鏡人疑團頓釋。手攬着蕙芬的粉頸。香噴噴的接了一吻。

癡頑鴛鴦

老學究曾瑟庵。住在那個三家村裏。開設了一月子日店。生涯倒也發達。他一生却不崇拜第二人。只有一位孔二先生。是他終身服膺的。所以塾

求雨之有趣

中守着舊制。有時見了教科書。他就要頭痛發熱的不自在了。真是奇怪。但他幾位受業門人。大半天生成的頑皮。教了這一行。便忘記了那一行。讀一本大學三年。還是右傳之七章呢。其中却有一個得意的門生。喚做仲小由。今年纔不過十五歲。魯論已畢。開講孟子梁惠王。然而頑皮更甚。一塾的學生。沒一個不怕他。尊他爲仲大哥。大凡新進來的學生。也要在他門前送些贄敬。錢雖不要。果品却不能少的。惟平日見了老師。非常恭敬。怪不得瑟庵歡喜他了。

其時正當六月裏的天氣。又熱又旱。一輪驕陽。幾如火織。河水乾涸見底。村人十分焦急。眼看一方旱災將成。瑟庵就會同了衆村人。商量求雨。村人無不樂從。瑟庵即在三官堂。收拾潔淨。設了醮壇。合村齋戒沐浴。請了十來個道士。三位法師。拜經懺。上天表。瑟庵先在神前拈香。禱告上蒼。早頒甘霖。衆村人也持香跪求。到了第三天。依舊是紅日當空。片雲絕迹。衆村人只是叫苦。這個當兒。西北角上起了一朵烏雲。推將過來。把紅日掩

沒了。便灑了幾點急雨。瑟庵覺得雨點太粗。伸手向額上一抹。置在鼻邊一嗅。似乎有些尿臊臭。好生奇異。舉頭向上一望。只見伸小由坐在屋頂上面。憨笑不已。瑟庵知是他惡作劇。勃然大怒。向衆村人道。方纔的不是。雨。是小由撒的尿呢。衆村人取了梯子。當將小由捉下。瑟庵擎着一根木棒。正要重重責打小由。那時天上雲已四合。雨點如錢一般的落下。衆村人歡呼不迭。却便宜了小由。不多一回。溝壑成渠。瑟庵額手稱慶。暗喜秋收有望了。

從此小由益發頑皮了。動不動總給人家闖禍。這一天。他躲在家裏不上學。反而有些沒精打采。獨自在門外閒眺野景。忽見田橫頭躺着一條狗。他却想出一個特別的消遣法來。返身進屋。取出一串放剩的百子炮。一盒火柴。一根繩子。輕輕走到狗的旁側。撫摩了一回。那狗見人歡愛。俯首帖耳。並不稍動。他就將那根繩子。一頭縛在狗尾上。一頭縛着小爆竹。趁勢把火柴一劃。引着藥線。說時遲。那時快。爆仗着了火。劈劈拍拍的響將

特別消遣
法虧他想
出來

原來是個
癡女子

當面說鬼
話令人發
笑

那條狗倒
是一位媒
人

起來。那條狗一吃驚，狂躡亂跳，奪路便走。越走得快，越響得利害。小由在後緊緊追趕，一路拍手狂笑不止。誰知狗已嚇昏了，沖進了一家草屋。尾上的爆仗火星亂迸。小由也着了急，不要把草屋燒掉了。闖出什麼大禍來。慌忙三腳兩步，跟將進去。狗已轉入屋後，慌不擇路，兩隻前腳踏了空。身子跌入井裏去了。小由趕倒，見那狗在井中汪汪亂叫。小由爬在井口，設法想救，不提防屋裏躡出一個女子，披頭散髮，一把將小由領圈抓住。罵道：「敢是要偷我家井嗎？」小由回頭一看，認得是湯家的阿癡，忙道：「阿癡，快放了手。那個要來偷你的井，你不看那條狗在井中洗澡嗎？」阿癡把手一放，俯身伏在小由背上，見狗在水裏不住的掙扎，倒是阿癡想出一個主意，用繩掛着一隻籃，將狗吊到上面。可憐那條狗已變作落湯鷄了。小由方將戲弄狗的事，告訴了阿癡，笑得阿癡前仰後合。這一來，頑童癡女，真是天生的一對兒，十分親熱。小由每日下學歸來，必到湯阿癡那裏頑耍一番，然後歸家。

諸君試閉
目一想會
老先生的
神氣

那一天。皇太后萬壽節。慈庵命衆生徒聚集一堂。向北設了香案。中間鋪着紅氈單。收拾停當。方纔入內更換衣服。那套衣服。却是他從前進學時做的。雀頂藍衫。他每年逢着萬壽節。送竈君。接財神。穿着一。表示自己是個秀才。昨夜命老妻預備好了。今日便穿着起來。這件藍衫年份已深。胸前穿破了幾個洞。外罩上平金披肩。金線早變了黑色。頭戴豬肝色的鋪絨暖帽。一個黃銅雀頂。顛巍巍地搖擺不定。好像要墜下的樣子。他用指頭在鼻子上掛一掛線。腳蹬着一雙脫底的破靴。裝束完畢。方始踱步向外。衆生徒一見這位老先生的嘴臉。當他在那裏串把戲。忍不住鬨然大笑。慈庵蹣跚罵道。你們這班蠢才。今日太后萬壽。做臣子的應該恭恭敬敬叩賀。你們胆敢在太后跟前。譁笑失儀。罪當凌遲處決。姑念汝等年幼無知。暫且寬恕。說着。率衆行三跪九叩首大禮。自己口中贊着跪吓……拜吓……衆生徒又熬不住笑了一笑。禮畢。慈庵怒氣未消。一手拿着戒尺。一個個喊上去。要想打個滿堂紅。衆生徒說道。我們笑的是老師。並

愛情在無
意中流露
而出

沒有笑皇太后。還望老師大量寬洪。饒了我們罷。瑟庵不允。却惱動了仲小由。向衆丟了一個眼色。一擁上前。假意求饒。將老師拉拉扯扯。彷彿六賊戲彌陀一般。瑟庵怎禁得十來個生徒捉弄。一件藍衫。早撕得一片一片。不成樣兒。披肩也歪了。雀頂也折斷了。吊在地上。氣得瑟庵嗔嘩嘩……嗔嘩嘩……。嚶個不住。伸小由闖下了這場禍。曉得老師決不甘休。立卽打了一聲呼嘯。一閃而散。及至瑟庵追到外面。已逃得無影無蹤了。再說小由同那阿癡。異常親熱。阿癡也畧加修飾。已非先前的亂髮蓬鬆了。那一副天真爛漫的憨態。煞是令人可愛。這日小由約了阿癡。走至河畔戲耍。見柳陰下繫一小舟。攬着兩枝木槳。忽地見獵心喜。挽了阿癡的手。跳到船上。解去纜繩。盪槳前行。二人並肩坐着。憐我憐卿。一路談着心事。覺得十分歡暢。小由更加高興。口裏唱着村歌道。光頭。囡。快。活。多。出門。唱。隻。響。山。歌。手。拿。彈。弓。迷。迷。笑。到。花。園。裏。去。打。鸚。哥。打。仔。鸚。哥。出。園。來。芙蓉。花。敬。我。酒。三。杯。荷。藥。丹。先。喝。醉。木。樨。花。唱。曲。海。棠。陪。自。己。唱。畢。要。

叫阿癡續唱。阿癡搖首道：「羞答答地唱不出口。你高興再唱一隻。我倒很願意聽的。」說着，把眼一漂，慙慙可掬。小由扳着槳，往前行去。正在興起的時候，岸上飛也似的趕來兩個人，口中喊道：「人家的舟，好好繫在柳陰下。怎麼一聲不響，私自乘着舟頑。如今快快還我，便罷。不然，你們休想上岸來。」小由聽他出言強硬，心中大怒，並不回答。阿癡慌了，小由忽見船底上橫着一柄鐵斧，暗暗取在手中，把船底劈了幾下，隱隱滲進水來。他方把舟一停，攙了阿癡上岸。二人已經趕到，小由賠禮道：「適纔不知是二位的船，一時興起，實在是抱歉得很。二人睬也不睬，逕自上船而去。小由就拾起幾塊石頭，向船飛打。二人怒極，正要將船傍岸，上來追趕。那知遭了暗算。船底已經損壞，怎禁得用力一踏。水即汨汨而入。那船身重量一加，望下直沉到底。二人落在水中，好容易掙扎上岸。小由阿癡已逃回家了。」

光陰迅速，又是一年。小由已是十六歲了。母親要和他對一頭親事。小由趁勢把自己愛阿癡之意，稟明了母親。當下即與湯家提議。阿癡的娘滿

點明癡頑
鴛鴦四字

口應允。究竟鄉下的親事。比不得城裏的煩雜。揀了一個吉日。簡簡單單的結婚。成就了一對癡頑鴛鴦。

奇怪鴛鴦

筆意兀突

一匹馬登山越嶺。如履平地。飛也似騰空而來。那個馬上的騎者。很是驍柔勇健。臉上罩着一個黑色的面幕。騎到那一座懸崖邊。勒住了絲繮。劈面吹來一陣風。隱隱透着一片慘哭的聲音。好像就在這懸崖之下。騎者帶轉馬頭。從山頂上直沖下來。尋聲而往。果見那邊有個山洞。哭聲從裏面送出。騎者滾鞍下馬。探身入洞。聽得更加清切。是個女子的聲音。在那裏且哭且歎道。咳！天哪！我楊碧儂。怎麼這般磨折。屢被很心人陷害。要把我餓死在山洞內。好不苦吓。說着。大放悲聲。那騎者穿入洞中。轉過一彎。見碧儂纏縛在木樁上。連忙搶步過去。解除繩索。碧儂謝了騎者相救之恩。請問姓名。騎者把頭連搖幾搖。答道。我向來沒有名字的。你以後叫我奇怪人便了。我們快出山洞去罷。碧儂就央求他送到家內。奇怪人

自稱奇怪
人更奇

點頭允許。到了洞外。一同跨上馬背。霎時已抵楊家。碧儂下馬。奇怪人揚鞭自去。

原來是你

碧儂回轉家中。早驚動了他的哥哥大剛。暗暗稱奇道。我將他縛在山洞中人不知。鬼不覺。誰來救他的性命。忙到外邊來打聽。一問手下做工的。知是個幕面騎者。立即跨上馬背。奔向山前尋訪。原來大剛性情急暴。膂力驚人。武藝精通。智謀足備。飛馬上山坡。手搭涼篷。四下瞭望。見這個幕面人。在那邊立馬閃眺。大剛策馬飛來。上前喝道。你是誰呀。胆敢在此出沒。可知俺楊大剛的利害嗎。奇怪人聽了。仰天大笑。把馬一領。疾馳而去。大剛在後緊緊追趕。來到那座繩橋上面。相去約有十餘丈遠。下面是一條深澗。溪水潺潺。正是絕妙一幅天然圖畫。大剛見奇怪人上了繩橋。連忙跳下馬背。趕將過去。把橋上的繩索。用刀割斷了幾根。橋身登時欹側。往下一沉。奇怪人那裏還站得住。連人帶馬。直跌到萬丈深潭中去了。楊大剛居心險惡。定要謀害碧儂。爲的什麼緣故呢。作者不得不表白一

奇怪人性
命休矣

番。要知大剛與碧儂名爲兄妹。實非同胞。碧儂的父母在日。遺下財產不少。並有一座極大的森林場。所以大剛起了覬覦之心。欲將這份產業。謀爲己有。却又不敢公然害死他。恐被旁人告發。因此鬼鬼祟祟。幹那殘忍的勾當。數言表過。且說那一天碧儂正在房中納悶。暗想大剛屢次害我。叫我一個弱女子。怎生抵禦。真令人越想越怕。忽見大剛自外入。滿面堆着笑容。喚道。妹妹。你好自在吓。碧儂心生害怕。懶懶答道。無聊得狠。有什麼自在呢。大剛道。妹妹既嫌寂寞。何不到外邊去閒散閒散。爽快爽快呢。說着。來攙碧儂之手。碧儂恐他用強。隨他到了外邊。見場上有幾個森林工人。在那裏練習石擔。碧儂觀看了一回。忽然不見了大剛。那知大剛賺他向外。一溜煙回到屋裏。進了碧儂臥室。把妝臺上一盞洋油燈。旋開龍頭。傾去洋油。暗將炸藥粉放入。仍舊旋好。輕輕從後窗跳出。少頃碧儂入內。天已傍晚。正欲取火點燈。突見窗上一響。伸進一隻手來。將燈取去。碧儂嚇了一跳。追到外面看時。見那人取了洋燈。飛奔向前。遠遠地用力一

居心何毒

危在頃刻

奇極

擲。轟然一聲。炸得粉碎。險些把碧儂驚倒在地。

倒叙奇性
人出險

其時大剛躲在牆下。等候洋燈炸裂。炸死了碧儂。一份產業。穩穩可得。萬不料奇怪人忽地出現。把洋燈拋去。救了碧儂性命。書中交代。奇怪人在繩橋上直跌下去。你想這萬丈深潭。怕不要跌爲齏粉嗎。幸虧他眼明手快。抓住了一根繩子。橋身雖直沉到底。他却並未跌下。單單只有那隻馬已經死在深澗中了。奇怪人手抓繩子。猿升而上。定要報復此仇。暗中偵探大剛的詭秘行蹤。這一天。他在左近探聽。見碧儂和大剛同到場上閒眺。又見大剛私下裏走了。頓時起了疑心。暗地窺探。被他看得明明白白。方救了碧儂之命。此刻大剛心頭火起。在鏢囊裏掏出一支金鏢。颯的一聲飛去。奇怪人未及防備。早中在肩頭之上。撲的栽倒了。

暗箭傷人

煤礦中輕
便鐵道

大剛一個騰步。跳將過去。先把碧儂縛住兩手。口中打了一聲呼嘯。早有幾個工人飛奔而來。大剛吩咐將碧儂及奇怪人抬起。一併押到那邊山上。山上有一家煤礦。築着運煤所用的滑車。輕便鐵道。盤山而下。今天正

是星期。鑛中停工。軌道上停着一輛滑車。大剛毒計頓生。公然作惡。先令工人拆去半山軌道一節。然後將二人縛在滑車上面。扳動機關。滑車便直淌下來。輪動如飛。碧儂狂呼救命。也是枉然。奇怪人却被車身震動。漸漸蘇醒。睜開兩眼。這一嚇非同小可。顧不得肩頭疼。把手足上繩索用力扭斷。又將碧儂繩索解去。抱在懷中。立起身來。拚命向旁側一跳。剛剛跳下那部滑車。已到了半山。一聲响亮。早翻落到山足之下。

碧儂咋舌道。好險吓！稍遲一步。我們和那滑車同歸於盡了。奇怪人點頭道。大剛的惡計。好生利害。我們總要想個對待法兒纔好。碧儂道。我是一籌莫展。沒有法兒可想。全仗你保護我的了。奇怪人默然良久。始說道。小姐非比他人。要我保護。這是義不容辭的。碧儂聽了這話。心中納罕。欲待問話。奇怪人道。快走快走。他們又來了。急拉着碧儂躲避。我且慢表。再說。大剛見他們在滑車上脫逃。追赶無及。不覺咬牙切齒的痛恨。暗想這奇怪人。可惡到了極點。屢次破我的妙計。他若再被我拿住。管叫他立時

一計不成
又生一計

身。死當下回到家。中一面命工人打聽碧儂消息。一面自己畫成機關圖樣。喚巧匠日夜趕造。不到三天。佈置完備。這日工人回來報告。說碧儂寄居在一家草屋中。離此不到五六里路。大剛大喜。立即寫了一封信。仍命工人送去。奇怪人接到此信。看那書中大意。無非自陳悔過。情願講和。並請奇怪人當場作證。以後兄妹言婦於好云云。奇怪人笑了一笑。明知他不懷好意。却向碧儂說道。既然這樣。我就保護你前去便了。碧儂竭力勸阻。奇怪人只是不聽。碧儂拗不過他。祇好跟着他回轉家中。來到大剛辦事室前。奇怪人欲待開門。暗說且慢。我不如用一調虎離山計。激他出來的好。想罷。將門一脚踢開。見了大剛。便罵道。好小子。你請老子來幹什麼。大剛道。你到裏邊來講話。奇怪人冷笑道。哼。誰到你烏龜洞裏來。大剛性情素躁。怎經得奇怪人辱罵。一時怒髮冲冠。從座中直跳過來。誰知天網恢恢。活該惡賊惡貫滿盈。一隻腳踏在機關上面。平空吊下一座四方的鐵籠。反將自己罩住。鐵籠頂上。倒掛着幾十柄鋒利尖刀。自上而下。大

細心

害人自害
讀至此爲
之一快

方露出英雄本色

俊卿之窮
窮得坦然
可敬

剛發急。掏出手鎗。描準奇怪人。砰然一擊。奇怪人躲閃不及。中彈倒地。碧儂站立稍遠。見奇怪人受傷沉重。呻吟呼痛。再看大剛。已被亂刀剝死。忍不住芳心跳躍。一面喚工人入內。毀去機關。將大剛買棺成斂。一面將奇怪人扶起。來到自己寢室中。命人請了一位日本醫生。前來救護。醫生將鎗彈鉗出。紮好傷口。叮囑靜養半月。自當痊可。碧儂晝夜服侍。奇怪人摘下那層面幕。向碧儂道。妹妹。你認識我嗎。碧儂仔細一看。失聲道。你不是史家天遜哥哥嗎。天遜微微一笑。說道。自從姑母歿後。我一向沒有來探望妹妹。深為抱歉。後來打聽得大剛謀奪妹妹產業。所以假裝幕面。暗地在此保護呢。碧儂十分感激。願以路身相托。一星期後。天遜恢復原狀。多情人遂成了眷屬。財產均歸天遜管理。至今東三省稱爲巨富云。

貧富鴛鴦

衛俊卿的家裏。是窮極了。那竈下柴。都沒有一根。這枝烟。突彷彿和烟斷絕了。關係他却並不因了這個境地。愁眉不展。依舊坦蕩蕩的。如同無事。

一般倚着那隻將歇的桌兒。心領神會的揣摩書中興味孜孜不倦。他的母親曹氏見俊卿這般苦讀。不覺心生憐憫。說道：兒吓。這兩天柴米全無。饑餓難挨。母子們怎生度日。怕不要餓死嗎。俊卿道：娘吓。叫孩兒那裏去想法。還是請娘作主罷。曹氏道：做娘的有句話。你願意聽麼。俊卿便拋了書本。恭恭敬敬的站着。聽他母親言語。曹氏道：兒吓。你父在日的時候。曾與你配對一頭親事。他家姓周。名叫慕甫。向居湖州。販絲起家。你父也經營絲業。彼此非常莫逆。情逾手足。無話不談。這時做娘的有你在腹中。你父酒後有興。向慕甫說道：我妻現已有孕。不知是男是女。慕甫笑道：巧極了。房下也懷孕數月了。我們何不指腹爲婚。你男我女。我就將女許配你兒子。我男你女。你就給我做媳婦如何。你父連連稱妙。又說道：一言爲憑。不許後悔。過了數月。做娘的生下了你。你父歡喜異常。後來慕甫生女。彼此納了聘幣。結爲親事。咳！不料兩年後。你父被人虧累。一氣身亡。家道就此敗落了。他家依舊有錢有勢。兒吓。你何不投奔他家。求一個安身讀

一語道着
女流之見
往往如是

慕甫是個
守財奴

早有圖賴
婚姻之意

書的所在呢。俊卿道：我們精窮到這般地步。只怕如今不認識我了。曹氏正色道：此言差了。你不該將小人的心。測度君子。我看周慕甫。決不欺貧重富的。你放心前去便了。衛卿是個有志氣的少年。雖不願寄人籬下。却不敢違背母親。只得收拾一肩行李。別了母親。逕往湖州而來。

再說這個周慕甫。年已半百。一生愛錢如命。那地方上的公益。始終抱着閉關主義。從不肯一解慳囊。這一天。他閒坐書齋。忽然想起女兒終身不覺歎道：萬不料衛家一敗塗地。四壁蕭條。窮到這個地步。飯水都沒有吃。諒必他祖宗無德。咳！這也不要說起。可歎我女兒雪貞。自幼兒許配了俊卿。也是我一時糊塗。不該酒後戲言。與他父親訂了婚約。到了如今。女兒已十七歲了。照我看來。永無嫁期。倘然嫁了這個窮措大。豈不把女兒白白地葬送了嗎……慕甫想到這裏。長吁短歎。心中懊喪異常。忽見一個小使。飛奔而入。啟口稟道：老爺。衛家姑爺來了。慕甫聞報。怔了一怔。喝道：誰是你們姑爺。喚他進來見我便了。小使答應退出。少頃。俊卿邁步跨

不喚賢婿
直呼俊卿
深有用意

惡人自有
惡計

進書齋。把身上這件千補百衲的衣服。整了一整。然後拜見岳父。慕甫勉強裝了笑臉。說道。俊卿。你遠來辛苦。坐了再講。俊卿告罪坐下。慕甫問道。你今來此則甚。俊卿歎了一口氣。答道。岳父有所不知。我家自從先君亡後。連遭顛沛。一貧如洗。小婿只知讀書。靠着親母十指。做些活計。將這百餘錢。苦度日子。正是說也慚愧。如今奉家母命。投奔到此。求一讀書存身之處。萬望岳父栽培。慕甫一聽這話。料想不能回絕。頓時眉頭一縷。計上心來。便假意安慰道。俊卿。你家下既然這樣拮据。何不早來。現在你就在書房中念書便了。說着。吩咐小使將行李取進。在小軒中設了鋪陳。又派了一名小使服侍。自此之後。俊卿專心攻讀。只道是岳父一片好意。我今暫且按下。

單說雪貞小姐。早已得悉丈夫到此。用功讀書。芳心甚慰。那天。小姐正坐在繡房之中。忽聽得樓下脚步聲息。小丫頭報道。老爺上樓來了。雪貞出房迎接。見了慕甫。叫應了一聲爹爹。慕甫坐下。說道。女兒你也坐了。雪貞

呼女婿爲窮鬼奇甚

侃侃而談

此是雪貞緩兵之計

嬌軀坐定。問道。爹爹到此。有何事故。慕甫道。衛家的窮鬼來了。這便如何是好。雪貞聽了父親言語。好生蹊蹺。却不便去駁他。低首不答。慕甫又道。咳！千不好。萬不好。總是爲父的不好。將你錯配了姻緣。害了你一世終身。雪貞不待說完。搶着道。這也是女兒命苦。翻悔不來。常言說得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爹爹憂愁也沒用的。慕甫道。你說那裏話來。他家窮得精光。難道把你金枝玉葉般的人。輕容易送去捱餓嗎。如今我老實對你講了罷。我立意要同他家解除婚約。將你另配富家。爲父也好放心得下了。雪貞聽父親有賴婚之意。忍不住駁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配二夫。爹爹之言。女兒抵死也不從的。慕甫怒道。你好不識擡。舉爲父的好意勸你。反說出這般話來。真正氣死我了。雪貞見父親怒容滿面。沒奈何說道。非是做女兒的執之一見。倘然這件事傳揚出去。豈不被人談論。要說爹爹欺貧重富麼。除非他死了。女兒改嫁未遲。慕甫誤會其意。笑道。若不是女兒提及。幾乎壞了我的名譽。但是女兒不可後悔。說着。下樓去了。

不懷好意

光陰荏苒。又是三春天氣了。這一日。慕甫特地到書房中。與俊卿閒談。忽然看見桌上。攤着一幅花箋。上面寫一首小詩。却以春遊爲題。慕甫看了。連連稱贊。既而說道。俊卿。你既然遊興勃勃。何不到城南塔上一遊。開拓胸襟。俊卿道。不知岳父可有興嗎。慕甫道。我已年邁了。不能奉陪你去。說時。吩咐一個家人。陪伴俊卿前往遊玩。俊卿不知是計。同了家人來到塔畔。拾級登臨。直達塔頂。四面遠眺。果覺胸襟爲之一快。就將身子倚靠欄邊。對景吟詩。不提防那個家人。是慕甫的心腹。受了慕甫的囑託。謀害俊卿。一見俊卿身倚欄邊。頓起惡念。想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雙手。在俊卿臀尖上一托。用力向前一推。俊卿未及防備。只喊得一聲阿呀。半個身子直墜下去。

好險好險

誰知這個當兒。却被一人瞧見。此人姓閔。雙名伯平。一生任俠好義。城南地方。替他取了一個外號。叫作鳴不平。這天他也在塔上游玩。突見那家人要推俊卿下塔。必然謀害無疑。因此勃然大怒。一個騰步。跳將過來。伸

伯平解囊
慨助不愧
俠客

窮變富了

手將俊卿衣服抓住。輕輕提起。家人見了伯平。有些認識。猛然吃了一嚇。拔腿就逃。俊卿驚定。謝了伯平相救之恩。伯平便問他寓居何處。俊卿自述家世。並將投奔岳父。耽擱周家。細說一遍。伯平道。如今你去不得了。他們有心謀害你呢。還是回到家中去罷。俊卿歎道。盤費全無。怎能回去。伯平道。盤費我這裏現有。說着。即從腰間搭膊裏。掏出銀元十枚。遞給俊卿。俊卿千恩萬謝。叩問了恩人姓名。趕緊下了寶塔。連夜乘船還鄉。

俊卿一到家內。訴說周家謀害情由。他母親曹氏却笑說道。哈哈。兒吓。你回來得正巧。周家事不必提他。如今我們發了財了。俊卿驚訝道。母親莫非哄我嗎。曹氏一手拉了俊卿。來到竈下。將一塊方磚扳開。見泥土中埋着許多金銀。俊卿見了。不覺眉飛色舞。問母怎生掘得此藏。曹氏道。那天我向鄰家借得青蚨二百。糴米煮飯。忽見一隻白鼠。在竈前跳躍。一回兒就不見了。我便將方磚揭起。裏面盡是黃白物。此係天賜的財餉。應當叩謝天地。當即準備香燭。母子二人叩了幾個頭。將金銀一齊掘起。從此改

非但富變
了窮并且
送了性命
畢竟天有
眼睛

養癰成患

寧爲太平
犬莫作亂
離人

換門庭。仍復舊觀。我且慢提。再說。慕甫不會害得俊卿。心中煩惱。定要強逼女兒雪貞改嫁。雪貞只是不從。慕甫也無可如何。那知天網恢恢。活該收拾這個惡心人了。當晚慕甫房內。燈花忽然爆裂。延燒到蚊帳上。霎時火燄飛騰。慕甫從夢中驚醒。逃已無及了。頃刻間。那一座大廈。燒得乾乾淨淨。雪貞逃到外面。孤苦伶仃。幸虧一個老蒼頭。買舟相送。到了衛家。備述始末根由。俊卿甚爲惋惜。曹氏亦浩歎不置。就選了一個裏道吉日。俊卿與雪貞雙雙交拜天地。結爲夫婦。

老少鴛鴦

逃吓！逃吓！那邊亂軍來了吓！這一陣聲浪很是淒慘。霎時呼爺喊娘。尋妻覓子。遇難的人民。猶如潮水般的推將下來。後面那些亂軍。朝天放着空鎗。劈劈拍拍。到處流彈橫飛。可憐人民枉死了不少。哭聲震動山谷。那時逃出關城。方不見後面的亂軍了。驚魂畧定。都在荒野間歇息。夜來露宿草地上。取些樹皮草根充飢。這種苦況。令人慘不忍觀。苦捱了三

天城內已被亂軍佔據。發出一道命令。招難民回城居住。重理生業。違令者立予鎗斃。難民那敢反抗。只得結隊回城。見那城中景象。已換了一副面目。街上亂軍往來不絕。房屋焚燬了不少。只可歎那些居民。有的喪了財產。有的沒了爺娘。有的失了妻孥。有的亡了兒女。無非哭哭啼啼。怨天恨地罷了。

轉入正文

關心故鄉

其時却有一個老者。叫做蔡福田。一個少年。叫做溫其華。都是岳州人氏。向在武昌城內。小木經營。近年來頗獲盈餘。一日。福田向其華道。你我多年沒有回鄉了。前幾天風聲緊急。傳說被亂軍搶掠。岳城中遭了兵燹。弄得居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現已事平。我想回鄉一走。看看故鄉的情形。究竟怎麼樣子了。其華道。去他怎的。你又沒有萬貫家財。回去救濟桑梓。還是安安穩穩做我們的生意罷。福田道。你怎地這般無情。難道你沒有爺娘的嗎。離鄉了好幾年。墳墓上也沒有去祭掃過。自己想想也對不起父母呢。其華聽他說出這種話。不覺打動了返里的心。便答道。我去去。

可歎可歎

復提一筆
呵應上文

福田大喜。連夜打點了些東西。次早一同動身。到得岳州城外。但見滿目淒涼。大有滄海桑田之感。迤邐進城。看那兩旁店面。蕭條不堪。其時亂軍雖退。尙難恢復原狀。居民都面有飢色。兩人大爲不忍。就在一家旅店中。耽擱住下。可憐那家旅店。遭亂軍過境後。非但店中搶掠一空。而且近日生涯落寞。遠不如從前了。福田便出五塊錢。作爲膳宿之費。店主人大喜。過望。以爲今天接到兩個財神了。二人因路上辛苦。進了晚膳後。倒頭便睡。

翌日。兩人絕早起身。店主人送上面水。梳洗完畢。吃了早點。來到街上。買了紙帛出城。在墳上祭掃一番。畧事休息。方纔回轉城中。甫進城門。猛抬頭見城上貼着一張告條。墨蹟尙新。福田道。不知爲着什麼事。出這種勞什子的告示。其華道。我們且站着瞧瞧去。福田道。我是老眼昏花。看不清楚。還是你念着罷。其華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方知亂軍過境時。在那各處鄉鎮上。搶來婦女不少。現在亂軍四竄。那些婦女無家可歸。准人來營領。

拍賣婦女
奇聞

取買作妻女。惟須各納銀幣五十元。不准任意揀選。其華念畢。福田笑道。天下自有這種奇聞。我活了這一大把年紀。生了兩隻耳朵。從沒有聽見過呢。其華也十分好笑。二人沿路談着這樁事。回歸店中。

撞天婚

午餐後。福田笑說道。其華不是我說句不正經的話。我妻亡故多年。你也沒有家室。如今那告示上。不是說着五十塊錢。能買一個婦女嗎。這樣的便宜貨。難逢難遇。我們何不趁這當兒。各買一個爲妻。也算是生平的快乐事哩。其華却因不能揀選。分明是個撞天婚。未能滿意。今被他那麼一說。覺得心頭也熱刺刺了。點頭道。好極好極。橫豎我們沒得事。此刻就去可好。福田年紀雖老。興致勃然。立即同其華趕到軍營駐紮所在。守兵盤問二人來意。福田告訴了守兵。守兵引領入內。見了一位下級軍官。各將五十塊錢交納。少頃兵士們背出兩個大布袋來。袋中各裝婦女一名。安置地上。二人各取其一。負馱出營。過回旅店。即將布袋卸下。福田生性躁急。趕緊解開布袋。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出落得月貌花容。十分美麗。

暗中摸索
各碰自己
運氣

只喜得福田一雙眼睛合了縫。心花朵朵開了。同時其華也將布袋解去。定睛一看。猛然吃了一嚇。身子望後倒退了幾步。

其華正在少年得此白髮老婆。安得不氣且慢笑人。

其華以爲袋內也是個年輕女子。那知解開看時。偏是一個白髮的老婆。不由的心中一氣。向後倒退。福田掀髯大笑道。你真是沒福的人。把這五十塊錢。買了一個祖母來了。你看我那個女子。真個像花枝兒一般。足見我老運亨通。這幾句話。只氣得其華口都開不出了。福田又道。今天你我定情之夕。應當分居一室爲是。說畢。吩咐店主人將對房收拾潔淨。命其華與老嫗住了。自己得了這個年輕美女。滿心歡喜。親自提了酒壺。沽酒去了。暫且慢表。却說其華得了老嫗。氣憤填胸。自怨前生未曾修得艷福。以致這樣的命苦。身子倒在床上。一言不發。只是長吁短歎。忽聽那老嫗敞口勸道。官人。暫且寬懷。我有一句話兒。不知你中聽不中聽。其華正當氣極的時候。便道。你有話快說罷。免得我生氣了。老嫗道。官人這樣年輕。怪不得見我生氣了。如今我有個萬全之策。保管你快樂無窮。其華一

有甚話來

老嫗竟有妙計

聞此言。立從床上跳起身子。問道。倒要請教這個妙策。老嫗笑了一笑。便低聲附在其華耳邊。密密切切說了一回。其華喜出望外。連連向老嫗稱謝。

安排妥當

酒能誤事

那老嫗便走到對面房內。見那年輕女子緊蹙雙眉。好像有許多心事。沒處可訴一般。老嫗道。妹妹你的心事。我早已明白了。你我老少。錯配。誤了姻緣。現在我有個好法兒。能使大家美滿。我同你對掉了罷。年輕女子聽了心裏。本不願嫁這老翁。便道。只怕使不得的。鬧出事來。這便怎處。老嫗道。不妨。不妨。萬事都在我身上。停回我叫你們走。你們走。就是了。年輕女子十分感激。老嫗連忙退到房內。這時福田沽酒回來。又命店主人備了幾樣菜蔬。與年輕女子對面坐了。開懷暢飲。這個當兒。其華手挽老嫗入內。共向福田慶賀。執壺連敬了三杯。福田飲盡。讓二人坐了。那知三人做了圈套。你一杯。我一盞。早把他灌得爛醉如泥了。

福田醉了。老嫗伏侍他睡下。即命其華帶了年輕女子。連夜逃走。其華同

好笑

年輕女子雙雙跪下。謝了老嫗這番玉成美意。這纔携了包裹。夫妻二人從後窗中爬到外面。星夜趕往武昌。賃了一所房屋。夫妻二人住下。方知年輕女子喚做王美娟。伉儷間十分相得。再說那福田。酒意漸退。糊糊塗塗。與老嫗成了好事。却又暗笑。其華買得老嫗。不知今夜巫山會上。他還有興赴約。否。少時鷄聲亂唱。天已破曉。那亮光已透進帳中來了。福田攙着睡的女子。定睛細瞧。見是其華的老嫗。不覺失聲問道。你怎麼睡在這裏。他們到那裏去了。老嫗不慌不忙。坐起身子。委委宛宛的說道。少安毋躁。他們年輕的應當年輕的相配。我們老年人自然是相配。老年人了。福田怒道。你們做了圈套來哄我嗎。說着。伸手要打。老嫗道。且慢。這也是我的一片好意。你若配了年輕的恣情縱慾。只怕早晚。你的老命不保了。還是我這老年紀和你做個老伴。合成一對白首鴛鴦罷。福田聽了老嫗一席話。彷彿服了一劑清涼散。頓時醒悟。

真假鴛鴦

醒世良言

祝氏並不
防絕女兒
令人生疑

珠簾半捲。掩映窗前。那邊架上的鸚鵡。學着人言。低低喚道。賽姑小姐。你看那旁兀的不是林家琬哥來了麼。賽姑聽了。拋棄了手裏那本小說。懶懶的立起嬌軀。走至窗口。笑喚道。琬哥。你怎麼這時候纔來。令人等得怪心焦的。琬哥謝罪道。好妹妹。你別生氣。今天早上來了幾個朋友。噁噁不休的和我廝纏。叫人惹厭。累得妹妹盼望。我心中很是抱歉的。說着。用目瞧着賽姑的顏色。賽姑微微一笑。和琬哥並肩而坐。看着那冊小說。細嚼書中的愛情滋味。正當出神的當兒。外面一陣子腳步聲音。婢子秋華報道。太太來了。琬哥知是賽姑母親祝氏到來。急忙起身迎接。叫應了一聲。伯母。祝氏滿面春風。說道。賢姪快請坐了。我們時常見面。何用這般客氣。我早知你們在這裏談心。不該來打斷你們的話頭。琬哥道。伯母說那裏話來。我們在此看小說呢。說時。懷裏掏出一隻夾金盒。取了一枝香烟。相贈祝氏。祝氏用火燃吸。深贊此烟之佳。賽姑攪言道。琬哥最愛吸這種鴛鴦牌香烟。是國產的新出品呢。祝氏點頭道。怪不道這樣佳妙。究竟我國

出產。不讓舶來品。賽姑搖手阻止道。娘吓。別研究這種香烟了。我想同琬哥拍一回網球頑。請娘評判評判可好。祝氏也很高興。附和着賽姑。頭裏先走。

黃花地丁
係一種草
大名開花
大如錢

琬哥挽着賽姑。走到草地上來。那個網球場。比學校裏的尤爲精美。球場四週的界線。是用黃花地丁編成。所以一到春間。碧綠的青草。臘黃的野花。襯着一架雪白的球網。覺得分外美觀了。其時賽姑琬哥各執球拍。對面立着。聚精會神的比賽網球。一球來。一球去。看得祝氏目不暇給。忽而鼓一回掌。忽而讚一聲好。兩人比了多時。無甚勝負。賽姑球術素精。見贏不了琬哥。未免有些焦躁。就竭力和琬哥鏖戰。誰知琬哥手到眼到。毫不鬆懈。賽至傍晚時候。球數爲四與五之比。却是賽姑輸了一球。祝氏仍贊不絕口。琬哥向祝氏告別。賽姑直送到花園外鐵門跟前。琬哥方與賽姑握手而別。

此後。兩人的愛情。從那表面上看去。已到了最高的地位。你來我往。相對

瀟洩春光

忘形。有時對奕吟詩。讀書問字。有時郊原試馬。溪畔釣魚。雖覺略犯嫌疑。却不偶涉穢褻。因此人都稱贊。賽姑貞潔。琬哥老成。一味天真爛漫。怎知他們袖裏的陰陽。那一天是祝氏的散生日。在堂上設了一席華筵。庭前牡丹花開正盛。同琬哥賽姑把盞慶賞。數巡後。賽姑輕移蓮步。走至一架鋼琴旁坐下。玉手尖尖的按將起來。音韻鏗鏘。錚鏘悅耳。十分動聽。曲終餘音嫋嫋。直有繞梁三匝之妙。那庭外的牡丹。經風搖擺。彷彿開着跳舞。會應奏合拍。越覺得顏色嬌艷了。琬哥鼓掌稱贊道。好妹妹具此妙手。令人佩服。正所謂此曲只宜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理當賀酒一盞。說着把起玉盞。一飲而盡。誰知琬哥酒量本不甚佳。禁不住祝氏左一盞。右一盞的敬着。那張俏面龐上。登時泛出朶朶桃花。不禁玉山頹倒。斜倚桌間。祝氏忙喚秋華扶到賽姑房中。賽姑親手揭起羅幃。伏侍琬哥睡下。

不避嫌疑
此中必有
緣故

賽姑坐在床側相陪。命秋華房外侍候。停了半晌。琬哥只呼口燥。賽姑親自篩了一盃溫茶。送到琬哥口中。琬哥又將鈕扣兒鬆了。囔熱不至。賽姑

迷離恍惚
偷觀被底
教郎過底
摩挲過底
彼此女子
何動情之
有

輕輕用手撫摸琬哥心口。覺得胸間聳起如墳。好生詫異。急忙將手縮回。暗忖道。難道他是個女子不成。我看他面貌如花。身軀瘦怯。更惹人疑。我何不趁他睡熟。再行試探一番。想定主意。伸手探入被窩底裏。摩挲殆遍。方知琬哥確是女扮男裝。不覺爲之情動。但思平日往來。竟脫盡了女子態度。倒也虧他的了。賽姑越想越有趣味。止不住吃吃作笑。起身走近粧臺對鏡。自照又低低說了一聲慚愧。將身坐下。等候琬哥醒來。

我亦要問

未幾琬哥酒醒。斜睨星眼。見賽姑對鏡而坐。喚道。好妹妹。你敢是在這裏陪我嗎。賽姑見琬哥醒了。掉轉身軀。急要問琬哥女扮男裝的一回事。却又吞吞吐吐說不出口來。琬哥道。好妹妹。你有什麼話兒。儘說無妨。賽姑微笑道。請問姊姊因何女扮男裝。難道效學古時的黃崇嘏嗎。琬哥被這一問。吃了一驚。懊悔不該貪盃。喝得這般爛醉。如今穿破行藏。料難隱瞞。只得老實說道。不瞞賢妹說。只因我家父親。早年喪故。母親青年守寡。腹中只留此一塊肉。是男是女。尚未分曉。族中屢議析產。爭論紛紛。我母親

琬哥之女
扮男裝至
今始道出
其原由

族人之累
可歎可歎

奇極奇極

對他們說。待等生下了再議。所以眼巴巴盼望生個男孩。誰知十月滿足。生我下地。母親大失所望。哭了一夜。幸虧老媽子獻了一條計。將我改裝爲男。又買通了收生婆子。所以人不知。鬼不覺。一時浪靜波平。族中始無異議。今被賢妹看破機關。只求不要向外人道破。倘若傳說出去。族中得了這個消息。必然又要起家庭革命了。

琬哥說。猶未已。忽見賽姑雙膝跪在地下。驚得琬哥在床上跳起身來。攙扶賽姑道。妹妹你做什麼。賽姑懇求道。我有一樁事。求姊姊應允了。我纔起來。不然。我情願跪在姊姊跟前。琬哥聽了。却摸不着他的頭路。問道。有甚心事。做姊姊的總可允許。你賽姑道。姊姊不可後悔的呢。琬哥道。誰來悔你。我從不愛虛偽的。賽姑道。既然如此。姊姊你可肯許配於我。琬哥訝道。你我都是女子。怎可結爲夫妻。賽姑笑道。實不相瞞。我是清室漢軍。向居杭州旂營。那年武昌光復起義。推翻皇室。吾父被流彈所害。母親將我改爲女裝。逃奔到此。改姓爲祝。我就雌伏閨中。把本來面目掩藏過了。混

在那姊妹行中。迄今數載。無人知曉。我們也是天緣湊巧。一個男裝女扮。一個女扮男裝。姊姊應許了我罷。琬哥臉泛朝霞。靦靦覷覷的應了一聲。却把香臉縮到羅幃之中。

過了幾日。兩家納采行聘。結爲秦晉之好。琬哥同養姑更爲親愛。一個兒。頻喚妹妹。一個兒仍叫哥哥。並不改口。正是兩人心事。兩人知誰猜得。他們男是女。女是男。呢。結婚那天。賀客盈門。莫不交口稱頌。二人正是一對天生嘉耦。不知不覺。兩易寒暑。琬哥腹中。結下珠胎。只得推着病魔。杜門不出。滿月生下一對男孩。一像琬哥。一像養姑。夫妻愛如拱璧。喜得林氏。祝氏眉開眼笑。兩家香烟。從此一脉相傳了。

顛倒鴛鴦

咪哩嗎啦！勃而倫騰！這是喇叭和洋銅鼓的聲音。有幾個亂頭粗服的婦人。一口同聲的說道。我們去看特別新娘子。吓那些趁熱鬧的人。也都跟在後面。早把這家娶妻人家。擠滿了一屋子。少選花轎裏攙出一位

配以特別
新郎更奇

游春遇豔

新娘來由相伴娘伴着。端端正正的站在紅毡單上。不一時裏面吹打大作。這位新郎嬌羞滿臉。嫵娜娉婷。姍姍而來。引得看客們。鬨然大笑起來。交口接耳的言道。不料我們來看特別新娘子。反看着了特別新郎了。正是自出母胎。眼睛裏從沒見過的。這時贊禮在旁喝道。兩新人交拜行禮。說也可笑。新娘跪拜。甚是大方。新郎却扭扭捏捏。不成樣兒。閱者諸君。不要說作者憑空捏造的謔語。這件事說也話長。待我慢慢的敘述出來。

這位新郎姓范。表字芳瑜。今年纔十八歲。在中學校裏讀書。那天正是清明放假。他却並不歸家。獨自閒遊郊外。遇一個少女。同着一個老嫗。坐在一部小車上。車夫在後推着。啞啞啞啞的向前而行。芳瑜見那位少女。剪水爲神。縷冰作骨。額前的盛鬢。新樣入時。芳瑜一見傾心。那時車行甚疾。芳瑜緊緊跟着。苦不能及。眼見車已去遠了。

那小車行了數里。車夫口渴。將車歇在山足下。往近村求飲去了。少女見山邊杜鵑盛開。鮮艷可愛。便命老嫗前往折取。這時芳瑜已追蹤而至。聽

那少女吩咐的話。可巧自己折得一束杜鵑。候老嫗去遠些。便笑向少女道。小姐既愛此花。毋庸去折。我有在此。移贈小姐如何。說着。便把花雙手奉送。少女見芳瑜面如冠玉。唇若塗朱。一表非俗。微微的笑了一笑。將花接在手中。湊到櫻唇邊。親了一吻。芳瑜見女留情。挑以微詞。就將言語去挑動他。少女却紅暈了兩頰。低首不答。

不一回。老嫗折着杜鵑回來了。見女手中所持的花。問道。小姐。這花是從那裏來的。少女不由的羞容滿面。將花擲在地上。回首向芳瑜瞰了一眼。芳瑜正立在車右。徘徊不去。老嫗心上早已明白。叱責道。你是何許樣人。這等的輕薄。素不相識。膽敢冒昧贈花。還不給我站遠些。芳瑜究竟年輕。局促不安。忙向老嫗謝罪。深深的作了一個揖。

老嫗見芳瑜這副神氣。竟嘆喏的笑將出來。便問芳瑜姓氏里居。芳瑜一一實告。少女在旁聽得清楚。把范芳瑜三字。牢牢的記在心坎兒上了。芳瑜正欲探問情由。可恨那個車夫。口裏唱着俚歌來了。老嫗坐上車子。一

老嫗老厭
少又斷不可

少女之姓
由友口
氏由友口
中補出妙

路推着而去。芳瑜癡呆呆的立着。直等到望不見美人影兒。這纔一步癩一步的回轉校中。

芳瑜歸校時。有一朋友造訪。見他怏怏不樂。就問道。芳瑜。敢是你遇着什麼不得意事嗎。芳瑜被他一口道破。私忖道。他的年紀較長於我。外面世情甚熟。或者他知曉這女子來歷。也未可知。便將郊外遇艷的事。細說一遍。那朋友想了一想。笑道。據我想來。一定是他了。若說這位女子。輕易不肯出門。今天被你碰見。也算你前世修來的艷福。說着。起身欲走。芳瑜那裏肯放。一把拖住。哀求他說出姓名住址。那朋友始說道。此女姓張。小字瑩珠。現尙待字閨中。他的住址。就在那邊花田村裏呢。芳瑜聽了大喜。送友出外後。回到臥室。取出一幅花牋。便在寫字檯上。磨墨吮毫。寫了張瑩珠三個小字。

光陰迅速。轉瞬已是暑假了。芳瑜尋蹤而往。果然在花田村上。被他找到自己。自己想怎樣能夠進去呢。正在門首呆呆的癡立。聽得門兒呀的一聲。

多愁
多病

嚴母斥子
之病

步出一位老婆婆來。芳瑜一看。原來就是那位老嫗。老嫗問道。你莫非范家少爺嗎。芳瑜應是。老嫗又道。吾家小姐。自從那天郊外遇見少爺後。不知何故。悶悶不樂。害成一病。終日和藥鑪相伴。不是我說句冒瀆的話。少爺實在是個害人精哩。芳瑜道。怎說是我害小姐。不知小姐害我更甚。老嫗道。如今不用說別的話。少爺回家。速央媒妁來。免得吾家小姐害病了。芳瑜道。可否容我一見小姐。聊慰渴念。老嫗道。不用見了。小姐之意。也是這般。少爺快回去罷。那邊有人來了。芳瑜唯唯。

是日芳瑜歸家。見了母親。略略談些校中的情形。然後將自己求婚張家一節。詳細直陳。以爲這件事。母親穩穩應允。不料母親勃然大怒。斥責道。不成人的東西。不思讀書上進。反在外尋芳獵艷。甘墮下流。做娘也沒得說了。總是祖宗無德。生出你這個不肖子。況且娶妻一事。做娘已物色多年。須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由不得你自己做主的。芳瑜聽了這番教訓。又不敢觸怒母親。只得諾諾從命。退到自己臥室裏頭。不由的心中懊惱。

愁腸百結

思量母親決意不允婚事。已成畫餅。躊躇了半晌。終無一策。兩手頻搓。祇在室中亂轉。不住的長吁短歎。

磕破了頭
也沒用

誰叫你不
早些醒悟

俗語說得好。人逢喜氣精神爽。悶到頭來磕睡多。芳瑜經此一番波折。夜來就覺得頭腦昏沉。滿身發熱起來。第二天。他的母親請醫診脈。據說服藥之後。即能全愈。因此不以為意。誰知芳瑜的病。從相思上起的心病。還須心藥醫。藥石自然無效了。日重一日。勢將危急。他的母親起了恐慌。亟求神拜佛。什麼起課筒咧。什麼送羹飯咧。又在自己家堂默默的禱告。足足叩了好幾十個頭。額上平空添了一個鵝卵大的疙瘩。這一天。芳瑜只剩得奄奄一息了。面上微微透着紅暈。他的母親問他言語。也不回答。只是喊着瑩珠妹妹吓……霎時氣望上升。雙眼一瞪。竟嗚呼哀哉了。他的母親到了這時。方纔悔悟。捶胸頓足。只捧着芳瑜的頭。連聲哭叫。闔室悲慟。令人酸鼻。不多一回。芳瑜魂魄歸舍。悠悠的醒轉。衆人一齊止哭。忽聽芳瑜變作女子口音。說道。我不是你家兒子范芳瑜。你們休要弄錯了。他

陰陽錯亂
可惜現在
沒有包龍
圖的陰陽
鏡

以子爲媳
以媳爲子

點明顛倒
鴛鴦

的母親驚問道。芳瑜。你不是我兒。是誰呢。芳瑜道。我是張瑩珠。遇見芳瑜哥哥。彼此命不該絕。同行返陽。不知如何。我與他誤易其舍。這便怎處。衆人聽他說畢。吃了一驚。他的母親連忙差人到張家。探聽消息。少頃打聽的人歸來說道。張家小姐同我家少爺。一個時辰斷氣的。現在蘇醒回來。却換了我家少爺的口氣。衆人聽了大駭。芳瑜的母親歎道。咳……初時我兒要求說婚張家。我不該阻住婚姻。弄到這般地步。祇苦了我的兒了。如今既然這樣。還是合在一處。成全其美。也算補我之過。立即央出一位冰人往張家說親。當下就蒙張翁應允。概除一切俗套。擇了一個吉期。迎娶過門。竟做了一對顛倒鴛鴦。

智謀鴛鴦

蕭錦元同着嚴養臣道。歲已云暮。我們的大難關來了。半文無着。那裏能夠過去呢。養臣道。怎的不是我也。一籌莫展。東借西貸。費了許多唇舌。不要說錢不到手。連那話都不覆一句。只把頭橫搖了幾搖。你想可恨不可

門角裏諸
葛亮且慢
稱贊

恨。錦元道。這些話不用說了。眼看離這個大難關。只有十來天了。總要想個計較。弄一注款項纔好。養臣並不作答。沉思了一回。忽然拍着手。嚷道。有一條妙計在這里了。站起身來。湊到錦元耳朵。低低的說了幾句話。錦元本是個混賬的東西。稱讚道。很好很好。你真算得足智多謀。神機妙用的。諸葛亮。

原來錦元是個富家子弟。只因日事游蕩。狂嫖濫賭。把家財揮霍個罄盡。父母早已亡故。祇有一個妹子。小名金鳳。碧玉年華。綠珠丰韻。嬌小玲瓏。不失閨閣風範。兄妹間感情尚好。有時諫勸乃兄。錦元只是不聽。常與嚴養臣聚在一處。那養臣出身無賴。仗着吹牛拍馬工夫。專做蔑片的勾當。自從拍上了蕭錦元。倒也過了幾年快活的日子。如今錦元手頭空虛。與他商議。他却想出一條美人計來。對着錦元道。你的朋友徐雪農。不是說過的嗎。他的愛妻亡故後。已及一年。現在要想續娶。你何不將金鳳妹子。明說許了他。先賺一份薄薄的財禮。再行想個法兒。席捲逃走。豈不甚妙。

放白鴿

但須和他親近些。他纔能中計呢。錦元道。那個自然。二人商量妥貼。方各分頭散去。

再說那徐雪農。天生得個儻風流。正是一位翩翩濁世的佳公子。自賦悼亡後。心中鬱鬱寡歡。那日枯坐書齋。很嫌寂寞。外面跑進一個小使。手裏拿着一張請客票。稟道。有人請少爺吃酒呢。雪農閱畢。知是蕭錦元在清和沿碧霞粧閣酒叙。自己正苦無聊。便借此一解悶懷。有何不可。卽命小使取過一件獺絨大衣。穿在身上。吩咐阿三備好包車。上了車子。不多一回。已到了碧霞院中。相幫喊一聲客來。雪農踏進房間。錦元連忙過來招呼。養臣更是撥臀放屁。用出他全身工夫來。碧霞認得雪農。叫聲徐少。問道。怎麼長久不到此間來。雪農道。前幾日少有空閒。今天也是錦元兄的巧。請我的時候。尙未外出。我纔能到這裏來呢。正說間。衆客先後都到。錦元吩咐起手巾。端整檯面。房間中人七手八腳將檯面擺好。錦元讓雪農坐了首位。衆客挨次坐下。自己主位相陪。各人又寫了局票。雪農叫的是

雪農殆悟
其詐耶

花慧娟。錦元叫了本堂。養臣叫了金養玉。其餘各叫自己相好。酒過數巡。堂差陸續的來了。有唱京調的。有唱小曲的。燈紅酒綠。笑語喧譁。十分熱鬧。養臣發起打了一個通關。衆人直吃到十點多鐘。方纔酒闌席散。灑行之際。錦元定要雪農到新旅社。閒談一回。雪農拗他不過。只得應允。當下走出碧霞院子。坐車望大新街而來。到得新旅社。同入錦元預定的房間。見一美貌女子坐着。見雪農呆了一呆。那女子微含笑。丟了雪農一眼。起身走入隔壁房中去了。錦元讓雪農坐下。始說道。不瞞徐兄說。方纔那個女子。實是小妹金鳳。十九歲。尙未受茶。因聞徐兄鸞膠未續。中饋尙虛。意欲將小妹許配徐兄。聘禮不拘。幸勿推辭。雪農本則見了女子。好生詫異。今聽錦元一番說話。方始恍然大悟。忙答道。小弟有何豔福。得配令妹。還請錦元收回此語。錦元那裏肯聽。說道。徐兄。你又來了。莫非嫌我家寒嗎。養臣也在旁慫恿。雪農道。既承錦元兄如此見愛。情難固却。但我有一個要求。明日我放汽車來。迎請令妹一游張園。得能性情相合。自當

若輩所爲
誰知金鳳
大不爲然

胸中早有
成竹

謹遵台命。錦元道：「理應如此。儘管不妨。談妥後，雪農卽起身告別而行。」金鳳見了雪農，不禁暗暗喝了一聲彩。世間竟有這樣美貌郎君，若得終身許了他，一輩子的快活哩。心下轉埋怨他的哥哥道：「你家家產敗得乾乾淨淨，倒還罷了。不該將我妹子輕視。和那養臣想出什麼美人妙計，把妹子做那釣魚鉤上的香餌，去引誘徐雪農，鑽入這個圈套。然後席捲雪農所有，逃遁他鄉。倘若我哥哥不改故態，胡作胡爲，到了那時，我金鳳依舊身世飄零，像那水上浮萍一般，不是自尋苦吃嗎？還是趁此機會，飛出牢籠的好。」胡思亂想了一回，方纔解衣就寢。比至醒來，已是日上三竿了。慌忙梳洗完畢，專候雪農汽車到來。其時錦元養臣尚在睡鄉，領畧黑甜滋味。汽車已來迎接，金鳳並不喚醒哥哥，下樓來到門前，見雪農坐在車中，今日更加華麗，穿一件淺蜜色絲葛白狐嵌皮袍子，外罩元色時花鐵機緞青種羊馬褂，頭戴貂皮帽，越覺可愛。金鳳看到這裏，不覺自慚形穢了。

汽車何等迅速。轉瞬間已到了味蕪園中。車停而下。二人進了安瓊第。泡茶坐下。雪農首先說道。令兄定要將賢妹許配與我。究竟有甚用意。乞道其詳。金鳳粉面含羞。忸怩了半晌。低聲歎道。我家哥哥存心不良。將我許配君子。實是一條美人計。如今我見郎君風雅宜人。迥超流俗。敢將哥哥惡意和盤托出。如蒙不棄。情願侍奉箕帚。終身相託。雪農點點頭。其實心中早已料着。一半。又聽金鳳說出根由。疑團盡釋。拊掌笑道。果然不出我之預料。今日邀你到來。本爲此事。既承賢妹雅愛。安敢不遵。願訂白頭之約。二人又談了些閒話。付了茶資。仍坐汽車回旅社來。

這時錦元養臣已醒。在那裏對臥抽烟。見雪農金鳳來了。連忙招呼不迭。雪農道。錦元兄。小弟與令妹性情甚合。彼此允洽了。說着。身畔取出一捲鈔票。計有二百餘元。說道。這是聘娶令妹的財禮。請兄收了。後天即借旅社結婚。錦元接過鈔票。滿口應承。答道。愈速愈妙。也算完了我一樁心事。雪農聽他應允。興辭告歸。到了後天。雪農來與金鳳結婚。一切排場。均照

一相情願
其如妹子
變心何

錦元毫無
見識安得
不敗

且慢得意
眼前就要
失意了

文明辦法。不必細叙。禮畢。新人接到家中。見過翁姑。諸親百眷也都見了。禮。居然是一位正式的繼室。此後錦元時到徐家走動。雖得了三百元財禮。除去當日開銷。僅多了二百元。勉強度了難關。心還未足。暗中來催促行事。金鳳當着他哥哥面。不敢違拗。允許他明晚用汽車來接。停在後門外等候。錦元大喜而去。

翌日。錦元捱到晚膳後。在車行裏租了一部汽車。自己駕駛而來。在徐家後門外等候。少頃。裏面有人問道。可是哥哥來了嗎。錦元應道。不錯的。是我來了。只見裏面遞出兩隻大皮包。金鳳走將出來。一聲不響。坐上汽車。錦元開機疾駛前行。心裏非常得意。忽聽背後開口道。你且認認我是誰。錦元回頭一瞧。嚇得忘魂喪膽。原來車中坐着的。不是妹子。是他妹夫徐雪農化裝的。此刻裝已卸去。握着一枝手鎗。鎗口正對着自己身子。錦元慌忙停車。求饒不止。雪農道。你不該將妹子來誘我。若非我有智謀。定入你美人圈套。我今問你。下次可改過嗎。錦元口稱願改。雪農就在皮包中

勞工神聖

取出二百元與他。以後不准他再上門來。說畢下車而歸。告知金鳳。金鳳笑道。我的哥哥。正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勞働鴛鴦

叮噹。踢。噠！叮噹。踢。噠！一個工人舉着一柄鐵錘。在那裏打塊火炭般的烙鐵。火星迸得滿屋子。好像放着花炮。兒他的臉上塗滿了煤灰。鐵屑夾着一絲一絲的白肉。簡直和戲臺上的二花面差不多。他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却全神貫注地打鐵。並不留意他事。這一副辛勤勞苦的樣子。令人起敬。其時跑進一個女子。手裏提着一隻小籃。低聲喚道。阿新哥哥。日光晌午了。大該也好歇手吃飯哩。阿新這纔放下鐵錘。笑道。慧珍妹妹。我做事出了神。倒也不覺得飢餓呢。說着兩人走到屋後。並肩坐在簷下那塊石上。慧珍揭開籃蓋。取出一小盤蔬菜。一大盤糙米飯。送到阿新手裏。阿新接將過去。狼吞虎嚥了一回。早已吃畢。慧珍收拾好了。恐怕荒他的工。提籃自去。

柴根麥飯
滋味深長

掙來的血
汗資也

這天午後。慧珍坐在紡車裏。胡胡的紡那棉花。無聊的時候。唱個小曲兒解悶。閱者……：試想這對夫妻。這樣的認真工作。在那勞働界裏。也是不可多得了。阿新却朝出晚歸。一天能做五六角的工資。合着慧珍所賺。用以度日。綽綽有餘。誰知天外飛來一場橫禍。弄得他夫妻二人。險遭不測。容作者慢慢表來……：仍說慧珍正紡着棉花。忽聽門外一陣剝啄的聲音。只道是阿新回來了。立起身來。將門一開。見那人並不相識。呆了一呆。那人却問道。金阿新在家嗎。嘴裏說着。早已一屁股坐下。慧珍見他一臉橫肉。知非善類。免不得招呼了一聲。回答道。他還沒有歸家呢。你有事。請你明天再來罷。

來者必非
好人

那人看了慧珍幾眼。這纔返身向外。恰巧阿新遠遠地來了。一見那人。喊道。黃先生。好久不見了。裏邊請坐。原來這黃先生喚做世瓚。是當地劣紳。嚴子藩的心腹。篋片。能言舌辯。辦事能幹。所以子藩十分得寵。他就仗勢欺人。爲虎作倀。阿新怎麼認識他呢。也有一個緣故。要曉得阿新做工的

賊頭狗腦

那家鐵廠。卽是子藩創設的。時常派世璜前來督工。因此認識那知世璜。見慧珍貌美。頓起惡念。今番到此。本想調戲慧珍。不料慧珍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不甚理待。世璜大失所望。可巧阿新適歸。讓他落坐。世璜就趁水落船重。行回到裏面。分賓主坐下。慧珍到竈下。舀出一盆熱水。阿新洗過手面。要和世璜攀談。世璜却不住的偷瞧慧珍。一雙滴溜溜的賊眼。烏珠好像看得飽的樣子。慧珍早已覺察。卽忙背轉身子。紡他的棉紗。臉上很現着怒色。祇因碍着丈夫面皮。不然罵他一個發昏章第十一。阿新雖是個工人。帶着三分粗魯氣。却見世璜賊形賊狀。好生驚訝。留神細察。知他存心不良。畢竟少年性情。那裏忍耐得下。不覺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我家妻子粗俗得緊。沒有什麼好看。請你別瞧得他難以爲情了。世璜聞言。這一張狗驢臉。臊得像糊猴屁股一般。夾着那個酒糟鼻。又好比血灌的豬頭。嘴裏却不肯認錯。反睜圓了鼠眼。怒道。不識擡舉的東西。人家好意前來屈尊相就。你知道黃先生是何等樣人。胆敢得罪我嗎。說着。把桌子

直言冲撞

胆小非君
子無毒不
丈夫

移屍坑害
禍已臨頭

一拍罵一個不任。阿新怒不可遏。伸手就是一掌。早打在黃先生的耳根上。說道。快給我滾出去。氣得黃先生暴跳如雷。咬牙切齒的走了。

一天早上。阿新起身出外。將門一開。一聲响亮。早跌進一件東西來。定睛細看。原來是一個死屍。嚇得阿新魂不附體。返身進內。喚起慧珍。急得夫妻二人。戰戰兢兢。不知何人移屍陷害。正在這個時候。地保也來了。懷中取出鐵鍊。套在阿新頸上。不由分說。拉了就走。慧珍哭得死去還魂。左右的鄉鄰。見阿新犯了人命案。一齊詫異道。阿新平日很是安分的。怎麼殺起人來呢。彼此議論紛紛。慧珍好不淒慘。眼見得這場飛來橫禍。不知如何結局。懇求了幾個老鄉鄰。趕到縣前去打聽。自己也無心紡紗。呆呆地坐在那裏。潛潛淚下。

再說阿新被地保拉入縣衙。擊鼓升堂。兩邊衙役三班。吆喝了一聲。縣官升座。命帶阿新問供。問不到幾句話。外面又跑進一人。口喊冤枉。阿新一眼瞧去。就是那個冤家對頭的黃世璜。只見世璜跪下稟道。父台在上。金

暗中賄賂
使阿新冤
遭不白

生拆
散鴛鴦

阿新謀死的人。實是我家嫡親姪兒。死得好苦。有所說一命償一命。請父台作主。縣官方欲細細拷問。長隨送過一盞香茗。內有一張紅紙條兒。上寫着『此事不必深究。只將金阿新嚴刑審訊可也。』這縣官本是個貪贓枉法的好貨。當下心裏明白。就把金阿新百般拷打。五毒加身。憑你阿新是鐵製的好漢。到了這個時候。身上生滿了口。也難分辯了。只得硬着頭皮說道。愿招！愿招！書吏抄了口供。阿新畫了花押。發入內監拘禁。世璜的姪兒。縣官命他自行備棺殮殮。一面申詳上司。等候回文轉來。處決阿新。

慧珍在家。得着這個消息。大哭一場。痛罵黃世璜忍心害人。不置。自此之後。可憐他風雨不更的送那監飯。又典質了衣服首飾。作那通監使費。到夜來紡着棉紗。得些工資度日。這一天。隔壁的王大嫂子。手裏抱着一個小孩。過來探望慧珍。笑吟吟的說道。聽說現在的縣官。貪贓枉法。被上司查出他的劣蹟。已經參奏革職了。換了一位清官。明天就要到任的。金家

攔與呼冤

重翻舊案

嫂嫂。你家阿新哥。受了這番冤枉。何不前去伸冤呢。慧珍聽了。轉憂回喜。立刻托王大嫂子的男人。寫了一張狀子。到了明朝。也不梳洗。奔到縣前。見衙門中人忙碌異常。排了道子。迎接新官上任。少頃鳴鑼喝道。新官乘轎而來。慧珍看得清楚。搶步上前。跪倒在地。口喊青天大老爺。冤枉吓……縣官拍扶手停轎。慧珍遞上狀詞。縣官閱畢。命差役帶慧珍到堂。縣官進了縣街。立刻升坐大堂。傳慧珍訊問。慧珍從頭至尾。供了一遍。又到監裏。提出阿新。也是極口呼冤。縣官細看阿新。不像行兇的惡徒。研訊之下。口供竟與慧珍相同。阿新又供道。此案發生。是在黃世瓚口角之後。縣官立傳黃世瓚到案。把驚堂木一拍。怒道。你移屍陷人。該當何罪。快快從實招來。如有半個虛字。須知國法無情。黃世瓚好像青天裏打了一個霹靂。嚇得骨軟筋酥。嘴裏却強硬道。這件命案。已蒙前任父台審結。阿新謀害我家姪兒。真憑實據。國家向有定例。已無翻供之理。還請父台明鑒。縣官不去理會。吩咐提棺相驗。及至驗畢。作回報並無傷痕。是生前病亡的。世

世璜自呈
口供阿新
方得重視
天日

璜早嚇得面如土色。縣官察得他的奸狀。立命大刑伺候。那班差役指着世璜道。快些招罷。免得皮肉受痛苦了。世璜咬釘嚼鐵。那裏肯承認。縣官喝用夾棍。兩旁差役掀翻世璜。將夾棍夾起。三收三放。世璜殺豬般的極叫。挨熬不過。只得招道。小的該死。只因那日見了阿新妻子貌美。頓起不良之念。有意前往調戲。不料阿新妻子聲色不動。心裏討了沒趣。後來阿新來了。小的淫心不改。不住偷看。阿新直言痛斥。弄得我羞慚無地。回家心想報復。可巧姪兒夜中病故。我就將屍身背到阿新門首。倚在門上。使他開門跌到裏面。說他謀死。又送了前任二百兩銀子。判阿新抵罪。不想此事瞞不了青天。只求筆下超生。縣官得了口供。將黃世璜釘錄收監。又將前任縣官傳到。備文解到撫憲衙門。發往黑龍江。爲貪贓枉法者戒。命差役釋了阿新刑具。撫慰了幾句。夫婦二人當堂叩謝了活命之恩。縣官又給了一百兩銀子。夫婦歡天喜地。雙雙返家。仍舊作那勞働生涯。安閒度日。

夫婦重叙

自由鴛鴦

點明自由
兩字

噠！噠！噠！一輛淺紅色的汽車。風馳電掣般駛來。車中坐着一對少年夫妻。顧盼自豪。你道是誰。這位少年叫舒翼雲。曾在中學校畢業。學問程度極高。一生崇尚自由。常對人家說『不自由。毋甯死。』所以無人敢去侵犯他的自由了。娶妻程氏。閨名璧貞。也是女學校裏出身。中西文理。都不亞於翼雲。在校時候。兩下裏書信往來。愛情的熱度。差不多達到了沸點以上。彼此承認爲未來的夫妻。數月後。翼雲稟明父親。選定了吉日。與程璧貞自由結婚。今天夫妻二人。雇了一輛汽車。歡度蜜月。出外閒遊。這時汽車經過跑馬廳。正值西人春季賽馬。四圍的看客。都站在高搭的板上。人山人海。萬頭攢動。翼雲向璧貞道。我們也在此看一回跑馬罷。璧貞點首贊成。翼雲吩咐車夫開到跑馬總會。購票上了看臺。見那邊標杆上紅旗已落。十來個穿綵色衣帽的西人。騎在馬上。磕着身子。好似流星趕月般。在那青草地上飛跑。一圈跑畢。是小馬立師黃衣黃帽黃馬佔勝。

小馬立師
乃是上海

著名素馬家

一時看臺上拍手歡迎。聲似雷動。直等到賽畢。看客紛紛散去。翼雲携了璧貞的手。下臺上車而行。

閻瑞生爲最近圖財謀害妓女案之凶犯

其時天已傍晚。翼雲覺得腹中饑餓了。便命車夫駛至四馬路倚虹樓。雙下車入內。西崽引進餐室中坐下。各點了幾樣菜。開了一瓶張裕公司製的櫻甜紅。吃酒中間。璧貞道。聽說這兩天九畝地新舞臺。連演頭本閻瑞生。佈景都是實地寫生的。演來很有精采。我想去一開眼界。你道如何。翼雲只要愛妻喜歡。斷無不允之理。即命西崽搖了一個電話。知照案目阿金。留下兩個包廂座位。吃過幾道菜。翼雲掏出金錶一看。已是七點三刻。可巧菜已完畢。用過咖啡茶。西崽呈上菜單。翼雲即在下面簽了一個字。同出倚虹樓菜館。驅車往九畝地來。

夫妻二人進了新舞臺。案目阿金撮着笑臉。過來招呼。便在特別包廂中坐下。阿金送上水果瓜子等物。又泡了一壺香茗。臺上武戲挑華車已畢。頭本閻瑞生開場了。璧貞素來愛觀新劇。加着佈景中有「新一品香」

戲中事實

「百多洋行」「福裕里」「大世界遠景」「會樂里的妓院」「百花里的過街樓」「閩瑞生當場洒水」「胖新娘與小新郎行結婚禮」等。所以聚精會神的。瞧那臺上演劇。做得出神入化。看客個個拍手稱贊。翼雲也贊不絕口。做到麥田中謀害蓮英一段。十分淒楚。又令人悲從中來。那麥田的景象。也像真的一般。結末看到閩瑞生遇見包探。在青浦河中洒水一幕。那個大水景。尤爲特色。劇終人散。二人正出戲院時。瞥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嬌好女子。對着翼雲點頭微笑。翼雲只作未見。扶着璧貞上車而歸。

此女何人

大凡新婚夫妻。總是甜甜蜜蜜的。不要說翼雲和璧貞。就是別的夫妻。諒來也差不多的。誰知那個翼雲自由慣了。滿月後。受不慣閨房束縛。天天到外邊去游玩。璧貞起初並不放在心上。一日。翼雲換了一身很華麗的衣服。面上薄薄的施了一層雪花。方纔移步向外去了。璧貞見他這副情形。頓生疑意。或者翼雲有了外遇。也未可知。不然。何以要這般的修飾呢。我不如暗地去偵探一回。看他在外面做些什麼。想定主意。暗中便來察

只此一點
疑心引起
下文許多
趣事來

訪翼雲的自由行動。作者就將他攔遠一邊。按下慢表。

蕩婦自有
一副引人
之處

再說翼雲瞞了璧貞。背地裏約了一個情人。名喚金小桃。即是那夜看戲出外時。遇見的這個嬌好女子。年方二九。本係游戲場中著名蕩婦。生得姿容妖冶。體態風騷。回眸一笑。真能令人奪魄勾魂。翼雲自與他結識後。漸漸把璧貞攔在腦後了。小桃見翼雲是富家子弟。揮霍非常豪爽。便有意用籠絡手段。天天灌他一碗迷魂湯。好教翼雲一心一意常到他家去走動。博取纏頭。這晚約在新世界玻璃花園中相會。翼雲即趁電車前往。無心去看那些頑意兒。就在玻璃花園內泡了一壺香茗。誠誠心心的專等小桃。候了好一回。不見小桃到來。心頭覺得有些焦躁。這時候。却有一個婦人。在隔桌泡茶坐下。背轉臉兒。看那塢中梅花。一陣陣的芳香撲鼻。沁人心脾。翼雲毫不留意。只呆呆地望着小桃。沒精打采。在懷中取出一枝煙捲。吸着解悶。猛聽得自由廳裏。絃索鏗鏘。原來沈易書的三絃拉戲。那一聲一聲的餘韻。嫋嫋的送將過來。十分動聽。彷彿一個人在那三絃

望眼欲穿
矣。婦人是誰
殆即璧貞
耶

上已踏青

中唱呢。拉畢。日場散了。游人陸續散出。也有在園內泡茶的。也有看塢中梅花的。也有觀池中游魚的。這個當兒。只見小桃姍姍來了。

輕狂之態
畢現紙上

翼雲大喜。連忙招呼小桃坐下。小桃笑吟吟說道。累得你等久了。我在那裏聽拉戲呢。翼雲道。早知你在自由廳。我也來陪着你聽了。小桃斜瞟了一眼。又把櫻唇一批。說道。那個要你陪着我。我又不是三歲半的小孩子。給人拐了去嗎。翼雲笑道。你真是個薄皮嘴。我也說不過你。你腹中有些飢餓嗎。小桃點了一點頭。翼雲便携了小桃的手。從自由廳畔的石梯上。登樓到了西菜室。只見先前那個婦人。也在那裏進餐。兩人吃大菜的時。小桃甜言蜜語。引得翼雲神魂顛倒。不復能自主了。便將坐的椅子。移近了小桃坐處。低聲說道。我今天已在大行臺。定了一個房間。你我可以到那邊去一叙了。小桃故意面裝難色。答道。我家母親很是嚴厲。倘過遲了回去。定要受他責備。橫豎我們日子正長。不愁沒有暢叙的時候呢。翼雲聽他不允所請。大爲失望。小桃見他神色有異。暗暗好笑。忍着道。我們

顛倒石榴
裙下矣

寫小桃處
處是假妙

突如其來

此刻就去可好。翼雲不等他說完，好像得了命令一般，立刻付了餐資。雙下樓，出了新世界，雇車直到大行臺，進了賃定的大房間，並肩談話，漸漸入港，忽聽得門外輕輕的叩了幾下，翼雲不覺怔了一怔。

翼雲把門開放，却是茶房問道：你來做什麼？茶房道：請先生到賬房中去聽電話。翼雲一想，奇了，我在此間，是沒有人知道的，誰給我電話呢？越想越奇，便信步走到賬房中來。在電話裏聽了一回，並沒有半些子聲息，將機搖動，聽得裏面問道：你要打到什麼地方？翼雲知己搖斷了，沒奈何回到樓上，誰知踏進房間，猛然吃了一驚，只見璧貞端端正正坐在床沿之上。原來方纔的婦人，就是璧貞，被他尋見了翼雲，處處相隨，後見翼雲同小桃出了遊戲場，也跟了出來，也在大行臺開了房間，私下問茶房可認識這個女子？茶房道：那個不認識他是金小桃，在此間常常出入的。璧貞大喜，給了他十元鈔票，叫他將翼雲騙去聽電話，又給了五十元與小桃，不許留在此間，倘然不肯答應，要喚巡警到來，扭解捕房，小桃得了五十

買通茶房
設下圈套

退却情魔

元也甚願意。竟一溜烟去了。不須細叙。此刻翼雲見了璧貞。嗒然若喪。一言不發。璧貞也不去駁他。只將好言勸慰道。這種路。柳牆花那裏有什麼情愛。不過貪着你幾個錢罷了。你試捫心一想。便明白過來了。翼雲見妻子和顏悅色。諄諄相勸。覺得世界上的女子。總沒有璧貞這樣賢惠。頓時回心轉意。恢復他們這對自由鴛鴦。作者也宣告閉幕了。

回命鴛鴦

苦吓！苦吓！那少婦拋着雙行眼淚。一種憔悴可憐的樣兒。憑你心如鐵石。見了也要傷懷。少婦不住的哀哀啼哭。淚珠兒好像斷線珍珠。點點滴滴沾在襟上。那窗外的殘陽。呈着血一般的顏色。正照他。慘淡花容。幾乎把頰間的淚痕。誤作了血斑。諸君！那少婦何以傷心到這般呢。請觀下面這段悲慘事實。

話說蘇州城內。三多巷中。有一家姓桑的。祖籍福建。久居在蘇。主人名喚建侯。年方二十四歲。父母皆歿。娶妻杜氏。小字鶻孃。妹喚纖姑。尙未出閣。

一語成讖

夫婦間非常恩愛。說什麼將來同生同死。那知這句話竟成了夫妻終身讖語。那一天建侯與鵲孃織姑吟詩消遣。享受閨房之樂。忽見一個僕婦送進一封電報來。建侯連忙拆開。盡是洋文號碼。鵲孃即在書架上取了一本明密碼。照數將字譯出。三人聚着觀看。見上面寫着道。建侯悉。余蒙極峯簡任蜀財廳長。即請速來就秘書職。藩支。建侯閱畢大喜。向鵲孃道。今既有此機會。我想即日動身。與你暫別。鵲孃却一憂一喜。喜的是父親任了廳長。愛的是丈夫出此遠門。路途上無人照顧。狠有些放心不下。怎奈父親之命不能阻擋。丈夫不去。因答道。應當即日就去。免得我父懸望。織姑也在旁向哥哥道賀。建侯胸襟洒落。吩咐僕婦置酒暢飲。夜來夫妻二人雙雙安寢。鵲孃在枕邊叮嚀再四。方纔入夢。一到來朝。鵲孃絕早起身。收拾行李。備了路上應用東西。命家人先行挑出城去。在車站守候。建侯也要動身了。與鵲孃握手言別。鵲孃說不盡千言萬語。依依不捨。織姑也祝哥哥路上平安。早發家書回來。建侯一一領諾。方始上轎而去。鵲孃

寫鵲孃一喜一憂盡在不言中

默然銷魂者別而已矣

生雖竟成
死別哀哉

見丈夫去了。忍不住一陣心酸。落下幾點淚來。回轉房中。悶悶不樂。幸有織姑作伴。過了幾天。便覺芳懷中放寬了好些。

這天建侯已抵重慶。就在旅店中歇了一夜。明日換淺水輪船進川。也是合當有事。建侯忽想起此間進川。沿途風景絕佳。我何不一路遊覽前往。落得一開眼界。有何不可。想定主意。即叫家人喚了一部車子。家人不敢違拗。當將車子雇定。講好車價。然後把行李發到車上。建侯乘車向前。沿途游玩山景。真令人逸興遄飛。豪情大放。有時在車上吟詩一首。對景生情。所以一程復一程。曉行夜宿。倒也不覺其苦。那一天。建侯身坐車沿。但見山連山。山接山。山套山。山懷山。人在山凹中行走。只有一條鳥道可通。正眺望間。猛聽得一聲呼嘯。車夫喊道。不好了。強盜來了。建侯一聽這話。驚得一身冷汗。

建侯遇盜

寫建侯路
上平安反
照下文危
險乃是小
說中之烘
雲托月法

說時遲。那時快。早從山凹中閃出一個人來。手中執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喝道。大王爺在此。快留下買路錢來。車夫與家人戰戰兢兢的跪

這段情節
都是作者
描摹出來

在地下。只是哀求饒命。建侯少年性情。少有閱歷。當下見了強盜。並不害怕。大聲的喝道。哇！你這個狗強盜。好生無理。胆敢在此間出沒。路劫官長。該當何罪。強盜哈哈大笑。你這廝瞎了眼碼。偏有這個胆量。在大王爺跟前反抗。諒你也不知道我的利害。叫你頃刻間。身首分離。說着。掄刀在手。惡狠狠的望準建侯當頂劈下。這時建侯心慌。趕緊將身子一側。往後便逃。強盜的刀正劈在車上。建侯即從地下拾起一塊石子。用力擲去。拍撻一聲。打中強盜的面門。強盜吃着痛。哇呀呀的叫將起來。罵道。刁娘養的。今天大王爺定要取你的性命。說罷。飛步追來。

建侯見勢不妙。知道性命難保。也顧不得山路崎嶇。連爬帶跌的向山間逃遁。誰知那個強盜。在後怎肯饒赦。緊緊追趕。你想建侯怎跑得慣山路。氣喘吁吁。渾身是汗。好容易逃到山頂上。方始不見了那個強盜。略爲放心。就坐在一塊巖石上。稍事歇息。心中懊悔道。這是自己不好。走什麼早路進川。遭逢危險。倘被鷓鴣孃知曉。不知要怎樣的埋怨我咧。如今是好了。

那個強盜已去……心裏還沒想完。一回頭見那個強盜飛身越過山峰。見了建侯。大喝道。刁娘養。你老躲在這裏。又被大王爺找到。看你逃往那裏去。言畢。舞動那手中的刀。直取建侯。建侯嚇得面如土色。慌忙立起身。驅向前便逃。那知走不多幾步。迎面一座峭壁。直透霄漢。阻住去路。下面却是一條深澗。建侯只叫了一聲苦。淚如泉湧。向空泣道。鴛鴦！鴛鴦！吾親愛的妻吓！我與你長別了。說着。奮身跳下。可憐建侯跌爲齏粉而死。

此是建侯
之最後語
嗚呼死矣

再說那車夫和家人。見強盜追趕建侯。不敢前來阻擋。撇下了主人。推動車子行李。逃命去了。家人回到方纔打尖所在。專候主人回來。那知等到了傍晚。却不見建侯踪跡。三日後。仍到山邊而來。依着足跡尋訪。直找到山頂之上。方知主人投崖死了。家人就在那邊哭拜了一回。方纔折回原路。不分星夜。趕到蘇州。挑了一肩行李。回轉家中。這時鴛鴦正同織姑在窗前刺繡。突見家人回來。趕着問道。主人在路上平安嗎。家人聽鴛鴦動

噩耗傳來
芳心碎矣

問。撲簌簌。下淚來。跪倒在地。鵲孃見了家人這般形狀。好生奇怪。忙道。主人怎樣了。快些說來。家人哽咽答道。可憐主人去重慶不遠。路中遇着強盜。一時逃不脫身。竟投崖死了。鵲孃聽了。急問道。你說些什麼。家人又說道。主人投崖死了。說罷大哭。鵲孃不聽。猶可。一聞此言。頓時芳心如碎。暈了過去。

織姑在旁。得聞凶耗。亦然放聲大哭。見鵲孃暈去。連忙止住了哭聲。扶着鵲孃叫喚。半晌。鵲孃醒來。號哭道。不幸丈夫遭此慘劫。痛死我了。真個哭得死去還魂。織姑一旁解勸。好容易把鵲孃勸住了。哭毀粧成禮。卽在堂前招魂。立了靈位。鵲孃心如刀絞。又大哭了一場。當下命家人往寺院中去。延了僧衆。唵經超度亡魂。拜了四十九天長懺。七終後。鵲孃便存了一條厭世之心。加着日夜哀哭。頓把花一般的嬌容。消瘦得不成樣兒了。可憐他哀毀過甚。又得了咯血之症。作者寫到這裏。有一隻春調。單表鵲孃的苦處……

哀感頑
排惻動
讀至此
哭之同
聲一為
人飽

同命鴛鴦
可以傳矣

春季裏梅花陣陣香。恩愛夫妻不久長。忽然電報憑空到。吾丈夫出外別家鄉。

夏季裏荷花水面多。丈夫路上遇強徒。不幸遭此無妄禍。可憐他投崖命嗚呼。

秋季裏桂花滿樹金。盼斷天邊一片雲。家人歸來傳凶耗。霎時間驚碎奴芳心。

冬季裏雪花片片飛。鵲孃心中歎孤樓。人生百歲終須死。黃泉路上去話分離。

鵲孃十分淒慘。就在夜深人靜時候。私吞了兩盒燐寸。及至織姑得悉。請醫生前來施救。已是不及。可憐鵲孃嬌啼了一回。香消玉碎了。

幻夢鴛鴦

細雨連朝那窗外的幾株芭蕉兒。越顯得青翠可愛。雨點兒淅淅瀝瀝。經着風一陣一陣的。打在疎窓上。打得颯颯的響。個不住。其時案頭坐着一

鏡秋殆少年
年意中人乎

交代明白

入夢了

此處叙夢
中筆

點景入畫

位少年握管沉思。桌間鋪着一張花箋。上寫着『鏡秋妹妹粧右。』六個簪花小字。那少年似乎含着一腔柔情。覺得千頭萬緒。端的從那裏說起是好。仍把手中這枝筆。擱在架上。抬起頭來。望那窗前雨景。面上現出抑鬱的樣子。不禁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你道這位少年是誰呢。原來他姓姜。雙名玉笙。吳縣人氏。經綸滿腹。學富五車。今年二十多歲了。只因家道中落。尙未授室。他的性情却十分瀟灑。所以不願同那些市僧爲伍。只靠着一枝禿筆。作那賣文的生涯。倒也逍遙自在。無束無拘。近日陰雨連綿。念及自己的心上人。正當出神的時候。覺着精神恍恍惚惚。身子一斜。便靠在那張籐交椅上。沉沉的睡着了。

朦朧間。自己的身子。好像在一家花園子裏。擡頭見一座白石大牌坊。上題着縹緲僊境四字。玉笙由甬道上。緩緩前行。過了一條紅板橋。橋下一泓碧水。清澈見底。真個游魚可數。又見前邊一帶垂楊。夾着幾株桃花。彷彿西湖六橋的景象。玉笙方駐足疑眸。遠遠地一個美人兒。分花拂柳而

寫鏡秋之
出場突如
其來妙筆
驚人

回顧上文
倘恍迷離
不必實有
其地

來。玉笙看得清切。驚喜道。兀的不是鏡秋妹妹來了。慌忙迎上前去。喚道。鏡秋妹妹。你竟想煞我了。今日一見。聊解我平日的相思。鏡秋臉泛朝霞。答道。玉郎。你自己忘情。反來埋怨妹子則甚。前日我命小婢鶻兒。遞上一封小緘。怎奈你沒有片音。隻字覆我。小妹日夕盼望。幾乎望穿了秋水。說着。微含嗔意。玉笙陪着不是。鏡秋始回嗔作喜。二人手挽手兒。步進了一座水閣。那座水閣。子面臨大河。水勢湍急。宛如一條匹練。隱隱似有幾點帆影。人在其中。幾疑入了圖畫。二人相對坐下。鶻兒獻上香茗。玉笙懷着一腔心事。此番可在美人跟前。剖陳衷曲了。但一時難以啓口。欲言又止。只顧呆呆望着鏡秋。正要開言動問。忽聽外面一陣笑聲。走進幾位女郎。一個個花枝招展。把個玉笙看得眼花撩亂。

鏡秋慌的立起身來。向衆姊妹殷勤招呼坐下。並代玉笙介紹。一位是孟翠鸞。一位是陶秋影。一位是歐陽碧城。一位是顧韻珠。都生得如花如玉。傾國傾城。來赴鏡秋之約。秋影首先說道。玉笙哥哥與我們初會。理當吟

鏡秋之姓
從翠鸞口
中說出此
係省筆

詩歡迎。韻珠接嘴道。曉得你是位大詩家。誰耐煩作這個勞什子。碧城道。顧妹妹。又要這樣了。不怕玉笙哥哥笑你癡頑嗎。翠鸞也道。陶妹妹既要作詩。由他出去出醜。我們沒法干涉他的。又回顧鏡秋道。梁妹妹。你想我這句話。是也不是。鏡秋笑了一笑。立即吩咐鶻兒。端整幾個碟兒。擺設停當。請衆姊妹坐下。玉笙坐了首席。鶻兒旁側斟酒。飲至中間。玉笙道。悶酒乏味得狠。不如我們行一個飛花令。消遣如何。秋影贊成不迭。衆姊妹也甚高興。玉笙道。各人吟古詩一句。句中嵌一春字。一來我們歡會。滿室生春。二則韶華將去。借此作饒春之舉。那不是最有趣的事嗎。衆姊妹齋聲稱善。

秋影道。請玉笙哥哥發令罷。玉笙也不推辭。飲了一杯令酒。念道。雨中春樹萬人家。順手一數。挨着碧城。碧城不加思索。吟道。桃花依舊笑春風。玉笙道。如今該孟妹妹接令了。翠鸞笑了一笑。將門杯飲盡。接着吟道。紅杏枝頭春意鬧。秋影笑道。隔牆紅杏。春色暗傳。孟妹妹。你想傳到那一個身。

上去呢。翠鸞的粉頰含羞。將秋影打了一下。罵道。油嘴滑舌。到後來必要罰入拔舌地獄。將你個舌頭鉤去咧。鏡秋道。你們只顧鬥口。那個接令也糲糊了。玉笙笑道。我早已數好。就是妹妹接令呢。鏡秋不禁笑將出來。險些兒把一口酒噴到玉笙臉上。停了半晌。方念道。乞借春陰獲海棠。衆姊妹一齊讚好。秋影點着頭說道。這句很有意思。想必春陰是玉笙哥哥。海棠就是鏡秋了。說得鏡秋紅暈了兩頰。玉笙偷眼瞧去。愈覺得百般嫵媚。真個似一枝露滴海棠。韻珠催着秋影道。陶妹妹快接令下去。別用亂嚼了。秋影眨了韻珠一眼。念道。梅雪爭春未肯降。念畢。又道。你催着我。就把令飛到你身上。韻珠道。好姐姐。求你不要惡作劇。被玉笙哥哥見了。豈不要笑。你是戲中的小丑碼。秋影道。笑是由他。笑小丑我自爲之。韻珠不去睬他。吟道。舍南舍北皆春水。鏡秋道。請令官收令罷。玉笙遂朗吟道。春窗一覺風流夢。衆姊妹都讚道。人生無非如夢。那有幾個人在夢中覺悟呢。碧城又道。我們酒也夠了。大家散罷。說着。衆姊妹欣然別去。

深合夢中之景

鏡秋引着玉笙去見梁母。梁母住着一所大院子。名曰綠蕉軒。只見軒外有幾個丫髻婢。在那裏撲蝶游戲。二人進了綠蕉軒。梁母正中坐着。玉笙搶步上前。拜倒在地。說道。伯母在上。小姪叩見。梁母一手扶住。笑道。賢姪請起。老身不敢當此大禮。快些請坐。玉笙告罪坐下。梁母道。多時不見。賢姪已長得一表人材了。未識已受室否。玉笙靦然道。只因家道式微。因此二十餘歲。尙屬鰥魚。說也慚愧。梁母道。小女鏡秋。人品尙還不俗。願託身君子。侍奉箕帚。玉笙聞梁母將鏡秋許配。心花怒放。重行拜見岳母大禮。梁母也喜上眉稍。鏡秋羞人答答。將那柄金扇緊緊掩着俏面龐。再也不肯擡頭了。

霎時綠蕉軒裏懸燈結彩。鼓樂喧闐。笙簫迭奏。吃喜酒的男女來賓。濟濟一堂。少頃吉時已屆。一對新人在紅氍毹上交拜天地。禮畢。送入洞房。合巹。新娘挑去方巾。珠圍翠繞。更覺嬌艷了。其時陶秋影、顧韻珠、孟翠鸞、歐陽碧城。都在新房中。陪伴新娘。秋影道。今日應當鬧新房了。韻珠道。又要

做惡作劇的發起人了。不怕新郎責你嗎。碧城在旁插嘴道。陶妹妹。鬧新房的一舉。未免大俗。不若你講一個笑話頑頑。倒也別開生面。而且不脫我們雅人深致。翠鸞拍手道。若說笑話。我也贊成的。秋影略略思索。說道。有一位教書先生。最愛白日裏睡覺。學生功課。日見荒疎。一日東家到書房中間談。問先生現講何書。答道。講的論說。東家道。如此。請先生將宰予書寢一節。講與學生聽罷。先生早已猜透其意。講道。宰乃宰殺的。宰予即是我。東家道。先生講差了。宰予乃是人名。分開了講解。豈非割裂語氣嗎。先生道。到不必。東家如此費心。我與你說得明明白白罷。就是你來宰了我。我也要書寢說罷。引得衆人哈哈大笑。玉笙忽不住問道。這段笑話。可是在「林步青口述男女新笑話」上看來的嗎。秋影道。不錯不錯。碧城道。夜深了。我們去罷。好讓新卽新娘早些安置了。秋影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休教辜負了香衾。說罷。紛紛散去。

這一宵。玉笙與鏡秋。說不盡芙蓉帳裏。倍極綢繆。翡翠衾中。愈深繾綣。作

寫秋影處
處帶着滑
稽白是作
者能事

回顧上文
妙造自然

者寫到這裏。不敢畫蛇添足。僅將那筆尖兒輕輕掃過。玉笙正在黑甜鄉裏。享那濃香甜密的滋味。再不料一聲響亮。猛然吃了一驚。睜開眼來。依舊坐在藤交椅上。那窗前的細雨。灑在蕉葉上。沙臘沙臘。彷彿批挨嗙奏着情曲。隱隱還夾着薄薄的春雷。隆隆不絕。玉笙不禁歎道。唉！原來是一場春夢。

春雷一震。

驚醒南柯。

世人夢。

徒喚奈何。



●新書出版

北京風流奇案 **陳二小姐秘史**

洋裝全一冊 價洋三角

北京最近慘史 **燕三小姐秘史**

洋裝全一冊 價洋三角

秀貞女醫院 **葉少奶奶秘史**

洋裝全一冊 價洋三角

活元葬 **紅二太太秘史**

洋裝全一冊 價洋三角

▲以上各書照碼七折
▲外埠寄費加一成

中華民國十年八月十月初版

三十六鴛鴦(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喋 喋

印刷者 上海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四馬路中市 上海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漢口 廣東杭州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壟 六七八七